

二之刊叢誌雜行旅

# 記行旅南皖

著 野 素 洪

行 印 社 行 旅 國 中

· 二 之 刊 叢 誌 雜 行 旅 ·

# 記 行 旅 南 皖

著 野 素 洪

行 印 社 行 旅 團 中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 
初版——三〇〇〇冊

·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·

皖南旅行記（全一冊）

每冊定價國幣五十五元  
外埠酌加郵寄費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著作人 洪素野

出版人 潘恩霖

桂林東鎮路一九號

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

電報掛號二四六四

分售處

各地中國旅行社  
及各大書店

## 自序

一個人最寶貴的是青春時期，而我的青春時期就是給無盡的浪遊的慾望佔領了的。

我的旅行慾可以說是從少年時起就萌芽了的。記得幼小時，便常跟着愛好登山玩水的老驢父，到故鄉的山頭，喝清冽的冷泉，看滿山的紅葉，聽幽谷的風濤；或在鋪着霜的夜裏，祖孫兩人提着燈籠，走十里廿里的河塘路，趕看鄉間的節會和社戲。因此，有時往往冒着蒙頭大雨，在更深半夜裏，纔從鄉間涉水回到城裏來。到現在回想起來，還清晰地記得起祖父那時候興奮而愉快的神情。這種教育却給我種下了不可遏止的旅遊的慾望，直到今日還是擺脫不開這種強烈的誘惑，我的青春便也在長年的風塵旅路間消逝而去了。

環顧親朋相識的人中間，確也很少有像自己這樣的人。這些年來，總是一個人，踽踽涼涼地獨自旅行，經歷過阿刺伯南非一帶的酷暑，也迎受過西伯利亞大漠的嚴寒；至於風和日曬的歐西名都，和無寒無暑的南洋諸島間，亦會逐地飄流遊行，留過一些時候。行則安，住則苦，這樣的性癖，連自己都觉得不可解。正如 Ch. Baudelaire 說的：「不知爲什麼，却始終嚷着走哇，走

哇，」的旅人之心。惟有在長年流徙的旅程中纔能感到生之實在的這種心情，真使自己吃過無窮的苦。世間原也有專為旅行而旅行，為着要看想看的東西，而不憚跋涉萬里路的人；但是自己却又不像是這樣的先想起要看什麼才登上旅途的人，而僅僅是討厭再過曠物植物似的凝固不動的生活，纔把自己送到山和海的旁邊去，趕到新的未知的都市去了的。所謂「唯有要去而去的，纔是真的旅人」，我大概也就是這樣的一種人。

年來雖也走了不少的地方，但一向都沒有想起要寫些文章。旅行固然可以看到眼前百變的風物，寫下來或堪供他人的賞玩；但真正的旅人實在只能為己，「須如白雲飄過太空一般的自由的無計劃的心情」，如是逼着要一路寫些文字，便失旅遊的真趣了。可是我到處還是寫了一點，那時已從國外回來，打算開始國內的旅行，預計需籌三年五年的旅費，恰好有人願意供給這個費用，自己則以遊稿來調換，就這樣地開始寫下去了。後來因事停攔，沒有繼續這個長程的旅行，因此，稿子便只有這麼一點點。現在中國旅行社願意給它一個成集的機會，自然非常可感！只望這個集子出版以後，我能够再有機會繼續我的行程，在風塵裏來去，在風塵裏生活，便是大歡喜事。如果說這個願望還是太大，那末，世間可望的事也就有限了。

三十三年二月廿九日·洪素野記於桂林。

# 目次

## 自序

- 一·自南京西行……………一
- 二·采石磯頭太白樓……………四
- 三·江東淮南一名城……………八
- 四·詩人賈島墓……………十二
- 五·白紵青山帶雨遊……………十五
- 六·赭山滴翠軒……………十八
- 七·蕪湖米市……………二十一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八·蕪湖的人物山水園林····· | 二五 |
| 九·宣城敬亭山·····     | 二八 |
| 十·南樓與北樓·····     | 三二 |
| 十一·宣城雜描·····     | 三五 |
| 十二·宛陵人物誌·····    | 四三 |
| 十三·寧國景象·····     | 五十 |
| 十四·績溪人的生活·····   | 五五 |
| 十五·績溪掌故與古蹟·····  | 六二 |
| 十六·歙縣風土景物記·····  | 六八 |
| 十七·新安四寶·····     | 八二 |
| 十八·徽州的茶·····     | 八九 |
| 十九·歷史上的徽州名人····· | 九四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·屯溪散記·····     | 一〇一 |
| 二十一·戴東原的故鄉·····  | 一〇四 |
| 二十二·齊雲白嶽三日記····· | 一〇七 |
| 二十三·休甯小紀·····    | 一一五 |
| 二十四·祁門雜志·····    | 一二七 |
| 二十五·祁門紅茶·····    | 一三七 |
| 二十六·祁黟道上·····    | 一四四 |
| 二十七·黟城撥瑣·····    | 一四七 |
| 二十八·訪俞理初故居·····  | 一五三 |
| 二十九·黟縣兩名宿·····   | 一五六 |
| 三十·水驛山程五十里·····  | 一六〇 |
| 三十一·黃山歸來·····    | 一六三 |



三十二・太平一瞥……………一八六

三十三・石埭訪古……………一九一

三十四・石埭采風……………一九七

三十五・青陽漫談……………二〇一

後記

一 自南京西行

自憐湖海三年隔

又作塵沙萬里行

——錄王荊公詩

四月本來不是外遊的佳節。凡是專爲賞玩山水探覽勝景而出遊的人，多半總要在晴風麗日，上花開的春二三月，這時候山色如黛，花鳥迎人，加以雨香雲淡，草滑沙暖，纔是最適宜於旅行的季節。

我們翻閱古籍，便可以看到古人對於春光真是百般愛惜，譬如在正月，便設帳於園圃郊野，爲「探春」之宴，或遇名花，則設席於草地，士女以紅裙遞相掛插，叫作「宴帳」，互相顛飲取樂。在二月，又有甜春賞花之舉，花朝麗月，春色已佔得二分，故當時士女，不是泛月遨遊，便臨水宴樂，這一種昇平景象和人民生活的閒適，很是使今人豔羨。至於三月，更是柳絮驚嬌，百

花如霧的良辰佳日，古人更不會輕輕放過旅行的好機會。就是會寒入家。也要到郊外踏青一番，以代遠遊。所以唐人有「春遊千萬家。美人顏如花」之句，足見當時人民對於春遊的狂熱與普遍。但是四月，論季節，已經交了夏令，九十風光都過了；論氣候，正是黃梅時節，晴雨無常，並且風日也已經不很清和，頗帶炎威了；論景物，則春餘夏始，花光已老，野外也只有莽莽的草原而已，陸游初夏詩所謂：「百花過盡綠陰成」，就是出遊，恐亦無多佳趣了。不過我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，却並不專在遊山玩水，故春光雖已老去，於我倒覺得沒有什麼。（按通訊稿原題爲：「四月洗花天——自南京西行」）

現在就先從安徽當塗開始，記錄我在旅途中的所見所聞。

從南京出發到當塗，從前水陸兩道都可以通：水道有小洋輪，旱道則多步行，兩地相距僅一百四十華里，所以跑跑路也不怎麼費事，現在兩地的交通，又新開了公路和鐵路兩大幹線，其便利更不須說了。我這回因想看看新開的「京蕪鐵路」，就搭火車而行。這條路由江南鐵路公司經建，據說還是民國以來，國內「商辦」的第一條鐵路，（關外的除外），同時最近總從皖省通到首都，所以格外值得我們注意。我於五月八日午後三時登程，在中華路考棚江南公司上汽車，約二十分鐘，抵小行鎮臨時車站上火車，四時正啓程離京西行矣。

車行後，卽至首尾巡視一周，設備都頗精美，頭二三等客車都較京滬路舒適，四等座則略似國有鐵道之三等客車。這條新路在工程方面值得稱道的，就是建設費的經濟，因為通常國有鐵道每一公里之建築費，約需十萬圓，就是輕軌的「杭江鐵路」，其造價的經濟已算空前未有，亦需三萬五千餘圓，而該路造價却較它更低；同時杭江路輕軌不能勝運，此路則為重軌，功用與其他國有鐵道相同，可以說能以最低的代價完成了一件水準並沒有降低的工程。這其中的原因之一，據說是因為這條新路的客車和貨車，多是從北甯路收買了來的，此外枕木等項，也多購用較舊的材料，費用因此就省了。

車行計經江甯鎮、銅井、慈湖、采石四地，於六時五十六分抵當塗縣，沿途邱陵起伏，不見極目萬頃的平蕪，同時也沒有雄偉的高山，風景較江北略帶春意，但少湖沼水流，終不很秀氣耳。

五月九日寫於當塗

## 二 采石磯頭太白樓

提起采石，大家很容易會聯想到一位「千古以來一人而已」的仙才——李白，同樣誰要是談到太白，也馬上會想起這位詩人神祕的死。據歷代傳說：李白是「泛舟采石，大醉狂叫，入水捉月而死」的，因此歷來詩人才子，每到江南，則采石磯頭的太白樓總要登臨一番。

不過采石之聞名，還不僅是因這一段詩話而已；它最光榮的史蹟，是在我國宋代一位民族英雄虞允文會在這裏抵抗過異族這一點。據正史載：當時「金主亮親率大軍臨采石，宋軍三五星散，無人負責，允文驍師至此，立招諸將，督以死戰，遂大敗金兵，焚其舟三百，敵始遁去」。金主海陵王亮，就是在此吃了敗仗之後身死的。

我於九日午後，自當塗搭汽車西北行，半小時抵采石鎮，步行赴翠螺山，太白樓就在山麓，舊建於唐元和年間，歷代屢經修葺，去年又新加漆沐，故樓閣輪奐，頗爲美觀。樓凡三層，有譚延闓寫的「謫仙樓」，和邵元沖寫的「太白樓」兩表額。樓上二三層均有太白造像，其一端坐，如三宮大帝，不儼詩人；其一則倚臥榻上，手執金杯，旁侍二童子，頗足表現「酒仙」的氣概。極

聯繩少佳作，且多係近代物，清以前的不見一字。譬如宋梅堯臣的采石太白樓詩：「采石月下逢謫仙，衣被錦袍坐釣船，醉中愛月江底懸，以手弄丸身翩然。」的名句，和李卓吾的太白樓詩：「世事真同水上萍，金龜好換酒家愁。山東李白今何在，城下唯瞻太白樓」。和「天寶年間事已非，先生不隱又安歸，當時豪氣三千丈，傾國名花贈玉妃。」兩絕，在此都看不到。晚清李鴻章彭玉麟均題有一聯，李聯爲：「憑眺俯江流，想當年采石磯邊，醉月詩仙，望古獨攜懷謝句；登臨餘我輩，問此地天津橋畔，談瀛海客，何人解草黑蠻書？」彭聯爲：「此處莫題詩，誰個敢爲學士敵；江心頻捉月，我來肯拜酒仙狂。」亦均未見。我所見到的，只有「仙從天上謫，月向水中撈」的新聯，和抄東坡句「氣蓋天下」等等近人題寫的表額，使人不能起思古幽情。畫碑方面：有彭玉麟的拿手傑作梅花碑，頗可喜。聞清蘆雲從（尺木）曾在太白樓四壁皆有「五嶽圖」，亦未之見，殆日久漫漶，已失痕跡了。

樓對大江，據傳係就太白舊遊地而建。左側爲彭剛直祠，再左尙有二祠，建築與彭祠近似。出太白樓向江岸山道北行，竹石蒙翳，崎嶇曲折。直達磯頂，則見大江橫流，風帆滿目，無限關山。崖巖水濱有洞，建廟於洞內，可對江品茗；此外沿江麓各開，尙有峨眉亭，南天門，玉泉廟等處可憩脚。

前閱近人所作遊記，好像翠螺山、采石磯、牛渚山、是三個地方，現在親身登臨，纔知並非如此，翠螺山是總名，采石或牛渚則是該山突入江中的犄角而已。古書上却說得較清楚，如輿地廣記稱：「牛渚山一名采石，在當塗縣北大江中。方輿勝覽分牛渚采石爲二山，非也」。又嘉慶重修一統志稱：「采石山高百仞，西接大江，三面俱繞姑溪，一名翠螺山，山下突入江處，名采石磯」，這就說得更清楚了。

近人所以將采石與牛渚視爲二地，實亦有其原因，因爲史書上每將兩地分寫，如後漢書稱：「興平二年，孫策渡江，攻劉繇於牛渚」。三國志稱：「孫權使孫瑜自溧陽移兵至牛渚，自是常爲重鎮」。又晉書：「咸甯五年伐吳，遣王渾向牛渚」。此外如韓擒虎以牛渚而亡陳，常遇春以牛渚而敗元兵，都是只稱牛渚，而不言采石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如宋史：「開寶七年，曹彬敗江南兵於采石磯」，以及虞允文抗金兵於采石，樊知古曾漁於采石，太白投江於采石，均不言牛渚。故容易使入誤解，以爲采石和牛渚必係沿江之二大要隘，我在未遊前，亦作如此想。當遊了太白樓以後，想尋燃犀亭，因誌書載：「晉溫嶠至牛渚，聞其下多怪，燃犀燭之，後人因於其地建亭」。當時就很有躊躇，心想太白樓在采石磯，而燃犀亭偏在牛渚，不知能否找到，不料沿江上崖岸走不了幾步，便看到一座破亭，走近一望，亭中石碑上正寫着「燃犀亭」三字，當時真有點喜

出望外。而采石牛渚原是一地亦獲一明證了。

歸途折至太白樓北面，有廣濟寺，也是一所古寺，誌稱係吳赤烏二年所建，本人對於寺觀祠廟，不狠發生興趣，只過其門而不入。此外，采石磯頭，沒有什麼古蹟，大概走馬看花，半小時可遊了；若品茗憑覽江景，則二小時也不算多。說到形勢之雄偉，景色之夢幻，確可推為長江東南之第一江山，南京的燕子磯，和丹徒的北固山，雖亦算江岸名蹟，但以之與采石比衡，則難免寒儉矣。

五月十日寫於當塗



### 三 江東淮南一名城

到當塗三日，它給我的印象是「淳樸」和「整潔」。

從前我會遊閩南各地，尤其是廈門一帶的街巷市井，塵沙滿目，污雜逼道，使人不能一日居。而這裏街坊小巷，都很清潔，市無喧雜聒鬧之聲，道無滑門乞食之徒，純粹表現出一個太平盛世的外省小城市的幽靜快樂景象。

此間居民，什九藉田爲生，純粹的大小地主和農民不必說，就是在城中營商的賈人，亦大多另有幾畝田地，經商不過算是他們的副業而已。我會與當地人士談過幾回話，如縣長，商會主席，以至旅館掌櫃，茶樓主人，也都這末說。看看前代的記述，如陳書「宣帝紀詔」中說到淮南郡的，（即宋之太平州，明清之太平府，現在的當塗縣）。稱其「良疇美拓，畦伏相望，連宇萬壑，阡陌如織」，足見當時農田之綿茂；宋曾鞏（子固）亦說太平州「田利之入，倍他壤有餘，魚蝦竹葦，柿栗之貨，足以自資」，大概這地方從遠代到今日，都是衣食足以自資的太平城市。

據熱於掌故的人說，此間從前最大的災劫，就是洪楊之亂，當太平軍進城時，全城盡付於火

，後來洪秀全的王軍抵此時，已只剩一片廢墟了，故地方原氣，至今還未能完全恢復。

這裏沒有什麼特別大宗的物產，除田利外，惟近鄉丹陽湖的魚蝦，產量尚頗可觀，據說每年可得二十萬元左右。此外蠶絲一業，從前每年可得二十餘萬元，城中且設有絲廠六七家，每家可收乾繭二百餘担，各家合計可收千餘担，二十年大水後，已僅留二三家了。查前代記述，本地的出產品尙不止上列幾種，新唐書稱：「當塗縣有銅」；元和志亦說：「縣北赤金山，有好銅與金類」；又宋志稱：「太平州貢紗」；明統志載：「宋范仲淹曾以太平州所產烏昧草進呈，乞宣示六宮戚里，用抑奢侈」云云，則當塗在宋時代，至少還產大量的紗與烏昧草二物。至於產量較少的特產，現在也頗有幾種，不過只能自給不足外輸耳；一種叫作「珍珠蘿蔔」的，質小而圓，較枇杷略大，味頗甘美，爲別處所未見；一種是近鄉武山鎮出產的螃蟹，名叫「金脚紅毛」的，聽說亦是異味之一。關於手工業品，此間祇有一種特產，名爲「茶錐」，用以燒煮開水，形似我們日尋所見的矮鍋，惟體積略大，并多一壺嘴耳。據說這裏的住戶，家家都用此物，不過只能燒炭，不可用煤來作燃料。小工業方面，在縣屬的博望鄉一帶，還有一種鑄業，居民頗多以此爲生云。

當塗城鄉，劃分爲十區，其人口實數，據民國二十二年的戶口調查：計男十七萬五千零四十

六人，女十二萬八千七百十八人，城鄉男女合計三十萬三千七百六十四人，算是最近比較可靠的統計了。

城市居民生活，頗爲簡單，沒有影院劇場等娛樂場所，也沒有亭台園林足供遊覽，一般人士，亦如南京人之早起入茶館，晚間「遊」澡堂，度其一日生活；較富有的則不致以雀牌鴉片過其有涯之生矣。婦女生活，迥與其他小城相同，除農婦尚能協助耕作外，城區的閨秀與碧玉多屬不能自力生活者，故婦女職業之調查尙談不到，祇有采石鎮的女子，以能織魚網助生計，算是本地僅有的職業婦女了。

教育狀況：據縣教育局長談，全縣城鄉僅初級中學一所，完全小學十三所，（城區占其九）初級小學二十八所，并其他如職業及民衆等校，總數爲五十一所。全年教育經費計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元，收支差能相抵，其收入項下，以「義教附加特捐」占最大多數，計爲二萬七千元，學雜費的收入僅占最低的數目云。關於平民的識字程度，在全縣三十萬人口中，不識字者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。

當塗文風，在皖省尙居落後地位，歷代以來，仕宦文士均未見有顯出者，就在清季，翰林不說，中過舉的人在當地已是鳳毛麟角了。聽說蘇州在清代時，翰林在鄉間還不敢抬頭傲人，這

裏是不能比的。我到此後，曾查訪當地書香世族或名士大紳的私家園林和亭台樓館，竟不可得。公園一字，在一般居民耳目中，亦頗費解也。民國以來，據說尙未見有顯赫一時的達官貴人，如合肥之段，巢縣之馮者。足以代表一地文化的詩人學者以及書畫家之流，亦未有所聞，此或係一人耳目有限，希望有人加以補充。

末了，還有幾點關於本地的傳說與神話的：

一，當塗縣現在是沒有城牆的，據傳說，當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時，因太平府的取名和它的國號暗合，以爲吉利，即拆毀當塗城，取其磚石移築金陵城牆，這或是比較可信的傳說。

二，關於本地歷代文風之衰落，據說是因爲文曲星先生從前就是本地人，一城的秀氣都給他一人佔盡了，所以不能再發，這是解嘲。

三，這裏東門外有一座和合神仙洞，傳該仙等（二童男）也是本地人，從前就生長在這洞中，洞深無盡境，有人說可遙通蘇杭，不免希望太大，同時當地又出了一位龍精，俗名穿山甲，專吃過路客商的人影，影滅時人也死了；後來不用說，就是給和合仙用菖蒲劍插入「龍潭」中把它刺死了的，據說當時滿潭的清水都發紅了，這是神話。

五月十日寫於當塗

## 四 詩人賈島墓

當塗在歷代詩人心目中，是一個很可愛的地方。六朝以前的已不可考，單從齊代以迄清朝止，不知有多少詩人文士對此地起過依戀之情，現在將史書和詩籍上說到的幾個最著名的人物，簡單地寫在下面：

第一個當塗知己，是齊朝的謝朓，從前梁孝武帝說：「三日不讀謝朓詩，則覺口臭」。則謝氏本人之秀骨雅氣，當可想而知。以這樣的雅人，而願在全國無數名山勝地中，擇定當塗為其終老之鄉，是非天下之第一等名城乎。史實如下：「謝朓為宣城太守，愛青山（在當塗縣南），有終焉之志，因築室其南，唐天寶中，改名謝公山。」（見嘉慶重修一統志）

第二個名人應推李白，白之族人李陽冰時為當塗令，自落拓因往依之，以後就死在此地，其墓現在城外青山。至於陽冰本人，當時雖曾自稱其詩，謂後千年無可代者，但今日他還是靠李白以傳名的。此外若唐之許渾（仲晦），曾於大歷中為當塗尉，在此成詩甚多，有「姑熟官舍諸詩」及「黃山臨蔽台詩」等作（見下文）。宋之黃庭堅，亦曾於崇甯元年為太平州知府，即現在的

當塗縣城。還有一位清代的名詩人黃仲則，在當塗青山憑弔李白墓後，成七古長詩一首，末有：「笑看樵牧語斜陽，死當埋我茲山麓」之句，其對於青山的依戀低徊之情，更露骨地在其本人口中說出了。

不過上述諸人，除謝李外現均無法覓得其遺跡，只有唐詩人賈島之墓，尙未湮沒，遂於十日傍晚時分，到城南門外省莊圩去尋覓。沿途詢人何處是賈島墓。大半的人都能知道，甚至車夫牧童，亦多能道其名而知其地，殊出我意料之外。這樣我毫不費力地在京蕪公路汽車站近傍田隴中，尋到了這位「歸臥故山秋」的曠代詩人賈浪仙之墓。衰草落烟中，零落不堪，墓前爲「祭詩亭」，本來四面玲瓏的，現在則填以草席，成爲貧民住宅。亭前左右各立一碑，紀敘修墓經過始末，察其年代尙在清末，不知唐宋時代的遺物那裏去了。想起采石太白樓瓊樹玉宇，雕欄石砌，而此間則亂石荒草，任其零落，可知同代的詩人，死後亦有幸與不幸存乎其間。

談到賈島墓，却發現前人一個小錯誤。因爲清代文人鄭谷的賈島墓一詩中有：「幽魂應自慮，太白墓相連。」二語，作清詩評註的作者遂說兩墓相連不遠，我初到此間時亦信以爲真，後查閱縣誌，纔知相距達四十里地呢。

離墓田後，渡江抵隔岸，易車作黃山之遊，半小時到山麓，山巔有浮屠一座，傍山一寺，無

足觀者；詢寺僧以宋孝武帝時所建之凌敲台故址，謂在寺後，至則怪石三五塊，大小不一，傾倚亂草間，石上碑文甚多，惟已模糊不能辨別，察其字體當在唐宋以前。

唐詩中記凌敲台者頗多，李白詩稱：「曠望登古台，台高極人目，欲覽碑上文，苔侵豈堪讀」。在千餘年前已經「苔侵豈堪讀」了，現在能够還留有這幾塊怪石已算萬幸，其尚「欲覽碑上文」乎。又唐代許渾，亦作有「凌敲台」長詩一首，及「凌敲台送韋秀才」七律一首。宋黃山谷詞中有玉樓春一闕，題注謂：「當塗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呈郭功甫」詞中一開頭便說：「凌敲台上青青麥，姑熟堂前餘翰墨……」（詞長不錄）凡此俱是爲名山生色，否則我也不會知道黃山有此台的。

五月十一日寫於當塗

## 五 白紵青山帶雨遊

聞「白紵」之名久矣，從前我只知道它是我國古代一種「舞曲」的名字，這一種曲調創始於何時，已無從查考，大概最盛行於魏晉六朝時候；如晉南平王鑠最擅長於白紵曲之製作；同時和略後的，尚有晉無名氏的「白紵舞歌」，及宋鮑明遠的「代（即擬）白紵舞歌詞」四首，約略想見當時此曲之流行，不過到了隋唐以後，就不大聽見此名，大概那時這種曲調就已經失傳了，現在是連「白紵」二字也不狠有人知道了。

當我到了當塗以後，查閱誌書，纔知道此間尚有一山名白紵，在縣東五里處。據寰宇記說：「白紵山本名楚山，晉桓溫搗鼓登此奏樂，好爲白紵歌，因改今名」。又縣誌稱：「山週十五里，羣山環列，江湖縈帶，稱爲佳勝」。我因離城頗近，決去一遊。

自城僱人力車出東門舊址（城今已毀），行不到半小時，便到一村，名五里排；闕道已盡不能再進，因下車，越田塍步行而往，再行十餘分鐘，又抵一村，欲覓一導路者竟不可得，因此間農民日來正忙插秧，男婦都上田間耕作去了，留在農舍的只有穉童孺子，詢以白紵山名，惟



瞠目對人作憨笑。一年事略長的說：翻過山去就是和合神仙山洞，問非所答，無法亦祇有依他的話。又費數十分鐘，越山而抵一小村，纔見有農家男婦，此間桑麻遍道，鷄犬相聞，堪稱世外桃源。因詢農夫以白巖山名，謂面前一山便是，可循小徑而上。山陡而險，曲折崎嶇，行頗費力，約又行二十餘分，終抵山之最高處，俯瞰四圍景色，備極壯觀，衆山環繞，江流如帶，心神俱爽。惟遍山不見人跡，不免心悸：山巔叢林叢生，中有小徑，陰暗不見天日；因思既已到此，總要找一人問個究竟，便循徑進去。時滿林烏鴉，向人狂叫，亂草拌人，虫豸遍地，更爲胆戰；又恐若遇蛇蝎頗犯不着，卽回頭奔回，忽聞山後有人跡聲，纔見到一僧人，因問何處爲桓溫登臨地，謂卽此便是，辛苦半天，所得如此；歸途又遇微雨，此行不免稍覺失望。

午後便擬離此，但青山又不可不遊，因冒雨備轎而往，因人力車不能達，雨又未肯休，不得不裝闕。轎價一伙八百文，外加飯資，共費二串，其實非但速度遠不及人力車，以一人役使二人，亦覺耿耿。談到轎，也是使我國歷代民族日趨文弱的媒介物之一，本來古人行路多乘車，以牛馬曳之，到了晉朝纔有肩輿，不過當時也並非人人可用。史上說唐宋間就是王公大臣，亦僅限於年老或有疾者纔可坐轎子，餘多乘馬。直至宋南渡後，風氣纔變，只要做官的人，不論大小，都乘肩輿以代步，無復騎馬的了。因坐轎子，想到它對我民族之影響，不免說到題外去了。

冒雨走了二小時許始到青山，因有驕夫領路，已不似白紵之遊的費力，惟須趕車赴蕪湖，只能潦草一點。先謁太白墓，在山之西北麓，據傳說：自自采石江中入水後，其屍逆水而上流，至青山而止，因葬之於此，其他各地之太白墓，均係偽造。白居易「李白墓」一詩，冒頭就說：「采石江邊李白墳，繞田無限草連雲」，諒當無疑。後人來憑弔而留有詩詞的不可勝數，我較喜清黃仲則七古長詩一首，中有：「此間地下真可觀，怪底江山總生色；江山終古月明裏，醉魄沉沉呼不起。錦袍畫舫寂無人，隱隱歌聲繞江水；殘膏賸粉灑六合，猶作人間萬餘子。」等句。次訪謝眺宅遺址，宅已廢毀，惟有殘基，青山又名謝公山即因此（詳前第四節）。宋陸放翁入蜀記稱：「青山南小市，有謝元暉故宅基，南望平野極目，而環宅皆流泉奇石，青林文篠，真佳處也。」云云，則宅在宋時即已荒廢不會重葺矣。謝眺高齋卽事一詩，有「餘雪映青山，寒露開白日」之句，詩中「青山」二字，有人以爲是指當塗的青山，其實不是的，因謝眺的高齋故址乃在宣城，殆指當地的敬亭山而言。此外當塗勝蹟，若晉時所建之白雲寺及謝公井等，均不及往遊，乘原轎赴車站時，車已升火待發矣。

五月十二日寫於蕪湖

## 六 赭山滴翠軒

從常塗到蕪湖，火車只一小時左右就到了。從江邊車站出來，就由路警代僱車子到大馬路上海南飯店，滿身征塵，亟思一沐，故纔卸裝後，就再出乘車，到赭山一遊。

山在縣城西北五里地，現已開作「蕪湖公園」，人力車二十分鐘抵山麓，沿途馬路，都是新道，高柳夾堤，土膏微潤，頗帶香氣。最先觸目的是北廣濟寺，據縣誌稱係唐朝乾甯中所建，現在的寺則係洪楊以後重修，寺中駐兵不能進，因循大道上山，直趨高嶺，步行約二十分鐘而至，此處即所謂「赭嶺晴嵐」，為蕪湖八景之一，風景最佳，北望大江東流，波濤如錦，連橋如雲；俯對城郭，則畦陌方方，林木行行，樓房梵宇，歷歷如繪，此外尚可極目遙探與蘇省接壤地，則烟林霧樹，彷彿可見。

下山過一茶社，名「新生活」，為一新構洋舍，即留此飲茶，因思若得閒歲月，在此暢住一二月，也自不錯。明譚允春說：「凡山之妙，不在游，而在住；游則客，住則主人，主人則安焉」，和我同一心事。不過若退而求其次，則我尚較不得「游而客」的人差勝一籌矣。東坡詩：「

無事此靜坐，一日似兩日；若活七十年，便是百四十」。則我留此半日，已可增壽若干，豈能不滿足麼？

坐到暮靄滿山時，纔下坡直尋「滴翠軒」。軒在北廣濟寺側，須從寺門出入，寺凡四進，前三進俱暫作兵舍，惟留末進爲佛堂僧房。從寺最後進之側門，轉入滴翠軒，卽宋黃山谷之讀書處（註）。據山谷畫像的碑文上說：「軒舊名檜軒，占踏山之幽勝，爲黃庭堅權太平州時讀書處」。清光緒中葉（甲午）曾加以修葺，民國八年始燬於火；據寺僧云，今日之軒，乃民九重建者。軒爲單進之三間洋舍，頗爲歐化，中堂供佛像，兩側則爲游客休憩品茗處，佈置精麗，不俟佛舍僧房，而山谷之遺跡，更不可追尋矣。惟在中堂壁間留一山谷畫像碑，上有清翁方綱題字云：「似僧有髮，似俗無塵，作夢中夢，見身外身」，原爲山谷句。按此四語似有來歷，據江西修水縣誌載：「修水爲舊義甯州，係山谷故鄉。」「山谷二十六歲出守太平，某日爲其生辰，珥見賓客，坐而假寐，不覺信步所之，至一處似生平所經歷者，有老嫗以肉魚飯各一事與之食。夢中驚醒，卽尋向路而往，果符所夢，見老嫗以食品列案祭奠，哭甚哀，問之則曰：「吾有愛女，性極聰慧，喜讀羣書，有所作輒手訂成帙，嘗自恨身非男子，彌留時以所作囑吾保管，且謂俟來生揚眉吐氣時來取，二十六年之前今日，係吾女去世之時，（與山谷生辰，適相吻合）綺年不壽，是以悲

耳」。山谷待其言畢，若有所悟，索觀女作，則其標試登第諸篇，均赫然在目。時老嫗已貧不能自給，山谷遂迎養至家，事以母禮終身」。故所尚像贊，實有所指也。此外並立的還有一靈像碑，據說是清道光的師傳黃鉞像，因黃亦曾讀書於此。軒後一塔名「赭塔」，查爲宋至德年造，塔中供地藏王像，傳係地藏雲遊息足處，故又名小九華，餘無足觀了。到山麓時已薄暮，但遊人却較來時爲多，各茶居幾無隙座；據土人云，仲夏間將更熱鬧，因市中僅此一地堪遊，彼時舉凡衣冠士女，以至蓆屋，莫不豔妝麗服，連臂而至，遠望如雁落平沙，霞鋪錦上也。

（註）按山谷讀書處，除蕪湖滴翠軒外，據余所知，尙有數處：一在其故鄉江西修水縣城外之南岩。一在安徽潛山縣之名牛洞。一在潛山山谷寺之西北，此卽歷堅自號山谷道人由來。一在桐城縣之懷陽鎮，今其地築有「遠觀亭」，卽其遺址。一在桐城縣西城外之「太霞宮」，宮後有望湖石，傳爲山谷踞望圍亭湖光之處云。

五月十三日寫於蕪湖

## 七 蕪湖米市

蕪湖在晉朝時叫作「于湖」，宋陸游的入蜀記說：「蕪湖卽于湖，有王敦城，並大江，氣象宏敞」。寰宇記說：「蕪湖縣東北至太平州六十五州，晉爲重鎮，實江津之要」。可見蕪湖在宋代以前，僅爲軍事上的重鎮和氣象宏敞而已，在商業上並未見有若何重要的記載。到了元黃禮繩有「蕪湖首附長河，尾距高麗，舟車之多，貨殖之富，衣冠文物之盛，殆與州郡埒。」的記載，大概自宋至元這數百年間，已有一日千里的進展了。這裏所說的「長河」就是青弋江，是皖南的第一支大水，與大江平流，蕪湖的地勢，卽跨長河兩岸，瀕揚子江兩岸而建。因河港四達，帆船林立，加以附近巢湖灌流與青弋江流域，產米都極殷富，且均係由蕪湖出口，故浸假成爲中國之第一大米市。

蕪湖既然是揚子江中心和安徽全省的重要商埠，又爲全國第一大米市，則此地的情形，國人自有特加注意的必要，其特點大概有下列幾點：一因地濱大江，爲上下輪舟必經之地；二因皖南各地貨物以此爲出入之總匯；三因光緒三十年開爲商埠後，中外人士聚來經營，現已成爲上海漢

口以次之長江第三大埠，并爲安徽全省唯一之商埠；此外則爲米市，已如上述。

蕪湖全市商業既以「米糧」一項爲大宗，故百業之盛衰，市況之榮衰，莫不視米市爲轉移，而我到此後之第一事，亦當以明悉這執千萬人生命線之米市情況爲要着。

先談本市米市之歷史；據說在光緒八年以前，此間尙未成爲米市，那時最大米市場在鎮江對岸之七濠口，因碼頭倒塌始遷至此間。當劉坤一署兩江總督時，曾奏准全國僅限定皖湘二省產米，可在國內流通；餘省俱不准出口，故自光緒八年到民國二年間，爲蕪湖米市之極盛時期，凡有海關之處，都有皖米蹤跡，尤以港、粵、浙、閩、及烟台、威海衛等地爲最盛銷，彼時年輸出米可達五六百萬金。但自民國四年陳光遠督贛後，即強破向例，放籴米出境，每擔徵以一圓之稅，自此各省亦羣破向例，成爲皖米之勁敵，此爲蕪湖米市第一次之大打擊。民四以後，因洋米之競爭各和省米糧之開禁出口，本市米市纔每下愈况，其間更受種種打擊，致逐漸造成空前之衰疲狀態。

民四以後，惟民八及民十四兩年，各有一度突盛之進展，民八因粵之廣州汕頭等大口岸，均取給於此，以後纔有洋米代之。民十四，因是年鄂省正遭大旱災，悉數由皖米接濟，故計此兩年出口數各達八百萬金左右；此後則一年不如一年，惟民二十一及二十二兩年較佳，連雜糧約三百

餘萬，但從前最低時亦可得三百萬也；民二十年大水災，僅得五六十萬；民二十三年亦祇八十餘萬。

至於米之來源與米行業情形，據說：皖省南北中三區所需之米俱由此出口，尤以皖中皖南爲最：皖中爲舒城、序江、合肥、巢縣、無爲各縣；皖南爲宣城、南陵、青陽、當塗等縣，豐年輸出可達千萬石。關於行商，清時全市米行額定爲三十八家，民國以來遂增至四十八家，目前大小計六十四家。關於米業界從業人數，以前計五六千人，嗣逐漸減少至二三千人。每年旺月爲九十月及多臘數月，夏季則有菜子小麥等雜糧出口；惟春秋爲閒月。現在則一年四季都成閒月矣。

以上記載或恐未周，故再將各方調查結果附錄一二，以作參考：

一、據鐵道部民二十年「京粵線安徽段調查總報告書」稱：「蕪湖全市糧食店，專就辦出口者言，共有七十家。客商有廣州、潮州、烟台、甯波等四幫。近年營業以潮幫爲最，廣幫次之。」

二、據建設委員會民二十二年「蕪乍路沿線經濟調查」稱：「皖境以米麥茶爲大宗。蕪湖爲長江下流之米市，輸出年約八百萬石。」又同書稱：「二十一年蕪湖全市營業達九千一百六十四萬餘元，其中米業一項，達五千二百八十二萬元，佔全埠營業半數以上，該埠與長



沙同同稱爲國內兩大米市也。」

三、據商務出版之「安徽省」稱：「蕪湖辦米商號，有三四十家，分廣湖烟甯四幫，每年出米運至廣湖二州者，佔十分之七，至烟台甯波者佔十之三。平均雜糧在內，約值守三卅百萬元。」

四、關於米價，據當地大江日報之調查稱：「米價以續登場時爲廉，舊歷八九十月間較高，青黃不接時爲尤甚。歷年米價，以民十九爲最高，每石達二十元，二十一年爲最低，每石僅四元。」

五月十四日寫於蕪湖

## 八 蕪湖的人物山水園林

蕪湖的文化是落後的，在安徽省中大概只能居到較劣等的地位。考查史籍，歷代以來就未見有較聞名的人物，無論文人學士以至其他在歷史上有百世之名的人物，殆俱無法求之於此土；個人的能力僅能找得一人，爲一明末清初的名士，名蕭雲從（字尺木），長詩文，尤工書畫，著有「櫻花堂遺稿」、「離騷圖」等作，其畫家倪黃筆法，大概今日收藏家中狠有人知道他的。現其墓在此間山西會館附近，亦算本地古蹟之一。

人物既然寥落，古蹟亦自難多得，除「滴翠軒」（見第六節）外，惟有「蠟磯」及「千將墓」較爲著名，前者在長江北岸，磯上有靈澤夫人廟，傳爲劉備夫人孫權之妹葬身處，因昭烈死時，女適由吳歸蜀，道經此間時，聞耗泣血而死了；一說係投江身殉的，湖廟額爲：「千里思親聲蜀鄉」七字。後者在縣東北之赤鱗山，聞尙有磨劍池，也在此神山上，「圖經」說于將會磨劍於此。這兩處，都因交通阻險未去。另外尙有晉名將王敦墓，在鄉間周村地方；和唐李淳風墓，在日租界附近江灘上。據「縣志」載：「明初，邑令李行素渡江，見江流中一棺浮水面下，土鑄一

詩云：「唐朝李淳風，洪武水來衝；燕湖李知縣，載我過江東」。因載至江岸葬之。」云。以上是此間現存僅有的古蹟。

關於山水園林，燕湖亦不及江浙兩省的普通小城，除藉山外，此間人士遊樂之地，大抵只有弋磯山，大花園，和吳家花園三處。前者靠大江之濱，據「五省公路旅行指南」上說，是京蕪公路上的二大勝蹟之一，（一爲朱石磯）。風景還不平常，春江晚照，秋水落霞，「夕陽無限好」也。現作爲外人醫院，出入頗不自由。大花園則在城中，有煙雨墩、留春園、陶塘諸勝，煙雨墩現作爲日報社，留春園本爲李鴻章私產，民元就毀場了。風景却還依然，垂楊夾堤岸，湖水映碧波，很有西湖風味。若於月明夜，在陶塘中駕一葉扁舟，韻味無窮，所謂「雙槳綠波留不住，半塘煙雨柳如絲」是也。吳家花園爲私人園林，梨花院落，柳絮池塘，很有亭台花木等雅而又豔的點綴；燕湖添此一園，爲地方增了不少的光彩。以上各處都曾去過一二次，比較還值得寫此一筆。大概這裏的人物山水和園林盡在於此了。

關於燕湖的一般狀況，在此擬再略補一二，以免遺漏。此間的人口數，前未提及，據民二十二年統計，城鄉合共三十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四人。其中男佔十八萬八千八百九十七人，女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，民二十四年據說已增至三十六萬以上了。

關於出產，據商界中人說，本地因山少田多，向以米麥爲大宗，茶蕨爲次，每年農作物產值當在一千三四百萬元左右。水產因地瀕長江，亦頗可觀，大概每年盈利可達二十餘萬元。工藝品中無多特出者，僅有「鐵畫」二種，能作山水竹石荷柳蝴蝶等物，一如丹青，亦爲書齋雅品之一。礦產方面，蕪宣二地本爲全省之冠，以煤鐵及荊山石爲最富，年產值約七八萬元，因多未開採也。據蕪湖關監督趙君說：本埠進出口貨物中，進口以洋油與木炭占最大數目；出口貨中則以鐵礦砂居多，總計全縣全年物產，計值當在二千萬元以上。蕪湖爲一島人，昔稱三都港，俄國「

分前非官長一氣，蕪湖蕪湖一山，亦不蕪湖五月十五日寫於宣城山水，蕪湖

「之賦，（宋王應麟文）以其詩人國來自漢吳晉。

以詩至油湖來與蕪湖合宜華等。宣城蕪湖，風氣更爲一觀之新。蕪湖一山出香江，臨蕪湖  
太平學賦。大蕪山水出香，風蕪蕪湖，蕪湖蕪湖自香宋六時以香，香外文人學士蕪湖蕪湖，蕪湖蕪湖  
宣城蕪湖蕪湖，蕪湖蕪湖蕪湖蕪湖，蕪湖蕪湖蕪湖蕪湖，蕪湖蕪湖蕪湖蕪湖，蕪湖蕪湖蕪湖蕪湖。

## 宣城蕪湖山

## 九 宣城敬亭山

宣城在清代以前，都是甯國府治所在地，這一府屬內的縣份：如涇縣、南陵、甯國、旌德、太平等地，大都山水明秀，風物清麗，故從前自晉宋六朝以後，各代文人學士達官貴人，都設法以能至此間來做郡丞縣令爲幸事。宣城是首邑，風景更爲一府之冠，所謂「阻山帶江，顏謝風流」之地，（宋王應麟文）則其被人豔羨自無足怪。

從前我看見一種辭賦彙書名「留宮新集」的，亦有數語說到此間。有「宣城多佳山水，謝眺雙旌五馬，游睡殆徧」之語，知此間之不可不游。到了這裏以後，邑人都告訴我三勝蹟，所謂「南樓」「北樓」「敬亭山」者。後者最著，因先去一游。

敬亭山在縣城北門外六七里地。古名「昭亭」山，「隋書地理志」說：「宣城有敬亭山」，則其名當在隋以前。宋「元和志」說：「敬亭山在州北十二里，卽謝眺賦詩之所」。再查南齊謝眺的傳記和此間的「縣志」，據說眺於明帝時，以中書郎出任宣州太守，刑清訟簡，好笑人才，暇則登覽山水，多題句，至今稱爲謝宣城云。敬亭山就是他的吟詠之所，此外尚有北樓，則爲其

視事之地，兩處遙遙可相望也。再遶尚有李白，因極傾倒玄暉詩，同時又很愛敬亭風景，故在此間居留頗久。他有獨坐敬亭山一絕云：「衆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去閒，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」其秀麗可想而知。

我去游時係乘輿而往，本可坐人力車以達山麓，因聞山頗高峻，車不能上，輻則可達山顛，日來累頓過甚，不免偷安。出北門後，見街坊頗榮繁，途中時見石坊，有「雙溪映月」之類的題字。約十分鐘即出市井，入田間，所見禾黍油油，隨麥如金，農人打麥插秧及引水灌田者非常忙逼，所謂「茶歌繼了又田歌，已是江南打麥天」了。自此北行，景色都很悅目，遙望則山巒起伏，青翠欲滴，側眺則紅樹濤迷，綠野無涯。加之日麗風輕，清香沁鼻，低吟范成大詩：「鄉村四月閒人少，纔了蠶桑又種田」等句，慰快爲登旅以來所未有。

輻行約一小時，便抵敬亭山麓之「古廣教寺」，俗名「雙塔寺」，因寺兩側古塔而得名。據傳寺係唐刺史裴休所建，宋太宗時，曾賜御書一百二十卷，寺僧爲之建閣貯藏，元末大亂時盡燬了，故今已無遺跡可尋。寺規模甚小，無多特點，只其客房尚雅潔耐久坐，房中且有精緻的木床一張，謂特以供遊山客人作一夕宿者。壁上有東坡書的詩四幅，末署「天甯六年眉山蘇軾書」，無上款，係從碑上拓下者。聞東坡流寓涇縣宣城間最久，與雙塔寺僧黃蘗禪師極相得，曾書「心

經咒文」贈黃，今其碑文尙存寺前塔中，即壁間四聯亦在塔中云。因至寺前塔下一觀，塔甚古雅可愛，磚石部已剝落，寺僧謂係宋「元豐」間所建，塔基四向都有洞門可出入，進去後，仰望塔身，則中空上缺，可在其下直望雲天，兩塔之第二層石壁間各見一碑，約略可辨其字體，大概就是「心經咒文」了，惜不能如江浙間之一般寺塔，可以登高細認也。據明談孺木「叢林雜俎」說，寺內還有一異蹟，據稱：「甯國府廣教寺柏，乃黃蘗禪師所植，寺有異行僧，樹即開異花」，但我在寺內未見此樹也。

離寺卽直趨敬亭山，抵山麓後，驢夫便不肯上山，因步行而登，山並不高，傳言實不足信。歷十餘級見一石坊，上書「古昭亭」三字，旁款崇禎二字尙可辨。再上則竹林夾道，連綿以至山阿亭寺間，前行又略數步，曲道處，爲「穿雲亭」，有清代詩人施愚山所寫橫額。自此樓亭均在眼前矣。亭名「太白」，旁立一半截石碑，上鐫「宣城昌黎別業題記」，據說今日之「太白亭」址，從前就是文公居此時所建的「昌黎別業」故址。韓曾避地宣城，專事講學，結廬於敬亭山上也。韓與密契分，均極稱此間「清涼高爽」。再平行數步，見粗陋的淺房十餘間，進去小坐片刻，與寺僧閑談，詢以謝李故蹟，謂謝不知其名，李却知道，從前山巖尙有太白樓，民八毀塌了，此外雖無所知云。我以爲太白從前定曾在此開結廬而居，因其詩中有「我家敬亭下」之句也。

在數十數間淺房中，一爲「宣城先賢祠」，祀歷代流寓此間的大物：如謝，李，韓，及宋丞相晏殊，文正公范仲淹，文忠公蘇軾，信國公文天祥，及本地名儒梅堯臣，梅文鼎諸人，據說最初僅有五賢，後增爲七，再後爲十，今則得十四人矣。先賢祠右側一幢爲佛廟，左側爲客室，再左爲「龍宮」，祀明崇禎之妹者，傳崇禎之二妹塔就是本地人吳狀元，這裏還有他寫的「卽此凌丹地」五字石碑，此人後因有人誣其在皖謀叛被殺了。所謂龍宮就是駙馬太太從前修道的地方，現其墓尙在山下竹園中云。

說到山上景色，確能兼雄偉秀麗而有之，謝玄暉詩有「茲亘三百里，合蒼與雲齊」之語，就是指敬亭而言。山下近望則有龜蛇兩山（俗名），遠望可見宛甸之溪，太白詩中說的「三水夾明鏡」也指的這兩條溪。白之愛敬亭，可說多半是因玄暉而來，他平生最傾倒謝氏，「牛渚懷古」詩中有「登舟望秋月，空憶謝將軍，余亦能高咏，斯人不可聞」之句，意謂詩人中只有謝勝於他，其對敬亭之愛，亦可見於此。除謝李外，對此山依戀流連不忍捨的，尙有韓愈，晏殊，梅聖俞，施國章諸大文人，均有詩紀此。

下山歸來，并一謁蔣蔣華墓，太白詩有「敬亭山下墓，知是蔣徵君」句，他是李白同時的詩友。又至「北樓」觀謝眺高齋視事處，另有文紀之矣。

五月十七日寫於宣城



## 十 南樓與北樓

我此次外遊，目的並不在遨遊山水，但事實上每到一地，對於當地著名的景物總不禁要去一下，好像非如此反而不近人情的樣子，因此我的通訊中就不免有少半數的紀遊文，既遊則且紀之，實亦不得已也。

宣城城內多林木，并多邱陵小阜，若在林中邱上閒步，使人如置身原野，不知道是在城市中，也忘記了是在邱陵上，這是此間一大特點。歐洲各國城鎮中，亦多高坡長坂，起伏不平，當時以為國中所未見，直至今日纔第一次見到了。這裏的「南樓」，就在城中的高邱「繁峯」上面，并且繁峯還有東西二名，兩相對立，城中有這麼可怕的二「峯」，令人咋舌不置。太家理想中的峯，或以為是壁立高聳的巨石，但此間的峯，地勢雖高，峯頂却很平坦，上面還設立一個「省立師範學校」，和一個「繁峯公園」，其形勢非如「天柱峯」「文筆峯」等等之可怕，當可以想見了。兩峯間風景甚秀，建築物除南樓外，還有南亭，寶塔，及其他小建築物。峯之一端，適與城牆相接，可順道至城頭望野外景色，全體上都還值得一觀。查「嘉慶一統志」不見「南樓」之名，

（當地人士誤傳南樓亦爲謝朓舊游地）其他若南亭之類則年代甚遲更不必說。

「北樓」亦在城內，也是在一個山頂上。「方輿勝覽」說：「陵陽山在宣城，一峯爲疊嶂樓（卽北樓），一峯爲驪樓，一峯爲景德寺」。城內有這麼多的峯，頗堪嗟歎。同時「宣城縣志」上也說該山「岡巒盤曲，爲郡之鎮，唐太守獨孤霖謂：郡地四出皆阜，卽阜爲垣，郡治巷據陵陽山之岡麓也」云云，與現在的情形還差不多。

北樓雖在山嶺，實際亦如在平地，不過這一帶地勢在城裏看起來，一面與街相接，三面則高出平地耳。此樓典故極多，上邊我在「白紵青山」一稿中，曾謂謝朓的「高齋視事」一詩中之「餘雪映青山」一語與當塗的青山無涉，（那邊也有謝朓的故居）。因爲謝朓的高齋，就是此間的北樓，當時就是他的視事之處也。眺詩集中，除「高齋視事」一首外，尙有「高齋開眺兼答口口法曹」詩，首段有「結搆何遠遞，曠望極高深。窗中列遠岫，庭際倚喬林。」等句，可想見這裏的景色之美。「輿地勝要」說：「高齋在宣城府治東，齊永泰中，謝朓出守，有詩紀之」，就指上面的兩首詩。總之「北樓」之得以名傳千古，純因其爲謝朓的故蹟這一點。清吳汝綸在「深州風土記」中說：「山川無好惡也，有賢豪遺跡在焉，則爲名勝，雖非其土所生，而蹤跡所過，后之人猶津津樂道之。」一點也不錯的。

歷代以來，名人才子在北樓留有痕跡的，數不勝數。唐有李白「秋登北樓」一律，即在白之全集中，亦推絕作，「兩水夾明鏡，雙橋落彩虹」二語，均係樓上可以望得見的宣城景物，現在宛句兩水和東門的雙橋都尚在，風物依然，只吾人寫不出這等好詩耳。末段有「誰念北樓上，臨風懷謝公」句，餘韻無窮，更見其敬仰之深。除此詩外，白尚有「宣城謝公樓餞別校書叔雲」長歌一首，即「棄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留，亂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煩憂……」，吟詩者類能知之也。此外劉禹錫詩中有「內史高齋興有餘」句，亦詠謝氏者。再後則有李狐楚的「登北樓懷謝」，范世瓊的「北樓隱眺」，施閏章的「北樓對雪」，及題名已忘的梅詢，程昭，王公弼諸人的詩。

我觀該樓四圍景色，雖無謝公遺跡，亦足稱勝地，惟與敬亭各異其趣耳。

五月十七日寫於宣城

同。即謂山出「茶」：「古稱武夷，時稱益「茶」，再晉爲「茶」，再注爲「茶」。今日，武夷只言茶，不說茶了。

### 十一 宣城雜描

宣城雜描，最經典的，有二：一曰宣城雜描，二曰宣城雜描。

宣城在宣城住了五六天，隨時採得的材料頗不少，碎金寸楮，竹頭木屑，形色俱全，惟頭緒紛繁，不知應從何處說起最好。我因不喜世間習見的日記體紀遊文，故另立一體，每篇自成起訖，專論一事一物，只求閱者能因此得一較有系統的印象而已，不料這樣却不知累重了幾千倍。花奴舞鼓，又不知能如隴西沈妍揚州薛滿，吃力尙能討彩否也。限於此，且慰。一「茶」我當當一「宣城首先值得介紹的，就是「茶市」。當當當茶之風日盛。自是「茶市」一語，一入一「當我在蕪湖的時候，亦如在南京似的想不起這一件皖南的大盛事；但一到宣城，眼前的情形就兩樣了。蕪湖的象徵物是「米」，而宣城的代表物就是這「移入尤物衆誇談」的「茶」了，何況我到此時正是佳茗上市的時候呢！「茶」之類，越發香醇，越發甘美，越發潤滑，越發在談宣城茶市之前，不妨略將茶的掌故閒談一些，以增興味。茶是「南坊嘉木」，又爲日常不可少之物，故北人要想飲茶，亦祇有淘氣一點，向我們南方來借取；後來這佳味貽長，脚高鼻之流嘗到後，紛紛不遠萬里而向我們採置，年來雖略不如前，但祁門，六安，武穴，龍井之選銷西

土的，爲數還頗足觀。

但是我們國人飲茶之風始於何時？一般知道的人怕不多，據說最古的時候我們的祖先是不知道喝茶的，但看「孟子」上說：「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」的話，則古時連「茶」這字還沒有呢，六經無茶字，大概「茶茗」二字，最早當在「三國」之時，就是晉時飲者也還不多，值到唐時纔大盛了。張孟陽登成都城樓詩：「芳茶冠六州」，茶字之見於吟咏自此始。查考史籍知道「茶」與「鹽」二物，在唐朝被稱爲二大商業，單說茶，那時甚至還與外國交易。唐陸羽且作有「茶經」三篇，專談茶的起源，飲法，和器具，可知當時飲茶之風已盛。白居易「琵琶行」上說「商人重利輕別離，五月浮梁賣茶法」，茶在當時已成爲商品，則盛況可以想見。「唐書」并稱當時「茶稅特重」，這都是證明飲茶之風確盛於唐時。不過當時的飲法，和今日不同，據魏鶴山「卮州先茶記」稱：「自宋以前，皆製爲餅，碾而煮之，且有加鹽與薑者」。范石湖詩：「未暇煎茗和薑鹽」，是宋時猶如此飲法也。其按葉而論以湯，象今日飲法的，則自元明開始，自此以後直至今日，此風只有逐代加濃，不必提了。

現在的人似乎以爲「茶」是俗字，「茗」是雅典的用法，二物並無分別的；但此中却大有不同。明陳眉山的「枕潭」說：「古傳註茶樹，初採爲「茶」，再習爲「茗」，再茗爲「芽」，今

概稱「茗」，當是錯用了也。」，則今日之茶茗混用，或概稱茶，都是不對的。

日 我在宣城和老茶商閒談，據他們說：茶之貴賤，即依採摘早遲爲別，大抵愈早採者愈佳，國  
徽時儘是嫩芽，清香無比，惟量極少耳，故貴；略遲則茶葉漸老，而量亦增多，故較賤；再遲則  
滿樹是茶，量固可觀，但茶葉俱老，色香味大減，最賤。并云此間茶謠有「明前雨前佳，夏前午  
後差」之語，就是說在清明穀雨以前採下來的茶最佳，夏節以前的已很差了，至端午以後的，則  
爲最下品的粗茶了。（依正確的字義，即應稱「茗」字了。）宋朝方回的詩有：「穀雨深春近，  
茶烟永日香」之語，而不言夏前或午後也。又高啓詩：「穀雨收茶早，梅天曬藥遲」，亦說當時  
在穀雨前後就早早地收茶了。

我因爲對於茶很有感情，故關於產茶之地的種種情形亦頗注意，據個人見聞所得，知道此間  
（宣城）茶市頗大。皖南各縣出產之茶，計分二地集中：祁門徽州一帶的集中於屯溪；涇縣甯國  
及本地產茶，則集中於宣城，故屯宣二地實爲皖南僅有之二大茶市，惟此間不及屯溪遠甚耳。本  
地產量僅佔茶市全數三分之一，涇甯二縣佔三之二，餘縣則都運到屯溪去了。

關於銷地，據談北自濟南天津以達北平；南自江蘇各地，（如東壩，高淳，溧水，溧陽，句  
容，南京，蘇州等地）以達福建；本省如蕪湖等地，均有茶商至此採辦。每至上市時節，市面亦

格形熱鬧。其運輸路線，從前俱由帆運，北路自此間起運，經蕪湖入長江以達南京，即由浦口裝上火陣北行，亦隨洗運至閩省，一審花後再北行（詳下）；南路往年多以木排載至灣址（宣城附近大蠡）出市，近年已可由車運。二、總計三、二、繪圖限在圖中省去。

又本埠茶行都在東門一帶，共計五家，資本最厚者有二萬圓，低者亦二千（民國二十四年之情形）；此種茶行以清明到端午間最忙，所謂茶忙時節，餘月經營門市零批，每年亦達十餘萬元。

茶之價賤，上面已略論及。古時更爲考究，開味宜和開「茶色以白者爲貴，後創爲「銀絲冰芽」，以茶剔葉取心，清泉漬之，加以龍腦諸香。又有以小龍蜿蜒其上，稱爲「龍團勝雪」者（據明文彙考「長物志」）此種做法，今人未之聞也。現在惟於裝包之前，審以小茶，皖南「審花」者確有此地，每年亦可得十萬元。據明田子蘆「荑茗小品」稱：「人有以梅花菊花茉莉薦茶者，雖風韻可賞，然損茶味，如有桂茶，亦無此事，可見此法亦古已有之的。」

採茶之法，我在此間因無熟手導引，未能親至茶林一觀。「長物志」說：「採茶不宜太細，細則芽初滿而味美，不必太青，青則芽已老而味欠嫩，惟成梗葉綠色而圓厚者爲上。不宜以日晒，炭火焙過湯冷後，以箬叶襯墊貯之高處，蓋茶最喜溫燥而忌冷濕也。」可爲今日嗜茶者之參考。」當是時，限今日之茶茶紙，宛然猶茶，惜哉不復聞。

長計與國非衣一帶。又南式以海谷此而言。饑饉俱見，固粵一帶良文。大海尚矣。唯今日視長四  
十餘關於宣城足以代表其地方特色的「茶市」種種，約略談過。但此外足爲其大部份居民生活所  
倚資者，尙不止此一點。挈其大端來說，尙有米、紙、蜜棗三物。應予一提。此間因頗占地利，  
（除地勢平衍外，尤擅灌溉之利），故農產額依全年計，約占全部物產總數百分之九十四左右。  
確值當在一千八百萬元以上，中以米糧一項占最大多數，年可得一千五百萬元，其一年之糧，據  
去可供全縣三年之需。則米糧之盛，亦可知矣。至於紙，亦係宣城之重要產物。據此間  
談到紙業，吾人大抵習知「宣紙」之名，歷史大概甚早，「唐書地理志」上已有「宣州貢紙  
」一則，歷代都很有名。近據調查，始知其造紙業槽却設在鄰邑「涇縣」的小嶺地方，且爲曹姓  
一族的祖傳專利品，每年產值開河達五十萬金以上。因涇縣向隸南唐國府屬，宣城又爲府治，故外  
人只知其爲「宣紙」。據明文灑亭的「長物志」說：「近吳中酒金紙松江潭箋俱不耐久」，惟「  
涇縣連四」最佳云云，亦即指世稱所稱之「宣紙」也。據他說，南北紙大有分別：「北紙用橫藤  
造，其紋橫，質整而厚，不受墨，謂之側理。南紙用豎藤，其紋豎，南唐口注真跡，多提此紙。  
」云云，宣紙即彼所稱南紙之宗。品畫也。本來世間豈有兩言。其東南北三職。至宣靈靈數因曰紙  
本京靈靈雖爲此間名產，味不很香美，且其核甚大，不及平產者遠甚。產地在鄉間四十里地之「



水東鎮一產量每年可達萬桶左右，銷地大抵係由蕪湖運至京滬一帶。其產量除上述三項外，其他大宗產品甚少。本來此間煤礦頗富，其東南北三鄉，至今發現煤田已達四五十處，以「大汪村」為最著，現惟有該村設廠開採，有小軌運煤軌自孫家埠築至該地，開每年可得二十萬元之譜。惜其他礦產盡棄於地耳。（據地質調查所報告稱，僅大汪村一區之煤田，估計儲量已達三千餘萬噸，若假定儲量十分之六為實採之數，則可得一千八百餘萬噸矣。）

小工藝品中尚有竹木器具一項，可銷至外地，惟大都為小本經營，產地以城區及灣沚二地為多。關於蕪湖之商業，其詳見前章。

商業方面，向來在皖南各地中，僅次於蕪湖。唐時尉遲樞稱其為「舟車繁會之鄉，風俗柔和之境」，在千餘年前已頗繁盛了。現在的商業區，在城內，僅十字街，專經營水路貿易，煤油鹽棧等咸集中此處，此外鄉鎮為灣沚，水東，孫家埠，雙橋，水陽，青弋江等處，亦為商貨集散地。城區商店約六七百家，以米業紙三業為盛，奢侈品銷路頗狹。居民多尚儉樸，衣色大都不甚濃豔，所見以青灰二色為多。從前一位日本學者渡邊秀方說我國人穿衣，極好美麗的配色，即七八十歲老婦，尚喜着紅色衣織花簪，甚至男子亦都穿桃紫色的花長衫在街上悠閒闊步云云，此大概是指我國北方一帶，及南方江浙各地而言。據我所見，閩粵一帶男女，大都尚黑，即今日所見的

皖南仕女，亦非濃豔之愛好者。此間女學生，衣着一律爲淡灰竹布，且從不抹粉，更無論塗脂矣。

論人口，據近年調查，當在五十四萬左右，其中男性佔三十萬九千餘人，女性約二十三萬上下，在皖南各縣中，恐居首位。唐白居易文中說：「陵陽奧壤，土廣人庶」，自古已然了。但論其戶籍，則純粹的本土人占數極微，其中外省僑寄者，以兩湖粵人爲多，本省以太平旌德涇縣等處爲多。聞客民來此後，因地富民阜，氣候又溫和適中，類多再不思蜀。據本地人說：因洪楊戰後，城市盡成廢墟，本土人民非死卽流，故至今若在城中欲覓一道地宣城人，頗非易事。

此外關於迷信俗尚，以及衣食住行習慣等，亦就見聞所及略加記述。大抵皖南各地就我已經者言，尙少野蠻時代遺留的愚昧迷信，惟對福祿壽三事，祈求頗切，無論上中下各級住戶，門前俱有大幅的「福」字，或「福祿壽」聯筆一字的招紙。考究的人家則以白鐵或綢布代替紅紙。更有在大門前額上懸一面小鏡子者。此間烟賭甚盛，惟日常生活則殊儉約，游女似頗不少，據云均係外地歌者，本土仕女則對節操尙能重視，平居亦絕少出門漫遊街坊間也。關於衣食住行等，非有專篇論列不能周詳，約略而言，衣飾已如前述，不尙摩登；食事則年來受水旱影響，中上人家大都日僅食飯一餐，早晚則佐以稀飯，惟歷來習慣均一日乾飯三餐也。下戶人家則極少食米，多

代以麵品，或其他雜糧，鄉間窮民頗多專吃葛荀葉或觀音土（即泥塊）者。關於居住，本地因避洪楊兵燹後，城市爲墟，後之來者多不圖方幅，梅插洶塗，莫不簡湫，但求容身而已耳。在城中欲覓一內有亭台園林之勝者，不可得也。

宣城大門前臨土牆一百小雅。此間極似故縣。對日當之。五月十八日寫於宣城也。是年冬

縣署大門前臨土牆一百小雅。此間極似故縣。對日當之。五月十八日寫於宣城也。是年冬

昔言。尙小視盤和升差管內懸額對語。謂是湖湖三等。惟先爾也。飛龍土中今遂計耳。因商

幾。無市無氣趨。本土人與我無別。猶至今深寒寒中竟一並誤宜樂人。讀其甚。

其真。眼餘縣印本土人古幾。其中衣管帶者。以雨高舉人爲之。本會以本平爲於

下。春南谷總中，惡似首。祖自祖是文中端：「劉顯舉。土人祖。自吉曰。身

人。人口。當齊五十四萬。其中畏者三十三萬。大者二十萬。

矣。

其間定是。其家一事。其本。

且其本。

其間定是。其家一事。其本。

南英」之輩一人云。其會陸地開門後二星其間雙羊山七橋斷續。其志「爲山」，  
「雙羊山」十二卷見宛陵人物誌

「此種善人心靈而急進，蓋非普通庸人，其志實而爲上焉。」  
其志實而爲上焉。其志實而爲上焉。其志實而爲上焉。  
民情却絕然不同；大概皖南一帶，民風比較的質樸儉約，又因山川清麗，靈秀所鍾，歷代多產文  
人思想家之流，燕趙之風的英豪，數千年來俱少有所聞，有之亦三四流人物耳；皖北一帶却純粹  
地帶有燕趙味，民風豪放不羈，山水亦迥然不同，氣魄雄厚，不似皖南之秀美，環境所播，故歷  
代多產龍躍虎踞的英傑；至中部較近大江一帶的地方，且能兼南北之長，既著文事又擅武功。故  
地理學者有謂皖南的一部分地方應劃入浙江境域者，亦尙言之成理。

六朝宣城是皖南中心的一縣，自然亦無多例外，民族英雄一流人物，不易見之於此土；不過在我  
國文學史上頗有相當地位，因專篇論述及之。從前我計劃擬將我國正史上人物，一一加以分類；  
如政治家，軍人，學者，詩人，發明家，以至著名的國之巨奸與巨賊等類，每人考其本傳，明其  
弊貫，依此來研究某時代多產某種人，及其地多產某種人，成一「歷代人物之地理分佈表」，以  
觀其大較，現在乘此周行各地之際，先約略做一統計。

其論到宣城人物，同分流寓及本籍二類，前者中較多第一流名人，後者稍差，但比之當塗並湖兩地蓋遠勝矣。現將流寓者作爲附錄，置諸稿末，先述本土的名人：「宣城縣志稱其春秋屬吳越，戰國屬楚，漢置丹陽郡云云，其實當時雖名爲郡地，居民殆多椎髻鳥語之人，尙無若何文化可述也。直至晉宋六朝以後，其地始著。故本地人物在隋唐以前，尙無稍足稱述者。」

「唐史實開始見二人物：一位是劉太冲，工詩，曾從顏真卿守平原，與巨盜安祿山打過仗。位爲其弟太真，是一位才子，曾舉進士，傳唐德宗有一天詔羣臣宴飲於曲江，慶祝太平，德宗自作成一詩，叫宰相擇文人來和它，朱泚貴等羣臣都做二首，經宰相品題，以太真爲最上云。還有一位汪遵，工詩，見『全唐詩集』。到了宋朝，出了一位梅堯臣，官僅至員外郎，詩却是一代名家，據史書稱其家貧好飲，當時賢士都樂與之遊，與歐陽修尤爲友好，歐自謂其詩才不及堯臣，故生前卽名重一時，著有『唐載記』、『毛詩小傳』、『宛陵集』共八十多卷。歐陽修序其詩集云：「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，蓋非詩能窮人，惟窮者而後工也」，可說是梅氏知己。他生前作有『風雪雙羊路』一詩，死後因葬於此。閉當時有人得西南夷的布，其上織有堯臣詩句，爲當時『詩播南夷』之第一人云。我曾到此間南門外二里地的雙羊山去謁過他的墓，『縣志』說在『柏山』，

詢此間人俱不知道。若無導遊者恐不易找到。墓碑爲歐陽修親筆寫的，字已模糊，惟其署名尙可辨。墓側伴里地爲梅氏祠，現尙完好，中多石碑，俱清代物。堯臣叔父梅詢亦爲有名文人，官至翰林學士。宋眞宗極器重他，惟其名爲堯臣所掩。此外尙有一位政治家吳潛，極有幹才，在宋嘉定年間，曾先後做過左右丞相，封慶國公，也是本地的特出人物。元時無著者，僅文臣中有一位貢師泰，以譯家出身，做過戶部尙書祕書卿等官，尙有詩文集存世。當朝人只因避諱其世號，曾亦人。明時有一位與方孝孺同時的陳迪，太祖狠禮重他，徵爲禮部尙書，後因不屈於燕王被磔於市。同時的政治家尙有秦遼，洪武時進士，官至工部尙書。燕王時着余逢辰，頗有文名，王倚爲左右手，後因不贊成他篡位賜死。此外曾任侍郎等職的尙有張綸，梅守德，徐大任。明神宗稱其清節爲天下第一，張守道，蔡逢時諸人，貴顯滿京都，亦爲一地靈秀。尙有一位文人梅鼎祚，王世貞頗稱道其詩文，著述達百餘卷。一位民族英雄沈有容，史稱：「萬歷年間，倭寇據東番，有客率舟與戰，獲其六舟，斬獲甚衆，自此海上息肩者十年」，做民族英雄史者不可遺去此人。清時，清代宣城亦得三大人物：一爲科學家梅文鼎（定九），一爲詩人施閩章（愚山），一爲詩畫家梅庚。定九精算數，並通中西學問，在當時已不易得，且能自製揆日測算諸器，皆獨出新意，并著有算學八十八種，（總名爲「梅氏叢書」）都發前人所未發，堪稱一代奇才。愚山爲順治進

士，曾修明史，著有詩文集多卷。梅庚（藕長）爲康熙時舉人，善八分書，作畫曠逸有雅韻，尤長於詩，一時名滿天下，著有「天逸閣集」、「玉筍遊草」、「吳市吟」諸集。此外尚有史學家梅巨儒，詩畫家梅清，書家高詠，及文鼎之孫梅穀成（亦精曆算學）等人，因較次要，僅舉其名。民國以來未聞有卓著一時者，惟梅家一脈傳下來的有「位梅光迪，曾任大學教授，「隱衡社」主幹，與其同學胡適，成爲思想上的敵對人物，餘尚未見足述者。

關於曾在宣城流寓過的人物的逸聞，材料比較難得，這裏的記載，或見之於前代逸書雜著，或聞之於當地耆老談片，計從謝玄暉以至李由、龔蘆，白居易，晏殊，范仲淹，蘇軾，文天祥等人，總有「人不是我們這一民族的精英，他們都會在宣城流寓過一時，是不可以不記」：

先談謝朓（玄暉），爲南齊時一代名士，齊明帝時任宣州太守，當時人民因歌頌其功德，曾在宣州爲之建一坐祠。他是梁竟陵王的「八友」之一，其中如范曄，任昉，王融，蕭衍，沈約等人，都是第一流人物。他雖是孤高的君子，但對當時的朝貴時有來往，其辭隋王陵，所謂「白雲蒼天，驪門不見」等作，愛六朝文的人無不稱頌的。後人只對他不主廢康協德「新俱有微詞，於其詩才則只有景仰，無可訾議。此間紀念他的遺蹟：除「非樓」外，尚有「謝公亭」，在縣北二

里地，即從前他送范雲赴零陵之地。「澄江亭」，在縣北三里，宋人取其「澄江靜如練」之句而名，現都毀塌了。

次爲李白，唐天寶中爲翰林供奉，曾先後浮游江東宣南一帶，因愛敬亭之勝，久居宣州，其集中詩，大半爲客宣時所作。白初蒞落拓，因賀知章見其詩，歎爲「謫仙人」，言之於元宗，纔事有一時的貴顯之福。當時元宗曾親爲調羹，高力士不得不爲之脫靴，更可體稱的是玉真公主亦愛其才，願親薦給他，不可謂非詩人中之驕子。後因狂放，論罪當誅，得郭子儀力保纔得流放夜郎，此中經過在其詩中多可以參證。其在宣州時，終日顛飲，有時且至「載妓隨波任去留」。當時一位酒店老板死了，他做詩哭過他，題爲「哭宣城善釀紀叟」，中有：「紀叟黃泉裏，還應釀老春，夜台無李白，沽酒與何人？」之句，直認宣城只他一位酒客了。故後人均謂：「李白飲酒過度，醉死宣城；杜甫多陷白酒，卒於耒陽」。其實白死於當塗采石，葬於青山，都已證實了。

此間紀念李白的遺蹟頗多：除敬亭外，有「沃洲亭」，在府治東，因白詩有「五松何清幽，勝境美沃洲」而名。「西候亭」在西郭外，爲唐天寶中刺史趙悅所建，白作有序頌刻在亭中，現已廢毀；還有一條宛溪，在此間東門外，白詩有「善隣宛溪水，百尺照心明」句，因此而名。

韓愈亦曾居宣城講學（見前第九節）；一說他在十三歲時，自河陽從其嫂鄭氏，就食於宣城。



，凡七稔，學成而去。也許他先後在此間寄寓過兩次了，現其遺跡在此間敬亭山上還可見到。

據縣誌說白居易亦曾流寓此間。其兄歿於此，葬城西郊，故其「烏江祭十五兄」文，有「宣城之西，道傍荒草」等句，惟其本人在這裏的遺跡已無可考。白曾官涇陽縣令中，與

此外唐朝還有一位詩人裴休，曾於宣宗時為宣州刺史，頗得民心。其遺跡除「廣教寺」為其所建外，尚有「九曲池」，在縣北三里，當時他曾植蓮花於池中，為人民遊觀之所。「裴公井」在縣北，水甚甘美，亦是他官此時鑿成，現在前者已無可尋考。

宋代名人官宣城而有晏殊（同叔），他於天聖二年罷官，降為宣州省刑簿，范仲淹孔道輔都出其門下，惟此間未見其遺跡，手頭無其詩詞集，無法查考。

范仲淹曾任此間鄱陽廣德州判時，因喜宣城山水，每過此留數日暢遊，這裏當時有一種奇稅，他遊此時即為奏免之，若無山水，恐亦無此一舉了。

蘇軾與其弟轍，都曾客宣城，東坡居此最久，子由因曾於元豐間任鄱陽績溪知縣，故常到此遊覽。此間有「雙溪閣」，為宋治平中所建，轍詩中有：「仰攀疊嶂高，俯閱雙溪美」之句，

即在閣上即景所作。我過此時，土人指北門外池塘上一座破軒，說就是雙溪閣，不知是否可信。是說末了，就是大名垂宇宙的文天祥，曾於咸淳五年，知甯國府事，為時僅一二月，去官時士民



## 十三 寧國景象

從宣城搭上汽車，到寧國時已在薄暮時分了。車程却不長，只路面顛簸得狠。沿途風物沒有什麼特別可說的，山是多的，樹也是多的，可是村莊農舍寥落得狠，時常好幾里地不見人烟。入寧國境後，農田逐漸地減少，丘陵逐漸地加多，時常車在小山淺谷中迴旋曲折而過，我的第一眼印象是：「寧國是一個林樹叢繞的山鄉」。

到了縣城以後，人好像也跟着矮小多了。城牆是那末矮小，街巷是那末窄狹，叫人悶得不很好過。到客舍去的路上，後面跟着一個老年的挑夫，載着我這半肩行李，想起東坡的「萬里雲山一破裘，杖端閒掛百錢遊」來，不覺苦笑。一路上街清人靜，惟聞兩人的足音，這般沉默的城市，已十年來未見了，這時候頗有歸鄉之感。

進了小旗舍拂去塵土後，馬上又到街坊上閒眺，見到人家的門聯，頗多足以表露這一角社會的眞現象的，譬如我們平常所見的聯對，總是帶點祝福祈願的白氣，如「國安家慶，人壽年豐」之類，但是此間却有：「得過且過，去年荒年」等聯，把一般平民對於生活的恐怖和怠倦都說出

來了。途中又看到路警的崗位上，寫着「不眠不休，力保安甯」幾個大字，也可以看出今日此間局勢的緊張和官民的困鬥精神。更想起在汽車道上，見到的碉樓之稠密，就知道政府警防的嚴密和地方的不很安靜。總之我在數小時間所見之寧國，是一個興蘇浙各地城市全相懸殊的苦難的小邑。

甯國的一個特點，和徽州各地全然不同的，就是居民中本籍人民的稀少，蓋尚不及百分之二。據云以湖北客民占最多數，約占全縣半數左右；此外以安慶，績溪，旌德，及江北各縣的移民為多，此種外籍人民，多半是窮無所歸赤手而來的，不似徽州各縣人民多能在外經商，年輸巨款回鄉，故地方金融亦不及徽屬各地遠甚，寧國的貧瘠，這亦是一大原因。

此種客民衣食之資，除茶米外，以竹，木，柴，炭四物為主要的來源，每年均可外輸，惟產額不知其確數。說到商業，城中稍成局面的商店，總計不過十數家；若以小擺攤一并計及，亦不能到三十家，為我所經之百餘城邑中所未見者。城外有西門大街較熱鬧，全縣的商業總紐，乃在五里外之一小鎮名「河滯溪」的地方，據稱城鄉合計，商店約一百五十家，其中以布匹雜貨兩業占多數（居十分之六）。以前全縣每年營業約達二百萬圓，今則不及半數，且多虧累。

寧國人口約在十五萬左右。城鄉現分五區。教育很幼稚，完全小學二，初級二十餘所。在這

歲惡不入的時候，還有什麼餘力及到求生存以外的一切事業呢！

五月二十一日寫於寧國

到寧國後，采風問俗之餘，仍不能忘情於山水，初詢當地人士，僉謂此間無多佳景，惟「石鏡」「鳳形」兩山和「山門洞」三處，還足一遊；嗣檢「嘉慶一統志」山川部，則未見有鳳形山其名；再檢寺觀部分，亦僅有「崇果」「香蓋」二寺，前者在縣西百餘里，唐貞觀中創建，後者在縣西八十里，亦建於唐，韓翃曾有題壁詩一首。惟遍覓不見鳳形寺。

至於石鏡山門二處，都在志上記得很清晰，石鏡據說「在縣西百一十里，有石如鏡，山門據照之形多變異，有龍岩瀑布」。又據當地傳說：謂黃巢過此時，曾以火燔之，石光歷久始復云。說「在寧國縣西北三十里地之文脊山東南，有石壁峭立劃然中開，儼若城闕，因謂之山門洞，相傳即晉翟劭先生披鹿裘坐石室處」，再參他卷，知宋梅聖俞曾偕張獻民同遊此洞，成詩六首，現尚刻在石壁上略可辨識云。我因這兩山距離都不很近，又無大勝跡，就沒有去，且留告來遊者作參考。

鳳形山却是去了的，竟出乎意外地好。山在城外北去四五里地，出城後風物已秀麗得出奇，

青山紅樹，落月平沙，無不醉人。近江岸時，前面僅剩羊腸鳥道，遙望隔江，則宿雨小院，晚烟郵店，使人不願前行，但欲渡川流橫過隔岸也。坐江岸賞玩片時，已見渡船自對岸緩緩移來，上小舟後，詢船夫以鳳形山名，纔知就在隔岸。至此益知遊覽山水，決不可讓人導行，必須獨自探訪，纔見新境，纔有深味。我在不意而得的歡悅中，四望江流上下景色，益增佳趣，恨不能泛一葉輕舟，容與波光嵐影中，享它半日清福。

到隔岸後，與村夫閒談，始知此水名西津渡，（指此一段水），村名西門鄉，山名鳳形，山上有一樓市，并謂尚有某朝一位開老尚的故。但我此時倒不想馬上朝山，只想尋一小舟來浮遊水之盡頭，因此間兩岸都是綠竹，蒙翳水面，美妙不可言說，經過覓後，除渡客的小舟不能借用外，尚找到一舟，舟上多魚網石子之類，一漁人正在整理獎撐，問能否載我同遊，據謂此去夜漁，須明晨纔能回來，實無可奈何；且此水下通宣城青弋江，上達績溪，源遠流長，欲探不易，於是只好上山一遊。山甚平平，後有峭岩奇壁，數步就達山頭，毫無奇氣。但自山上望江流景色，則清麗無比。唐詩人許渾曾有詩一首紀此間景物，所謂「一片白雲千丈峯，殿台樓閣架虛空」者，現已淩谷變遷，樓台已全廢毀了。

山頂一寺無足觀，寺門右側立大石碑，頤者蕭巨譽，查縣誌不見其名，刻石者陶允明，均不

知何代人。山下人家俱傍水而居，彼等除伴我遊山外，并款以清茶，留坐閒談，鄉居生活好，而鄉人的心地更好，若有清福，真不想再走了。

除鳳形山外，甯國還有一個命名極佳的古跡，唐人羅隱曾在此留過詩句，地名「千秋嶺」，嶺上有關，在縣南百二十里外。縣誌稱其「閭閻麗屬，溪谷幽深，道通西浙，羅隱詩「想望千秋嶺上雲」卽此。」云，據會遊過的人說，亦徒有其名而已。

尚有「化洽亭」，在縣東南，爲唐乾甯中所建。「望霞台」在縣西五里，亦建於唐（貞觀中）。「萬卷堂」在縣南三十里，爲宋楊秉讀書處，淮詢之當地人士，俱茫無所知矣。

五月二十三日寫於績溪

## 十四 績溪人的生活

徽州一帶在地理上的特點，就是多山谷而少平野。——這裏所說的「徽州」，是指宋宣和三年以來，直到清末纔廢的舊「徽府」所屬六縣而言，因為在政治上此名雖亡；在習慣民情風俗語言上却依然保留其舊貫，依然自成其一體系的。

宋莊永裕在其「雞肋集」中有一段說：「大抵人性類其風土，多山則其人重原樸厚；多水則其人明慧文巧，可見之於眉睫間，其不爲風俗所移者，惟賢哲爲能耳」。這就是說人民氣質，不能逃避地理環境的薰染和影響。徽屬多山，故人性的特點，大體地說就是樸嗇和勤儉，與皖北一部分人民之喜浮放與偷安者純異其性也。

因少山的結果，而農田不足用，而棄農務商，而造成今日在國內商場上頗有地位的「徽幫」一名，這都是地理上的必然性，所謂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也。徽州府志亦說：「徽府山多田少，以貨殖爲恆產，善識低昂取與，賈之所入，視旁郡倍厚。其家居也，樸嗇而務蓄積，女人尤號能勤儉，多貞潔。」這與我今日在此間所見者殆多相同。



我自出甯國境後，即處處感覺到風物人情之異致，汽車進徽屬的績溪縣界後，上車的乘客已都說其唔屈敦牙的本土方言了，安徽境內有這麼一種類似粵語的特有方音，是今日纔知道了的。

除語言外，山川景物亦頗覺有一種新的境界，山嶺川谷，較之已經各地更多，途中遙望，山巒重疊，使人疑其前無去路了；但略一迴旋，則又別有天地，而山谷崎嶇如故也。從前朱熹說徽屬「山峭厲而水激清」，信然。在此種新奇偉麗而略帶險味的境界中經過了四小時多，纔從甯國安抵績溪。

在績溪所見的更多新鮮景象，第一眼接觸到的，就是旌表牌坊之多，從車站到城中的路上，每隔十步左右，即見坊表一座，連互達數里地，這一方面使人知道此間前代貴顯之盛；同時可以證明府志上說的「女多貞潔」大概是可信的，因為建坊的目的，不是表示威闕，就是旌表節烈，此外雖亦有例外的，但極居少數。

第二個特點：就是此間住宅中，家家戶戶都是雙扉緊閉的，聽說日夜都是如此。我好幾次爲欲尋人問路，竟走盡了長弄小巷不得可問之人，結果跑了不少的冤枉路。想起宋張良臣的「誰家池館靜蕭蕭，斜倚朱門不敢敲」句，不覺同一尷尬相。起初我猜想大概是受了洪楊一類的浩劫，驚怖太甚了，故不敢啓戶；後來我覺得最大的原因，或因男人多出外經商，家中僅餘女流孩童，

始有此現象，不知此外尙有他故否也。

第三個特點就是居民多務商賈。據聞此間田利全年所入，就豐年言，尙不足全縣居民二月之需，王績的「續溪雜詩」云：「林深村落多依水，地少人耕半是山」，蓋績溪山多田少，產稻以二、三都爲主要區域，餘俱不易耕種，田皆一稜，產麥甚少，全年稻之產量，僅得十五萬二千担，價值七十七萬二千元上下；小麥二千餘担，價值一萬四千餘元，其他農產物均甚有限。又據此間縣長說：「田賦名爲二萬五千元，實際尙不到此數，故非但不必繳省，僅留作縣府開支尙嫌不夠」；并謂全縣農田僅十一萬畝，（聞旌德雖爲十七萬畝，但田賦較此間更微。）故農民無不力耕，自春到冬，都能地盡其利，除米麥雜糧外，閑時則以蔬果之類填種其上，一畝直可抵其他府縣數畝之用云。查「通志」，亦謂徽屬「地隘人稠，力耕所出，不足以供，往往仰給於四方。」在此種情勢下，除遠往他鄉經商外，尙有何法。

談到「徽幫」一詞，早已爲外省人所熟知，與廣東甯波二幫同在我國商場上占有優勢的地位。此詞實總括六縣而言，非僅指徽州（歙縣）一地也。大抵歙人以經營雜貨茶漆；黟人經營蠶業；休甯人經營質當業；爲居多數。祁門婺源二地，各業都有；而績溪人則多經營酒菜麵館，凡外省各地所見之「徽館」，什九爲績人。（以上係就歷年情形言，今則黟休二縣之錢當業都不振

了。)

第四個特點：就是居民多土著而少客民。與宣甯各地什九爲外地客籍移民，而風習駁雜不純者，適然相反。外籍人士除政學等界外，欲謀在農商界中插足而入，絕少可能。村民多聚族而居，保守性頗濃，據聞卽窮無所歸者，亦俱不願乞食異鄉，鄉人重情義，多肯解囊或給米周濟之，但對外地人往往視若異類。在此種閉守的鄉邑中，客民如欲進據，不至絕粟已稱萬幸矣。城中風氣亦如此，客地人士若來徽地與「徽幫」爭商業地盤，則不免有大小巫之譏，太不自量力了，故農商業都純在本地人民掌握中。我曾與政界一友人閒談，據說初來時幾至無室可居，蓋此間無論貧富人家，都不願以空房租給外地人，甯可空着白受損失云。

績溪在安徽省中只能算是一個小縣份，全縣面積僅四二零九方里，在政治區分上，從前是屬於戊等縣；現在縣制改爲甲乙丙三等，它仍居最末位的丙等縣。其賦稅入口各端，都可於此見其大概了。此地從前名「華陽鎮」，屬歙縣管轄，（據邑人說：今徽溪橋南岸下三里村門，尙署有「華陽鎮」三字。）到唐朝大曆二年纔分出來另置爲績溪縣，以至於今。關於「績溪」二字的取名，據說是因它的北境有一條乳溪，與徽溪並行而流，相去僅隔一里，離而復合，有如績焉，

因以爲名。

全縣人煙不很稠密，聞其中部一帶土氣極壞，居民多病，視爲惡地，汽車道正從這一條路上通過，（績溪境內公路計長五千五百華里）故沿途寥落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現在辦理保甲後，人口已有確鑿統計；全縣共爲九萬零一百八十六人，男佔四七、三四七名，女佔四二、八三九名。其中識字者：男二五、六四四人，女一八、六〇八人。全縣普通戶共一五四三〇戶。保甲組織：分一九六保，一八四二甲，一八九四九戶，頃又創編壯丁隊，已徵得一七四四二人云。

在這九萬人口中，出外經商的當達三分之一，據說除本省外，近如蘇浙贛，遠及平津漢各地。俱有績商踪跡。大部分係經營酒菜麵館，京滬各地的「徽館」，都屬績溪人勢力範圍；做茶腿二業的人亦多。此種商民因大半經營小資本營業，牟利甚微，故多很儉樸，肯耐勞，每年總能寄些款回家，所以地方經濟比較富裕。

除經商外，年來有一部分居民移植甯國南部各鄉村，種山墾田，獲利尙厚。嚮往者大增，因那邊山地每畝價值數角，荒山極多，甚有不必付錢者。此間自絲業失敗後，受牽累的達三四萬人，現以墾山種樹作爲新出路，却是績溪居民之幸事。據陳縣長云：刻正鼓勵人民到黃山去種樹，預計亦可解決大部分人生計，因徽屬多山，林木繁密，但能加以保養，依時砍伐，則不必費力

種植，已罷取之不竭了。

談到土產：以前以木材、山蕨、絲繭、茶葉四項爲大宗，絲的產量年可達三十餘萬，現已不及什之一；茶占產額半數以上，現尙相差不遠；木材年可得十萬圓左右，此外無大量產品。小名產則尙有楊林之「李」，泐村之「桃」，瀛川之「棗」，蘆紫灣之桃及棗，俱爲佳果。查閱古書，則前代此間土產頗有足記者：一種是紙，爲唐宋時此間土貢之一，方輿勝覽稱其「出歙州績溪界之龍鬚山，有麥光、白滑、冰翼、凝霜等名」，現無所聞。府志說：「府雖貢紙，然無佳者，往往市於常山開化間」，則當時已不產此物了。二爲銀鉛，唐志說：「績溪縣出銀鉛」；府志云：「銀鉛出績溪大鄣山」，現未聞有人開採，惟近年此間十五都發現沙金，居民淘取藉以爲生者達數百人。此外聽說所謂「歙硯」，亦出此間，不知確否。

此間一般居民的日常衣食，都很檢樸節省，衣多用棉布，平素不見有穿綢綾絲緞者；食事亦簡，魚肉視爲珍品，日常多以蔬菜豆類佐飯，聞喜慶酒菜，一般上中人家，多僅三四元一席，與我鄉之動輒六七元以上者簡約多了。惟住宅似較甯國府屬各地軒敞寬偉，所見多爲瓦房，門扉結構，亦頗精雅，大抵以民國以前建築者居多。至娛樂場所如公園、茶樓、戲院、電影場等項，全城都從未見過，居民儉樸慣了，似亦不感需要。

教育很不發達，這也因政府經費太拮据。了據縣長說，縣署行政費每月共僅一千零六十九元，實無餘力及到教育，聞女子入學者，在近五年來纔稍稍增多，圖書館民教館我都去看過，頗多新文學書籍，因胡適爲此間人，歷年贈書聞達三百元以上，其實是不算多的；上海亞東圖書館，亦爲本地人汪孟鄒所設，贈書計七百餘元云。

近日文人，除胡適之，汪孟鄒外，尚有汪靜之，汪原放，章銜民，章衣萍等，均爲此間人。本想到胡氏故鄉八都村去看一番，因離城過遠作罷了。

五月二十五日發於績溪

## 十五 續溪掌故與古蹟

續溪從唐朝設縣以至今日，當地有名人物大都在胡姓一家中，流寓人物則惟得蘇轍一人，餘殆無足稱述焉。茲將本地名人列在次頁，先從蘇子由談起：

徽州府誌說：「轍，眉山人。元豐間，知績溪縣」，下面說到他的政績，在當地人的印象中，直到今日仍為婦孺所知。績溪的古蹟中，蘇氏一人幾已佔其十之七八了。譬如「蘇公隄」，據說就是他在任時興造的。（在縣通濟門外）「來蘇渡」，相傳因「蘇軾視其弟轍於縣，故名」。現在縣西徽溪津，出西門約里許地。蘇氏兄弟兩人友愛之純篤，已成爲古文壇佳話，故更能增加這古蹟的可愛情味。東坡詩「與君世世爲兄弟，更結來生未了因」，讀之每令人感動得流淚。此外在縣舍中，還有「景蘇樓」，宋紹興時知縣曹訓所建，當時并曾摹其遺像，及其所作詩鐫之於後，今改名景蘇堂，像及詩俱未之見矣。在舊縣學內尙有「三先生祠」，亦建於宋，以祀前令宋鶴鷗，胡舜陟，及蘇氏者。另有「蘇文定公祠」，專祀蘇氏者，俱未去看。名勝方面，有名「翠眉亭」的，在縣城西門外，誌書稱其「前有二小山對峙，自亭而望，巖然如眉。元豐末，蘇轍

爲縣令時往遊焉。」云云。聞邑中前輩說：「翠眉」二字，還是東坡取名的。

當地名人中，若說盡在胡氏一姓中，似過於武斷，但志書上確如此記載。第一人見諸志書的爲胡舜陟，宋大觀進士。欽宗時，官至御史，無甚文名，後來被秦檜害死了。其子胡仔，在當時頗有詩名，著有「苕溪叢話」百卷。到明朝時，績溪纔又出一名人，名胡富，成化進士，正德間官到戶部尙書。略後尙有正德間進士胡松，對於「導淮」很有特識，其奏疏中有「一淮不能受黃河之水，必先治北岸乃爲長策」等語，卽被擢至工部尙書，後與嚴嵩仇鸞等意屢相左，辭官而歸了，更後則有胡梅林（宗憲），是一位極有謀略的軍人，嘉靖進士，擢御史，巡按浙江，後以平汪直及倭寇功，擢右都御史，兵部尙書，後至太子太保，又晉少保，爲績溪二千年來功名權位最隆之一人。小說「綠野仙蹤」中之平倭一節，詆毀胡梅林甚力，惟據史實，梅林武功在明代實爲佼佼者。近人著有「五島大王」一書，諒亦述胡氏武者。

清代績溪著名文人有胡匡衷，著有「周易傳義疑參」十二卷，補程朱之罅漏，多有特見。尙有「三禮札記」，「周禮井田圖考」，「井田出賦考」，及「儀禮釋官」等書，於今日研究則制史及古禮的人極有用處。此外胡氏對於左傳論語莊子離騷等書，都作有詳盡的評註或箋補，對經義多所發明。



末了在皖省圖書館出版的「國風雜誌」中，纔尋到了一位胡姓以外的本地學者周廷家，清時人，著有「韓詩外傳較註」等書。今日則有胡適，還逃不出是胡氏門中人物。

### 附：續溪勝景

我在續溪的時間很少，且大部分用在人情風物之調查，小部分用在寫稿及休憩，對於名勝，因距離都是狠遠，類多忽略，茲蒙當地人士檢賜「續溪勝景」材料，足補遊稿之缺，爰摘記於此：

一、大會晴峯——自楊桃嶺東出聳起，總然而獨尊者，曰大會山，位在縣西五十里，高約三百丈，廣約二十里，上多雲霧，登絕頂可望宣池太平。相傳其獸多麋，其魚四足，狀如鯉，不可以食。上有石屋，為粹白道人修煉處，石筍三羣，高四五丈，古碑「大會天峯」四字，迄今尤未湮沒。

二、鄣山壘翠——逍遙岩南十餘里，其巍巍聳起者，曰大鄣山，在縣東六十里。高五百五十仞，闊百五十里，唐天寶間，嘗開採銀鉛於此。其麓為百丈岩，有巨石百餘丈，壁立如屏。鑿石如橋，橋下有潭，潭深百尺，名曰「葫蘆潭」。緣岩而上，環谷田疇廬舍，雞犬桑麻，直一世外桃源。

三·石鏡清輝——石照山在縣東五里，有石壁立，方廣二丈，光可鑑物。地勢陰崖翠峻，石門對

峙，下期石澗潺湲，多石楠菖蒲。旁有「白泉」，從石罅瀉出，味甘可以療暑。鏡前有亭：

曰石照亭。距亭數十武，有石照寺，今尙住有僧人，遊客多休憩於此。宋蘇轍爲績溪縣宰時

，有石照詩二首云：「行盡清溪到碧峯，陰岩翠壁盡杉松，故留不照邀行客，上徹青山最後

重。雨開石照正新磨，鳥度猿攀野客過，忽見塵客應笑我，年來底事白鬚多」。

四·翠眉春色——績城西門外有一墩，名曰翠眉墩，宋元豐中，蘇子由爲縣令，行平岡上，賦詩

紀興，藉此以慕蜀之眉山，卽命名斯墩。墩之西有萊蕪橋，於墩上可以望見，該橋土名潭石

橋，因子由爲縣令時，其兄東坡居士嘗到績溪，士大夫於此處迎接，遂名爲萊蕪橋焉。（此

則已略見前稿）

五·石印迴瀾——縣南三里之靈山麓，有石印潭，當揚之水支流，水面浮出一大石，方形如印，

相傳：印文顯露，邑宰爲政必良，否則必劣，近於神話，不足憑信。靈山高可二百仞，中有

靈滄泉，味甘冽，食之可已痢。南峯尤峻拔，世傳明太祖過績時曾登焉。

六·蒼龍瀑布——縣東北十五里有蒼龍山。山有洞，洞口多龍鬚草，又多怪石，瀑水如簾，下有

龍池，水深莫測。父老相傳：遇旱禱之有應，亦神話也。最上平衍如谷，中有田疇，又有竹

木幽森，每歲出產燕筍，爲數頗不鮮云。

七·翫雲天池——又名飛雲洞，在縣東北三里，數洞流通，石即飛雲，頂可坐數十人。上有天然石池，水不盈斗，四時不竭。洞左向有一庵，今經修葺，佛像燦然。洞右新築一八角亭，暑天遊客，多暢飲於此，清風徐來，塵慮頓消。距洞不半里爲石榴場，有廟數精舍，現加修築，煥然一新，以供遊人休息。

八·大屏積雪——石屏山中出連峯疊巒，西俯揚之水而夾城闕者曰大屏山。其上展平數里，方列如屏者名爲郭山。旁一峯秀拔偉麗，名曰德峯，山腰有闕帝廟，立此廟前，可俯視全城，冬令山嶺積雪，經久不消，宛如銀屏。

九·文筆雅會——卽梓潼山，位在縣東二里。山上有喬木甚多，又有白石，宛如人形。山麓有梓潼廟故址，清初邑人曾建文昌祠魁星樓於白石坪，今尙在焉。其附近有綠楊橋，揚之水蜿蜒如帶，爲之點綴不少。

十·祥雲洞天——祥雲洞在縣西十里，上有二洞，盤曲相通；上洞輿曠如廈，可坐百人，其頂有龕，螺旋而上，昔時山嶺有廟，今已傾圮。洞前爲徽甯通衢，有茶庵，洞南爲七里崗。

十一·飯碗尖——在縣東六十里，高四百仞，山頂突起一石，狀如飯碗，上卒可坐數十人。又有

天然水池，水雖不多，而涸季不涸。立甌上遠眺，可達數百里外，若在天氣清明時，能望見歙西之岩寺塔，故爲十三四五都之望山。

十二·小九華——山脈由逍遙岩東北行約十餘里，曰小九華。在縣東七十五里，高百四十仞，雄岩絕壁，流水環遶，如半島然。中有平岡，方廣二畝，上建地藏王殿，彷彿青陽之九華山。南洲中孤峯特聳，高數十丈，遠望亭亭秀削，宛如洛神嫠女。又灣環似刀，俗稱關王刀，上書「萬古不磨」四大字，殿前向有房屋數幢，善薩多尊，年前被火焚燒，現已鳩工改建新房。向屬昌化管轄，今已劃歸績溪，此地山峯奇特，風景清幽，實爲全縣之冠。

十三·巖山——岩山屬二都境，形如馬鞍，一名鞍山。在縣北四十二里，高三百仞，延袤二十里，上有石壁，方可二十丈，又有老虎洞仙字碑仙人座諸勝。東行則黃花庵在焉，池泉清冽，遠眺千里，山腰之石壁，不生草木，卵石錯落，色亮如珠，土名珍珠簾，山巔多怪石，夏間有時忽變白色，移時復舊。上供觀音大士，石磴百步，惟隻身可攀，每歲香火甚盛，尤以六月十九爲最熱鬧。

五月二十七日發于徽州

## 十六 歙縣風土景物記

從績溪到歙縣的交通，在公路未通前，多走水道。這條水在績溪的一段名爲「揚之水」，其源流卽出自績溪的龍巖山；到歙縣後入徽水，名爲「徽溪」，現在最通俗的名字就是「練江」；再東流爲「新安江」，直入浙境。此水在皖南，尤其在徽州一帶頗關重要，在後當再詳述。

十二在談歙縣的景物之先，且將我第一眼所見的印象說一下：此間因爲從前是府治所在地，故現在尙留內外二城，成連環形：一爲府城，就是現在商業的集中地，及中上人家住宅區；一爲縣城，現頗寥落，無市面街坊，僅有中下人家之里巷住戶，縣府卽設於此。府城周圍約十里，有門五，（除四門外，尙有小北門），爲隋朝義甯年間所築，明時曾重修，清曾增修過五六次。縣城周圍七里，慶遠始至此，係明嘉靖三十三年創築，清增修以迄於今。這府縣兩城，都在川谷環繞夾持之中，甚至城中沿街處亦屢見山岩峭壁，所以王安石的石碑文中有「郡在山嶺川谷崎嶇之中」之語。明羅倫的徽州府城記上亦說其「東有大郭之固，西有浙嶺之塞，南有江灘之險，北有黃山之隘，卽山爲城，因溪爲隍」。其形勢蓋古今如一，所謂「一片孤城萬仞山」是也。

我住在西城外旅舍之三樓上，憑窗可望頗多傳說與神話的「練江」；和跨江而築的全院第一大橋「太平橋」，風景壯麗。此水本地人又名之爲「漸水」，因聖僧漸公居近水濱而得名。橋又名「河西」，長約七十丈，闊二丈，橋台九十座，洞十六，最高處的水門計二丈五尺，全由精緻的巨石構成，爲明洪武初年所建。本來宋時曾築有浮橋，長凡五十丈，元季時燬於兵火了。此橋至清咸豐三年間，曾修過一次，竟花了三萬餘兩，創建時工程之鉅可以想見。在商務出版的「安徽省」一書上，誤爲「咸豐間造成的，至今有六七十年歷史」，似應更正。

除練江及大橋外，在旅舍小樓上，尙可遙望「太白樓」，「五峯山」，「妙法寺」的塔，和有名的古紫陽書院所在地的「紫陽山」，旅遊以來，此爲初次感到的樂土了。

我到此後，先觀大橋彼端距離最近的「太白樓」，因沿途所經采石宣城等地紀念太白的勝跡已看膩了，到此頗有懶上層樓之慨。據「府志」說：「昔李白訪許宣平於此，因名，樓瞰澄江（即練水），辟月灘在其下」。許宣平就是本地離城十里許的「南山」人，傳爲唐朝的仙人，與李白同時。隱居於城南二里地的城陽山上，絕粒不食。誌書上說：「李白因見其題壁詩，曰此仙人詩也，訪之不獲，後百餘年有探樵者又見之於南山石上」。「寰宇記」亦謂：「城陽山即許宣平得道之所，李白尋之不遇」。綜合上述各說，則許氏當確有其人，惟是否成了仙人則難說耳。我

遊「太白樓」時，見其神龕上繪二人像：一爲官人裝束，一則布衣草笠，相對作揖，當爲李許之像。因思既訪爾未遇，何能相對笑揖？後與邑人談詢，則所語亦頗有味，據云：李白訪許甚久而未能遇，一日在漁梁渡船上，詢一渡客以許之蹤跡，客答以二偈語說：「門前一根竹，就是許宣平」。白上岸後即遍尋門前一竹的人家，終不可得，後來始悟到此人就是許宣平，因渡船在停泊時，即以竹竿插入船尾洞中也。不過二人後來終於相遇，曾在現太白樓址處飲酒暢敘讌歡而別云，這一傳說頗有味。

自太白樓沿瀘水南行，道頗平坦，雕欄石砌，傍江而築，益增河山之美。不到十分鐘，即抵「如意寺」，寺額爲此間清代名人賈文植尙書所書，其後門正對「妙法寺」，均爲前代古寺。聞歙縣在洪楊前共有十大名寺，後均毀於兵燹，此爲重修者云。查閩府志均未見其名，惟有「南源」「興國」等寺，現俱尙存，惟離城都在數十里地也。

二寺後山爲明代名僧歙人漸公墓，墓道入口處有此間今日老名士許承鸞寫的「梅花古剎墓」等字。據聞該僧即今皖中閩人通志館長江形候的祖先。墓側尙有「梅花初月樓」舊址，樓爲明初所建，從前樓額有太祖寫的「梅花初月」四字，現成廢墟矣。

從山寺下來，再向南行約一里多路，有渡鵝可至隋岸，這裏就是唐人孟浩然詩中說的「漁梁

渡頭爭渡喧，予亦乘舟歸鹿門」的漁梁。這一帶風物秀麗無比，江流如織錦，紅樹映青山，更點綴上古色古香的舊式木船，和遙望如虹的一條長橋，真如置身中古時代的某一城市中了。江水過此即經一巨壩，一瀉千里，直入新安大江。據本地人談此處爲徽州六縣的總水口，在公路未開前，入浙船隻，無不經此，故繁盛爲全邑之冠，其重要可以想見，卽在今日，漁梁尙爲徽地巨鎮也。（詳下篇）此間亦存一二勝蹟：一爲「白雲禪寺」，爲古刹之一；一爲岳武穆真跡，在寺後石壁上，有「一帶雲根」四字，現尙可辨認。自漁梁隔江遙望，正對「紫陽山」，上有「紫陽書院」舊址，聞朱子昔曾讀書於此，宋理宗時郡守韓補爲建書院於城中，額爲理宗親題，明正德間始移建於山間，現城中書院經後人修葺尙略存舊觀也。

縣城中有名「眠犬山」者，因歙縣地形似此而名。山下有一水名「文公」，色白如乳，香冽甘美，無與倫比。今日所稱之「眞紫陽書院」卽在此山上。尙有「烏聊」「太函」等山，亦都在城市中。前者上有東嶽廟及飛來鐘，每年二月二日香火極盛，「三國志」賀齊傳所稱「歙賊帥毛甘率高戶屯烏聊山」卽此。後者與聖廟相對立，上有「一棒雪」戲中主角，明吳華古（宦官）所寫的「天下文章」四字，餘有「風月堂」，「紫雲樓」（均建於宋）等址，已不可得而尋矣。

在縣南緣水下流，有名「歙浦」的地方，查省志不見其名，我因爲宋詩入方岳在此做過一首



極有名的詩，名爲「泊歙浦」的，故此次頗想去看看，後來沒有去成。茲將此詩摘錄於此，作爲自己對於已別的歙城表達一分依戀之情可也。方岳詩：

「此路難爲別，丹楓似去年；人行秋色裏，雁落客愁邊。霜月欲寒渚，江聲驚夜眠；孤城吹角處，獨立渺風煙。」

五月三十日寫於歙縣

俗諺說：「無徽不成市」，徽人在我國歷來商業地位上的重要，殆無可否認。但因我國前代人將商列入四民之末，故徽人在社會地位上似不大爲人所重視。「徽老頭」一詞總不及「蘇州才子」「南國佳人」的風雅，蓋意中已帶幾分輕蔑氣味也。我國向來大概都是賤商時多，孟子且譏商人爲「賤丈夫」，謂其「必登壘斷，左右望而罔市利」。當時以向商人徵稅，爲賤視他們的一種表示。漢朝且於徵賦外別有辱視的法令。漢書中如：「賈人不得衣絲乘車」，「重租稅以困辱之」。及「市井之子孫，不得仕宦爲吏」等令，都是極看不起商人的。直到宋時都是如此，宋史中說到商人「牟利數倍，財既傷聚，國用亦屈，請置常平市易司」，加以制裁，都於商人不利的。自元明與西洋市舶後，政府和社會纔逐漸重商，以至今日，漸成商業世界矣。

徽州一帶受山多田少的影響，民多棄農務商；更因多商的結果，人民氣質和社會風習都因之

變易，而與各地稍有涇渭之分了。第一點，商人大都是勞力少賈利多，而且錙銖必較的，故徽人多少亦難免稍染此種情性與氣質。據此間人說：本地農民多是客地來的，尤其東鄉一帶，幾無一人肯下田，他們坐享地主的清福，而由皖北江西各地人來耕種。同時本地人士有錢的多不願多消費，總之是不很豪放痛快，「一擲千金」的事，決不是徽州人所豔羨的，他們什九是「樸樸而誇蓄積」的安分百姓。第二點，因不肯勞力而民氣也變成畏縮懦怯，不很剛健爽爽了。據聞四鄉中惟南鄉入較犷悍，城區及東西北三鄉大都是馴善之徒，朱子的「新安道院記」中，說此間「人性過剛而喜鬥，君子務為高行奇節」之語，頗不盡然，想係古今民俗變易了。聞朱子產於閩地，一生僅來徽作客三次，或見聞未周亦難說也。

還有一點是關於風化的：聞徽州人因長年經商客地，加之以前交通阻塞不易回鄉，「商人重利輕別離」，婦人自難免幽怨之苦，故此間俗諺有「笑窈不笑娼」之語，此種風氣大概自古已然，我看到縣誌名宦一部中，說到宋朝李植的，有這樣的一段：「植高宗時知徽州，徽俗尚淫，植首以息邪說正人心為事」。可見當時所謂人心已不很正派了。縣誌烈女部分中，對於夫亡守節事大書特書，似以此為奇蹟，據說：自清初至道光間，歙縣計得烈女七千餘人。其他徽屬五縣則不以此數，如果拿各地的統計來作一比較倒也不無意義。

以上係據短時間的見聞所得，略將徽州的风香談了一點，下面再專論歙縣的社會雜況：歙縣每年田利所入，依豐年而言，約僅供全縣四月之需，若遇旱災，殆不足一兩月糧。南鄉多山，惟賴墾植林木，故每年木材一項，兼以黃山之松杉，產量很可觀。歙縣的三大產物，就是茶，墨與木材。此外小量特產，則尚有「歙硯」、香菸、梨、筍、珠蘭花等物；黃山方面除茶木外，則有葛粉、黃精、野朮、黃蓮等藥物。

「歙硯」久爲國中珍品，識者謂其品高於端硯，歷史已難稽考，只知兩唐時，歙縣已置有硯務局。宋歐陽修的硯譜中稱：「歙州龍尾溪石爲第三品」，但今日好古慕名之人，若求真正之歙硯，殆不可得，因近日坊間售品，最上者均係由黟縣青石製成（與山東紅硯齊名者），而真正之貴實則已絕跡，聞縣府小井中之底層石頭可用，亦久絕採製矣。此間硯肆近尚有數家，瀏覽一週，不待「可賞者」也。

「香菇」則徽屬六縣產量俱豐，味極香美，厚而多紋，可稱菇中之王。此間產「梨」可治病，不僅供「口福」而已也。「筍」之產量不多，但味甚香純，省志云：「歙縣開政山筍，甘香鮮美，獨異他種」。「珠蘭花」則以助茶味，（詳另篇）產量亦富。以上各物，每年輸出額當在五百萬元以上云。

此外徽州的名產，從前還有「藥材」，如白石英，白朮，菖蒲等物，（均見「本草」）。有「麻布」，（見「元和志」），有「白苧」，（見「九域記」），二者在唐宋時俱為貢品。再以外尚有蠶蠟，桐油，竹，漆，柿心，黑木，等物，均詳戴府志。

歙縣城鄉商店約一千三百餘家，營業數達六百三十萬元左右，城中約佔三四百家，此外深渡百餘家，岩寺八十，漁梁七十，及街口沿口各五六十家。水南王村各處各三四十家左右，就中以深渡營業為最大，年達二百萬元；城區尚居其次，約一百五十萬；此外各處各僅數十萬，最低僅十餘萬耳。漁梁市面，前居水路要地，計有大鹽棧大南貨店數家，凡績溪、太平、石埭、青陽各地商家，均批購於此，今則遠不如前矣。

歙縣街坊，略存古風，如胡開文墨莊，翰墨林硯店，以及出售絲羅絹品的手工業商店，（兼在坊口織絹者），都是舊式裝璜，古色古香，使人漫步其間，頗有悠然之感。

至於出外經商的本地人，則以營布茶雜貨等業為多，木漆二行為次。傳清時最盛的揚州鹽市，即係歙縣鮑姓一家專營，後此人遷居浙地，故外間不知其為歙人。迨南京知台陶澍將鹽歸入官賣後，揚州鹽商之名始成為歷史陳蹟。

五月三十一日發於歙縣

徽屬六縣的語言，每縣各自不同；甚至同一縣境內，各鄉之語調字音亦有變易。蓋皖南多山，徽屬尤在高山環繞之中，語言風習自因此隔離不通，時愈久而差別亦愈甚，聞六縣中惟績與歙，休與祁尚略可相通，餘縣均格柙而不相入，非以國語通開不可云，其語言系統，似在國內獨成一支，與他省方言各不相屬，其詳不得而知矣。

徽州之風土民情，有足補前之未足者，據清初休甯趙士吉的「寄園寄所寄」稱：「徽地瘠人稠，其田土所產，高於他郡；生其間者，不得不裹糲服賈，奔走四方，以謀衣食，故多僑居名都大邑者，天下之與吾徽人相接者，幾幾爲膏腴中人，遂使徽之孤寒士，不欲以徽人稱；不知深山窮谷中凍餓窮經，雖三公莫足易者，惟吾徽大有人在也」。此語自頗可信，因此種老儒宿彥，多自蒙童讀至老死，不肯一就舉業，亦不願足出鄉里，以求浮名，其遠離鄉里，遍佈各邑者則多係商賈，難怪外間只知有「徽州朝奉」了。

此間老前輩談到徽邑風俗之特點，謂頗有幾種爲他邑所不能及者：一、千丁之族，未常散處；二、千載之譜系，絲毫不紊；三、千年之塚，不動一杯土；四、主僕之嚴，歷數十世而不改。談到主僕之嚴，門閥之重，則「蘇談」一書中，頗有數語及此，據稱：「徽俗軍門族，凡僕隸之裔，雖貴顯故家，皆不與締姻，他里則否」，可作上述一語之旁證。

徽人對於風水之說，甚爲重視。此種堪輿家言，始於晉郭璞之「葬書」，後蔡元又加以增訂，卽成爲今日地理術家所用的寶符。徽人最信仰朱子，而朱又極信此術，謂其「可奪神功，回天命，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，莫此爲驗」云云，不知竟因此而風靡全邑也。「神史」亦謂：「風水之說，徽人尤重之，其平時構爭結訟，強半爲此。遂有僂民杜撰妖書，創製鬼印，蠱誘豪貪，以圖厚利，如是者數年，毒流縉紳之家殆盡。」此係述明萬曆間事，不知今日如何也。

還有一件徽州習俗，就是「闈新房」，此不獨徽邑爲然，國內各地殆俱有此風。其見於史書者，則自唐已然，據唐人書「懷秋集」稱：「婚期日，婦於庭拜舅姑，次謁夫之長屬，中外故舊，皆當婦禮，通謂之「客」，故有「拜客」之名，今代非親非舊，皆列坐而覲婦，覺其宜哉。」故清趙士吉說：「此種陋俗，自唐已然，不獨吾徽踵之也，余欲更變是風，故兒輩娶婦，入門時卽除此頽習，鄉人異之，近聞閩大家亦漸改矣」。其實今日仍宗唐風，絲毫未改也，我居此數日，卽有人約去觀新婦，謂識與不識，無不平等看待，惟新婦三日後始謝客云。

此外婦女纏足之風，徽邑亦極盛，歷代對此考證最精而反對最烈的，首推俞正燮（理初）的「癸已類稿」，俞氏卽徽屬人，殆自接耳濡刺激最深使然。據他說：此風盛於五代時，至宋元益甚，我看或以清代爲最盛，今日徽州所見三十歲以上之婦女蓋莫不足小如蓮也。

徽人雅俗之分甚顯，學者與朝奉，但問其音已約略可辨。此卽「顏氏家訓」所謂：「冠冕君子，南方爲優，閩里小人，北方爲愈。易服而與之談，南方庶人，數言可辨；隔垣而聽其語，北方朝野，終日難分。」之意，此語凡到過北方的人多能相信，因市井之夫，北人也很能文縷縷的，不似江南一帶的惡俗輕浮也。

六月四日草子休濟濟雲山嶺

一個地方流傳的故事，傳說，和神話，在民俗學的研究上，都居很重要的地位。因爲民俗學最注重民間生活，研究「故事」，則可以觀察其人物神鬼怪等的神奇性質，和其中所含的非常人格性，研究「傳說」，則可以拿它來和歷史作一比較，因其中的人物都是有姓名，世系，及其事情發生地點的；并且這些人在歷史上不但確有其人，而且多半是很知名的。至於研究「神話」，則更可以因此知道民間的信仰和民衆的感覺，總之三者都是極有學術價值的。

歙縣關於這一方面的材料極多，我僅以短時間的勾留，聞見的已經不少，此間一般民衆對於信仰的濃厚和虔誠，以及神靈巫術在此間傳佈之廣及其入人之深，均可從此窺其一斑了。

此間最早的傳說，是關於唐代許宣平的。許或確有其人，不過關於他的傳說，殆多半出於前人臆造，更經過歷代的增飾變遷，而益加複雜耳。「縣志」將他列入「仙釋」人物中，說自李白

訪之不遇後，再百餘年又見之於歙縣南山上了。明人的「雲谷臥餘」說：

「許隱居歙南陽城山上，善吟詩。李白訪之不遇，題詩庵壁而去，中有「我吟傳合詩，來訪仙人居。」之句。宣平歸見壁上詩，亦吟一首曰：「一池荷葉衣無盡，半畝黃精食有餘，又被人來尋討着，移庵不免更深居。」這時候大概還沒有成仙，詩也不甚高明。據說他最愛飲酒，醉時則歌。「唐詩類苑」也載有一首如下云：「負薪朝出賣，沽酒日西歸。路人莫問歸何地，穿白雲行入翠微。」此詩却很有仙氣，無半點烟火味了。清宋長白的「柳亭詩話」中，有一節談到「仙人詩」的，亦載有這首詩，不過尾句改爲「借問家何處，穿雲入翠微」，不知孰是。又載有其菴壁題詩曰：「隱居三十載，築室南山巔，靜夜玩明月，開朝領碧泉，樵人歌隴上，谷鳥戲岩前，樂矣不知老，都忘甲子年。」據云李白所見的也就是這首詩。此外當地人對他的傳說很多：

第一傳說他能「神遊」，「朝在徽州，暮則不知所去，來去自如得很的。第二說他還能懲妖，而其中尤以斬龍一事最爲家傳戶曉。據說當時徽州知府，一日偕眷渡練江，半渡時其妻墜金釵於江中，許君卽入水鑽尋，片刻重復上船時，則已變成龍妖的化身不是知府本人了。因模樣一如知府，無人覺察，從此就接印視事，一如原官，但後來終給許仙看出破綻來了。許人府誅妖時，龍便從視眼的水中隱身遁到江西去，許也不客氣的追了去，終於給他鎖到南昌井中去了。據說當時



妖問許君，何時可以出井？許說若井傍石柱開花時即可自由。後來清乾隆遊江南，這過南昌時，至井傍觀龍，將皇冠置之石柱上，妖以爲真的開花了，便想出井，不料雲端却現出一位關夫子來，橫刀躍馬以待，妖又給鎮壓住了，不得出來，纔對乾隆說：「看你二弟的面子，饒了你罷」。因爲乾隆就是劉玄德の後身也。當時乾隆就問雲端的關二爺說：「三弟現在那裏？問的是張翼德，關公稱在四川任總兵官。後來乾隆回京，就用十二道金牌召這位總兵晉京，總兵以爲闖了大禍，竟自殺了。這裏一個傳說轉變爲三數個情節互相聯繫的故事，頗可供民俗學者參考。

在傳說許宣平成仙處的南山，現有一井，井中魚，聽說多有四脚，同時能土樹棲息，捕食蟲鳥，變成兩棲類動物，也就是許超度它們的。對我談這事的人是清相國曹振鏞的後裔，爲學界中人，井謂若不置信，可親往一觀云。若然，則孟子認爲不可能的「緣木求魚」之語何成事實了。

再關於皖南第一大工程的「太平橋」，傳說亦多，茲舉其一：該橋現有十六洞門，據傳明時禁止全國的橋梁造雙數的洞門，單數則可，如違立須處死，故此間出資造橋的人，後來也是慘死的。據說此人爲一孀婦，守節達四五十年，故願於今世作一善舉，佑其來世成雙。當時因知此事（即造雙數的洞門）違禁而不敢爲，當時當地知府亦感行人過渡甚苦，願助成此舉，於是他就先去造一座有二十四根柱石的門樓，因爲「二十四柱」也是違禁的。樓成後，橋也開工了。後來

明洪武帝卽下令該知府自剝其皮，孀婦則於橋開工後卽自殺了。據說剝皮是必須他人來做的，故該官苦思不得其法，後遇一船夫，告以臥身醋中，皮能自脫，結果終給做成了。傳此皮前懸樓上，有人目覩，今已亡去矣。

此外歙縣西城外，有一五老峯，相傳此峯對於邑宰極爲不利，故官此者，非遇橫禍，卽遭譴遷，自「二十四柱樓」成後，纔給鎮住了。故邑人對此二物（橋與樓）的感情，完全人格化了。

離五老峯北去不遠，有飛布山，後漢書已見其名。據說岳武穆曾登山觀望風水，知此山有三十六個帝王窟，頗於一統的帝室有害，便禁令邑人勿葬墳此間，現此山仍爲禁地云。

還有一件故事，是關於徽州名人汪由敦的，（汪名師茗，官至吏部尙書，入直內庭達三十年。）據說乾隆一天偶然問大臣汪由敦：「爾清早上朝，先吃些甚麼點心？」他說：「不過雞子四枚而已。」乾隆大詫曰：「雞子一枚，需銀十兩，四枚則四十金矣！朕尙不敢如此奢侈，你太過。」汪才思甚敏，卽對曰：「外間所售，皆殘破不足供上用者，故以賤價得之，每枚只數十錢耳。」乾隆乃無語。若據實上陳，則得罪內庭人太多也。我年前北遊，曾在頤和園，見汪氏所鑿石碑及徽聯頗多，可見此君當時聲望頗隆。

六月九日寫于祁門

## 十七 「新安四寶」

從前南唐李後主，最愛用「歙州」的三件雅品：就是澄心堂的「紙」，李廷珪的「墨」，和龍尾石的「硯」，稱其冠絕天下，此三物從此就名貴一時了。（見「郡志」）

到了宋朝，因為宋理宗也是喜歡翰墨的，當時徽州貢品中就有「新安四寶」之稱，其中除「澄紙」「李墨」一如南唐外；尚有汪伯玄的「筆」，與舊坑石的「硯」，合而為四。而南唐的龍尾硯却不在內。（見「雲谷臥餘」）

茲先談現已絕跡的「龍尾硯」。據宋蘇易簡的「文房四譜」說：「今歙州山有石，俗謂之龍尾石，稍亞於端溪，若得實心巧匠就而琢之，貯水處圓轉如渦，絕可愛」。又唐侍讀的「硯譜」稱：「二十年前，頗見人用龍尾硯，求之江南，故老云，自南唐李氏亡後，石已不出，惟尚有傳至今者。及至景祐中，始得後主取石故處，其地本大溪也，常思水深，取石極難，後改其溪流，於是所得盡佳石，遂與端石並貴」云。據上二說，可見宋時此石尚未絕跡，不過沒有李後主那樣的人加以品題，外間就不大知道了。

關於宋代貢品「新安四寶」之一的舊坑石硯的出處及其採造經過，可看明人筆記「雲谷臥餘」，據稱：「舊坑在婺源縣羊閣嶺之盡頭處，兩水環繞其側，唐開元間，有獵人得石於其地，因以爲硯，自是歛硯名天下」云。又據同書稱：「舊坑縣石，爲世所貴，硯材之在石中，如木根之在土中，大小曲折悉如之。取者先剝去頑石，次得石爲硯材，但極粗礪。石之心最緊處爲「浪」，又出至溼處爲「絲」，又外爲「羅紋」，故舊坑古又名羅紋坑。」又云：「工人所謂硯寶，惟舊坑有之，蓋石之精吐出彩以爲絲也。惟取之不易，元時達官會令縣尹求硯，石盡山頽，壓死人乃已，今之不可復得宜也」。大概明以後此石即無人問鼎了。

現在再談宋「舊坑硯」與南唐「龍尾硯」實爲一物，不過名稱不同罷了。據「婺源志」稱：「龍尾山在婺源縣東，山石瑩潔，有羅紋爲硯，質比端溪，故又名羅紋山，又名硯山」。「雲谷臥餘」既稱羅紋即舊坑（見上段），此處又稱龍尾即羅紋，是則舊坑龍尾當係一山之異名。再則舊坑石硯出於婺源縣之羊閣嶺，而龍尾硯亦出於婺源縣東，可見本是一石，不過宋明異稱罷了。

以上乃專談明以前的歛硯，到了清代，歛硯已沒沒無聞了。當時徽州進貢大內的物品已僅餘「徽墨」「種，所謂「澄紙」「汪筆」，亦與歛硯相同，不見記載了。據清人「袖中錦」筆記稱：「監當，內酒，端硯，徽墨，洛陽花，肅州茶，蜀錦，定瓷，浙漆，吳紙，福州荔枝，溫州柑

，江陰河豚，金山鹹豉，江南士大夫，江西湖外長者，京師婦人，福建秀才，皆爲天下第一，他處雖效之終不及也」云，觀此可知當時徽州的紙與筆，當不及「端硯」「徽墨」的響亮了。

說到「徽墨」，則無不知有「胡開文」者，既到徽州，更不能不慕名而往觀，茲將參觀後的印象和墨的製作歷程，以至關於徽墨的種種掌故，合併一談，對於書畫家們和注意內地小工業的人或能感到一點興味也。

先談徽墨的歷史：據「方輿勝覽」說：「南唐時，有李超及其子廷珪，自易州南遷至歙，李後主嘗用其墨」云，這太簡單了一點。清中葉重修的「徽州府志」則記載較詳，據稱：「廷珪父子以歙地多松，故留造墨，宋時，徽州歲以「大龍鳳墨」千觔充貢，明代方於魯程大約皆稱其精妙，名著有「墨譜」行世，卽近歙休製墨，亦多佳者」云云。此中所謂「近製」，卽指清中葉而言。但李廷珪父子本來是姓「奚」的，這一點知道的人恐不多，明文震亨的「長物志」上說：「唐墨以奚廷珪爲第一，張遇第二，廷珪且賜國姓，今其墨幾與珍寶同價。」廷珪當時所做的墨，就是今日所稱的「松煙」一種；餘有「若煙」，「油煙」之類，均爲後人添創的新名，當時是沒有的。故此間墨莊中人亦自謂：「論製法之精練，今不及古；惟護金之美，靈壽之備，則古不如今」云。

關於李墨的品質式樣如何，今日知者絕稀，以著「茶錄」聞名的蔡君謨說：「李墨有劍香，圓餅，面多爲龍文，能削水，墜水底經月不壞。後至宣和間，其墨貴於黃金，蓋黃金可得，而此墨不可得也。」（見「文苑四史」）這真是前代極可寶貴的工藝品，現在失傳是很可惜的。

延珪以後，徽墨還是代有名家，列爲珍品。宋代以歙縣程君房方魯等所製墨爲最著，神宗極稱賞之。（見「物理小識」）此外尚有婺源（原亦徽屬之一縣）的戴彥衛吳滋二人，戴於紹興八年，作「復古殿」等墨，其墨樣係米元暉所畫，極爲名貴。臨終前曾以貢餘一墨贈米元暉，世罕其匹，故詩人吳可贈米氏詩，有「老去長懷雙脊龍」之句；雙脊龍，墨名也。吳滋所製墨當時曾經諸名人品題，曾於紹興年間設齋於新安郡（卽徽州），世稱其所造特佳云。（見「香奩餘聞」）同時的尚有汪中輪墨，汪因赴歙縣程君房處購最上頂烟，程識而不予，取其次者謂「君需此已足矣」，汪怒歸，窮工製成「務滋堂」墨，一時名墨，俱出其下，今皆失傳了。

明代徽墨貴品，詳見「帝京景物略」，不再贅錄。明末有「蒼佩寶墨」，卽今日「胡開元」的老店，胡墨有名於清，迄今不衰，國人知者已多了。

今日徽墨名家，外間惟習聞「胡開元」一名，但胡莊設在休甯，此間爲其分號。另外尚有一家名胡鑑齋，創設於明時，至今亦數百年，其名與胡開元不相上下，現歙縣城中僅此二家也。

（以前尚有「胡秀文」「胡學文」二家，現均已歇業）。

「胡開文」的店招爲會國藩所寫，字跡蒼勁可愛。「鑑瑩齋」則爲魯瑛先筆，據說是天下第一支名筆，當不足信。兩店陳列的品名類別，不下數百種，但大體不外「松烟」，「油烟」，「老烟」，「半烟」及「藥墨」五種。茲將上述各種墨之質量價格等依其品第高下順次分敘之：

第一種「松烟」，品格最貴，據云係黃山松木薰烟所製，普通的墨均須用膠汁凝成，此墨則否。其成分爲松烟五十兩墨十兩合製而成，價自每斤二元四角至十六元不等。其墨濃而無光。第二種「油烟」，即係猪油薰烟製成，成分爲膠水六十四兩，烟九十六兩，并冰片麝香二藥合融而成，松烟無膠，此則無墨，爲其特點，故色極清潤而不重濁，價自每斤二元至八元。第三種「老烟」，係由膠水七十二兩，烟五十兩，墨十二兩，并藥味合成，即通常所謂十二分烟四分墨製成者。價無高下，每斤現售一元一角。第四種「半烟」，顧名思義，即烟墨各半也。精確的成分係由膠墨各七十二兩，并烟二十兩合成，亦加冰麝二藥，價每斤五角六分。此外尙有一種「藥墨」，不作書畫之用，專以治病者，名爲「八寶五膽藥墨」，據云所謂五膽者，即「猪魚熊蛇猴狸」五膽；所謂八寶，即「珍珠瑪瑙珊瑚」等物，惟亦說說而已。除膽與寶外，更加冰片麝香等，共計七十二味藥合成，可去百病云。價每元計可得三錢，質甚小巧，全身描金，普通每顆僅重五分

，不到二角也。

大抵墨之貴賤，即依煙之多寡爲憑；而每一類別中，又依製工之精粗，及金箔香料之濃淡而分其高下。古人謂：「墨之妙用：質取其輕，煙取其清，嗅之無香，磨之無聲者爲佳。故晉唐宋元書畫，皆傳數百年，墨色如漆，神氣完好，此佳墨之效也」。此爲選墨及鑑別古書畫之最好參考。

關於墨之製法，我曾觀此間之製作廠，手續蓋頗繁複。大概最初須先造煙，其法以松油或豬油等燃以燈草，上覆一碗，以竹片夾之，架空倒懸於距燈光一二尺地，則煙自能上升凝於碗底。烟成後，第一步先行「舂墨」，如須用膠者，則煮膠合舂之。次爲「錘墨」，而後上秤分其斤兩，再用小錘細研後，纔下香料如冰麝等物。又上秤分成墨顆，始印入小模中。模分數百種，方圓多角者及雕鏤水山人物者，各依此而定。取出陰乾後，再細加磨錯。最後纔抹以墨油，使之光彩，描以金箔，使之悅目，一墨之成，均須費如許工夫，非目睹真不知此中實況也。

關於徽墨的營業狀況，自墨水鋼筆等流行後，已遠不及昔年科舉時代。加以近年洋烟輸入後，沿海各地墨莊，已多以低價之洋煙自製，不須再向徽地批購。而此間墨莊，反多自外地購洋煙以製中下等墨。據墨莊中人稱：松油二煙墨，絕不能參入洋烟；惟半烟等墨近已多以此代本烟，



亦可減輕成本云，墨工之衰於此可窺一二。聞昔日僅歙縣一地，每年營業額可達五六萬金，今則不足三萬，資本現每家約在萬元上下云。

關於古墨之精品，除李墨外適間多未提及，茲補說之。據晉人記載：除唐李廷珪外；宋代以宣和內府所製為最精，明時「宣德墨」尤貴稱一時，若以之臨摹古書畫，則真膺且使人不能辨。因膠色已退淨，僅存墨光也。古人用墨除重其質外，即對於製樣亦極考究，務取其雅，「長物志」謂：「墨中之朝官，魁星，寶瓶，墨珠諸式，即質佳亦不可用」，足見其選擇之苛。此外古代關於墨之類別，大體有南北之分。傳「北墨」彩青而淺，不和油蠟，故色淡而紋縐，謂之「蟬翅榻」；「南墨」用油蠟，故色純黑而有浮光，謂之「烏金榻」，惟今均已絕跡不得見矣。

除上述的文房四寶外，在明時。徽州的扇子，也頗有名。「長物志」說：「今之摺疊扇，古稱聚頭扇，展之盈尺，合之祇兩指許。川中蜀府，製以進御，有金鑲藤骨，面薄如輕綉者，最為貴重，徽杭亦有輕雅者」。惟今日似僅有杭州一地尚出雅扇，至於徽扇，則在此間街坊遍覓未得見也。此種摺扇，一說是明永樂時日本貢品，我國初加倣製，民間多嫌其嬌奇，不甚重視，故「客中閑集」說：「南方婦女，皆用團扇，惟妓女用撒扇，近良家婦女亦有用撒扇者，此可見風俗之日趨於薄也」云云。但我們這時候則只見此種摺扇而不多見團扇了。

## 十八 徽州的茶

徽州黃山的名產極多，而以茶與木材爲大宗。墨以黃山松木製煙而成者爲最貴，茶亦以黃山爲著（本地人指黃山爲西山），此外東北兩山產量亦豐，惟品質則遠不及黃山茶。

我於抵歙之次日，卽至城西五里地的琳村，參觀茶市及其製作廠，因前在宣城所觀者，僅爲茶行及茶店；此間則除此二者外尚有茶號，三者各有所區別。蓋茶行爲專事轉運販賣事業之茶商；茶號則爲製作茶葉之廠商；至茶店則與各地的相同，僅門售零茶而已。

本來皖南之最大茶場，爲屯溪與宣城二地，歙縣尙係後起者。近來因交通便捷，土產之茶已均由本地自製自銷，故年來茶業亦極爲發達，僅次於宣屯耳。我爲參觀製茶及窰花之種種情形，曾費了整半天的功夫，自覺頗多前所未見未聞者，故不妨一一記敘之：

歙縣茶的品名頗多，惟大體約分爲「毛峯」，「綠茶」，「烘青」三種，此三者中又分上中下各等，共計可得十餘類。紅茶多產於祁門，此間未加種植。外間所習聞之「珍眉」「貢熙」等名，亦卽毛峯綠茶中的一種；其餘或有無名號者，如最劣等的粗茶末，彼等卽名之爲「十三號末」

「是也。我國閩府志等書，見所載此間茶之品類頗詳，故擬詳詢，以資對照，但知者甚渺，類多不能詳舉其名，殊覺無法。例如方輿勝覽說：「徽州有勝金，嫩桑，化芝，來泉，先春，運合，英華等品；又有不及號者曰片茶」云云，僅最末一種今尙存其名，餘多不能詢查。府志謂：「茶之細者名雀舌，蓮心，金芽，出黃山郎源諸處，總名曰松蘿。」這幾種則今日還是有的。

關於茶之製法：綠茶與烘青稍異，前者繁而後者簡。茲先述製茶廠之組織：大抵每一茶號中，俱分爲風扇工，揀工，搥工及篩工四種。風扇工多由總工頭自兼，普通不另用工人。揀工則全由女子充任，人數最多，每一茶號自數十人至百數十人不等，由一男工頭加以監督和檢驗。搥工大概四五人至七八人，亦設有工頭。篩工人數略如搥工，不設工頭。津幫茶號中尙多一種焙工，約十餘人，（魯幫茶號不用）。此外如裝箱加蓋等事，則由各工兼任。

「烘青」因專銷國內，故製法較綠茶頗多出入，經營之茶號多屬山東人，因名「魯幫」。製法手續亦頗繁複：最初自茶戶處收茶後，先烘之以去濕；次以篩子十餘種，逐一加以細篩，因其粗細而別其等第；再則以蔑製筐搖撼了一道，再以文火烘乾，始付女工，揀其梗蒂子塊而去之；而後嘗以珠蘭花，再烘乾裝入錫包，納入木箱中，若細茶則於箱外再加篋篋，以上尙僅就大體情形而言，開烘、篩、揀三事，至少每種亦須三番手續，多則十餘次也。

綠茶製法。其與烘青最大之異點有二：一、不用「烘」而用「焙」，所謂「焙」，即以茶葉放在鐵鑊中，灶下燃以文火，由焙工用手搗以淘和，每一火房約設灶十餘具，分爲三五排，每排約置四錢，僅以二焙工分司之，因一工可兩手兼顧二灶也。其次綠茶與烘青的不同處，即前者不裝花朵，而後者例須簪花，因「烘青」專銷國內北方一帶，單純的茶葉而無香花點綴者，則非彼等所能嗜；「綠茶」專銷國外俄法英美及南洋羣島各地，故向不簪珠蘭花，此頗合我國古代茶道，東坡謂：「從來佳茗似佳人」，當如毛女麻姑，自然仙風道骨，不澁烟霞，何必桃臉柳腰自損芳姿乎。

次談茶價：綠茶因俄國近已自其國貨，烘青因國內的不景氣，兩者俱遠不如前。「毛峯」產量甚微，爲茶中貴品，吃得起的人更少了。「毛峯」約分上中下三等，上等價往年每擔可售二百圓以至三百圓，中等百六七十，下等百二三十圓；今年則上者僅等於往年中之價，中者僅百四五，下者已不及百元云。「綠茶」約分二種，上者往年每担約售七十圓，十者四五十圓；今則僅得五十與三十四五之數。「烘青」品質與綠茶約略相近，往年上者六十餘圓，下者四十；今則上者僅得四十，下者降至二十左右。總計琳村茶號五十餘家中，產量共達七千餘擔，（本地人謂之「條」），往年產額可達五六十萬元以上，今年預計將損失四成左右云。除琳村外，歙縣茶村

尚有漁梁一地及城區三五家，漁梁專製綠茶，即所謂「洋莊」，現有茶號七家，每年可產千餘担。

關於工資：總工頭係以季計，每季約百三四十圓；普通工頭每季百圓左右；揀茶的女工，每日作業時間約十小時，每小時可揀茶一「輪」，每輪依其技術高下分爲銅元六，八，十，三種，故上等工人一日可得一串，普通的當在六七十枚左右云。焙工則又不同，係以「香」計時，每日一工可做十八枝香，每香亦依其技術而分爲銅元十，十五，二十，三種。據工及飾工亦如工頭之論季計工資，前者每季七十元，後者約四十元。

珠蘭花價，每百兩時價爲七元餘，徽州六縣中，績縣村附近之十餘村產此，每年可產百餘萬兩，約可獲利萬元上下。

聞休歙兩縣每年產茶共約八萬擔，每擔茶捐一元，可抽收八萬元；績縣二縣合計不過千擔，僅得捐千元；祁門產茶約三萬箱，茶捐則按茶號茶棧茶戶分抽，合計約可收捐三萬元，統計五縣每年共收茶捐十二萬元云。

末了，須附帶提一筆的，近閱「徽州府志」，有數語似與前人記述稍異，志上說：「松蘿山在休甯縣，以多松名，非以茶名也」。但當地名士趙吉士則謂：「松蘿以茶名天下，實亦唯山頂

一片，香甘異於他產，餘皆冒名者」，則此處確產名茶，甚至尙有人冒名，不過數量很少就是了。希望將來修志的人加以注意纔好。

六月一日寫於屯溪

註：這篇題名「徽州的茶」，祁門紅茶，原應列入，惟因祁門遊記另有專篇記載，故放到那邊去了。

## 十九 歷史上的徽州名人

欲談徽州人物，恰如進名園采花，朵朵清香奇秀，使人無從下手，大概約略舉述，亦非萬言不能盡，遑論其詳。旅途間寫此種文字，真比記遊文多費十倍心力，遺漏的自必很多，惟盼有人給以補充。

徽州人才雖多，但歷代以來，偏產文人，在武功上有所建樹者較少，古代的名將如馮異，龔充，以至明朱元璋，徐達，清年龔亮，聶士成等，都是皖北一帶的人；皖南多文豪思想家，而以徽州六縣爲尤盛耳。

此間文風，蓋自宋以後始暢。如理學大家朱熹，和反理學的健將戴震，以至經學大師汪龍，趙繼序，金榜，江永。和朱派名儒陳櫟，趙東山，程大昌，大著作家俞正燮，汪師若，程廷祚，羅兩峯輩，無一非徽州人，亦無一非宋以後人，故窮本追源，朱子之功爲不可沒。茲先就「歙縣」一地人物記一大略，題名徽州，實僅指府城一地而言，其他各邑尙未列入也。（另詳徵屬各縣遊記中）

若依時代先後爲序，則應自漢代始。漢初有梅絹，因破秦有功，封過列侯。南北朝有程靈洗，是梁元帝時的名將，現在其舊宅尚在歙縣西鄉篁墩村。唐初有汪華，封爲越國公，本地關於他的傳說極多，以前徽屬六縣，以至宣城，杭州，金華，饒州等地都是他的領地，唐興，纔自動地奉送於唐了，現在休甯萬安鎮的古城岩，就是他的故宮。

宋有謝泌，太平興國進士，著有「古今類要」，會典會當時的四部圖書。同時的有呂文仲，是宋太宗時的外交家，曾出使過高麗。略遲有聶冠卿，也是外交家，出使契丹，爲時甚久，尤工詩，著有「斬春集」，楊億頗推重他的詩文。再遲則有中國地學權威作「方輿勝覽」的著者祝穆，他是朱熹的門弟子。紹定淳祐間有程元鳳，可說是歙縣最早的官至極品者，歷任至元宰，封爲吉國公，爲度宗時最得力的名臣。

元朝歙縣沒有什麼特出的人才，只出一詩人方回（虛谷），他編著的書最流行的就是「瀟齋筆隨」，此人斗方氣過重，靈性太缺，非真詩人也。還有一位經學家鄭玉，名著即「周易纂註」。到了明代，文學和武功上的人物都不很多，但朝貴却盛極一時，這原因我想除地靈人傑文風特秀以外，與明太祖本人也有相當的關係，因太祖在末成帝業前，曾以徽州爲其偏安之地，現在徽屬的萬安山，從前卽其行宮所在，故後來此山亦改名「萬歲」了。觀史籍記載，太祖後來對徽地



的懷竄之情狠深（詳另篇），故對徽人或亦愛屋及烏，特予優異也難說的，這是臆測而已。惟明初歙縣尚無秀出者，徽屬其他各縣則頗多耳。

明歙縣最早的貴顯，應推景泰時的禮部尚書楊彥謐。後有成化時進士洪遂，歷任監察御史，雲南巡撫，至工部尚書。再次至正德間有狀元唐舉，著作不甚知名。嘉靖時有殷正茂，官至兵部尚書，南戶部、南刑部各職。以上諸人都不大有文名。同時的還有汪道昆，當時聲名却狠盛，與王世貞並稱為天下兩司馬，因二人均仕兵部侍郎也。到了許國（亦同時），則成為今日歙人心目中所認為最大的人物了，若求一不知許國老的人，在此間恐找不到的，城中現尚留有他的「八脚碑坊」，（即四坊兩兩相對也），聞係破例的恩典云。許於萬曆間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，後進太子太傅，組閣計歷九年，權位之隆，一時無兩。萬曆時有洪文衡，官至大理少卿太常卿，亦無著作。還有一位程祖榮，據聞也曾為相國，但嘉慶統志歙縣部中不見其人，想係徽屬黟縣人了。

清代人才亦盛，順治中的吳綺，擅作徐庾體詩，海內珍之，著有「亭翠集」等書。乾隆間的名人曹文植，為二甲進士第一名，曾充四庫全書館總閱，並編「一統志」，「遼史」與「元史」等書，後官至武英殿總裁，戶部尚書。其子振鏞，更為貴顯，在鄉人心目中與明許國同為歙縣之最大人物，乾隆時任武英殿大學士。且曾「代君三月」，也算是半個皇帝，故本地人更引以為榮。

了。略後有汪承霖，乾隆時曾任兵部尙書。國治聞有潘世恩，爲同治狀元，官至大學士。以上多爲食肉之士，其中惟曹文植稍有文名耳。

清代歙縣大儒則有：一，汪龍，著有「毛詩異義」。二，程璠田，著「通藝錄」。三，凌廷堪（次中），撰有「禮經釋例」，「魏書音義」，「燕樂考源」等書，尤以「復禮」三篇，均發前人所未發，爲世推重。四，吳定，著有「周易集注」，「紫石泉山房文集」，「詩集」等，文集尤尤多論民間禮俗，頗可觀。此外尚有經學大師金榜，實用學說家程廷祚，以及程畫芬（恩澤），程魚門（晉芳），羅丙峯（聘），鮑覺生（桂星）諸人，因手頭無書，僅舉其名。清末狀元洪鈞，卽賽金花之夫，其祖先關係此間桂林村人，至其本人始遷寓蘇州云。

今日歙縣人才亦仍偏於文事，茲亦略舉外間較知名者數人於此：前輩中有皖省名宿現任通志館長江彤候，其次尙有陶知行，徐謙，葉元龍，吳景超，及畫家黃賓虹，汪采白，許士麒諸人。還有一位外間不甚知道的名士老翰林許承堯，長於書法，其家園名「小西湖」，頗有亭台之勝，離城約四十里地。

綜觀上述歷代賢豪，有如司馬遷宗元幹，無鄉曲之譽，而爲邦國所宗者，亦有如那隆祖元珍輩，僅爲鄉里推重，而終不足以傳世者，但歙縣人才，已可稱漪歙盛哉了。

前記歙縣人物，多偏於政治文學武功方面的人才；而於書畫音樂彫刻上的天才尙未道及，總覺似有所偏頗。本來此種材料較不易邊，在我國歷代正史及地方誌上，每將他們擯諸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外，不知其在民族文化上的地位，與名臣將相有同樣重要的地方。因特就正史方誌以外的雜書隨筆中，略加搜檢，以補地方誌之缺；此外歷代工于詩詞而名不見傳聞者，亦附記一二於此，因材料有限，故并徽屬全邑而談，不限歙縣一隅了。

明嘉靖間，徽州出一琵琶國手查八十，原名查薰，休甯人。歙縣名士汪道昆特爲之作傳，據云：「每彈則四座辟易，以爲神人」，其技術當已入化境了。「柳軒叢談」稱：「海內琵琶，惟儀揚稱最，張瞎子尤其翹楚，興動偶按譜作數弄，聞者無不歎絕，一時無有出其右者，吾邑查八十，尤工琵琶，行名在張之前」云。查在「休甯縣誌」上有傳，可謂藝人中之幸運者。

篆學圖書的人才，明時徽州亦盛，而尤以汪濤（夢龍）爲著。「嘯虹筆記」稱：「篆書多出於新安，爲他郡所不及，如休甯之汪夢龍山人，于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，無所不精，每寫一家，從不雜入他筆，大則一字方丈，小則徑寸千言，鐵筆之妙，包羅百家，前無古人。在楚曾以碎布蘸墨，書「岳陽樓」三字，字大徑丈，盡墨一缸，款爲「海陽汪濤書」，今樓雖屢改，而此匾

不能易也」云云。此外尚有王言（紫綸），據同書稱其「篆書出臣光之上，隸書直追中郎，至於行楷，各盡其妙」，殆亦不數出之人才。據休志稱，尚有「何震（長卿）」，工金石篆刻，海內圖書出長卿手者，爭傳寶之」，亦算一代名家。

歙縣有程穆倩（家），亦明代人，嘯虹筆記稱：「程工近體小詩，兼長四體書。銳意篆刻，所作印章，醇古蒼雅，一時篆家不可及。暮年所作，尤爲海內寶重」。後由其子程萬斯傳其技，今日都不易見及了。

此外關於這一方面，尚有徽州藝人，尚有朱修齡，休城人，仿漢銅生動入妙。劉衛卿，工古篆，技傳於趙時期汪以滂等，青出於藍。趙兼長書畫，汪尤工鐘鼎。又有胡日從（十竹）亦以精刻印章出名。

據李竺翁的「一家言」稱：當時有汪炳（虎文）者，徽州人，其兄爲中翰，精四體書，故虎文於書法特有家學；篆刻得朱修齡之祕，程穆倩自以爲海內無踰其技者，見程後亦歛服。關於穆倩，竺翁亦極推重，有「擔燈行一二歌贈之」。

徽州在明時尚出一團棋國手，據「柳軒叢談」稱：「徽州江君輔，工弈，稱國手。一時無出其右者」。又有蘇亦瞻，著「弈藪」一書，世頗重視云。

圖於畫，亦得數人，「稗史」稱：「元開化中有時儂，號晴川，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佳妙。同時有汪海雲，亦善畫，稍不及時，皆不失畫家矩度云。又「邑乘」稱：尚有「汪德初，工畫，能傾墨滯於絹，洗水筆而成畫。遇酒能以鼻飲，至數斗」。

無名詩人中，明歙縣有鄭作，為詩敏捷，一揮能作數十篇，李空峒曾招之至汴，其「方山集」中頗多佳句云。又有王山人，亦歙人，遊金陵時，貴人慕其詩名爭訪之，今且無人知矣。以上二則，均見「列朝詩話」。

關於歙縣的流寓人物，前未談及，茲補記其最著者四人於此：南北朝時的第一流名士羊欣任昉二人，俱曾為新安太守，欣在任十三年，樂此間山水，嘗謂「人生仕宦，至二千石斯可矣」，可見徽州亦有其迷人處。欣工書，得力於王獻之。據稗史稱：「羊欣年十二，王子敬甚愛之，欣夏月着新絹裙，晝寢時，子敬書其裙數幅而去，欣由此益進」云。任昉於齊朝天監中官新安。縣誌稱其卒時，惟有桃花米二十石，貧至無以為斂。鄉人依其遺言，以雜木為棺，浣舊衣為斂。任與謝朓同為梁竟陵王的八友之一，一代名人，清貧如許，古今同慨。宋時有李廌范成大二人均曾官於歙州，李工詩，在任時嘗以其所著詩刻於石上，其石本傳入禁中，太宗見之，驚為奇才，立召至京，擢其官職。范石湖則一代大家，舉世皆知了。

八日草于休甯海谷房

## 二十 屯溪散記

屯溪僅是休甯縣屬的一個市鎮，可是它却是徽屬六縣的商業中心地，除蕪湖外，皖南各縣貨物的出納聚散，都會萃於此。聞其每年輸入貨值總額可達八百餘萬元，而輸出額亦得七百餘萬元，其市況之繁盛，於此已可見一二。茲將其經濟商業種種，據調查所得先記其概況，關於本地的風光景色，亦并附於稿末。

皖南的特產，以茶與木材二項爲大宗，故此間最大的輸出品，亦推此二者。輸入以油鹽南貨等項爲最巨，聞每年進口鹽之總值，計達一百五十萬元以上，油與南貨二項共值一百二十三十萬元，此外紙烟消耗，亦占百萬元，殊足驚人。我所經的皖南各地中，未見吸烟者之普遍有如此間者，闊步街坊，所見婦女及未成年的童稚，亦多人手一烟，大概彼等皆新論語派中人也。除上述各物外，布疋洋貨及南廣貨等輸入亦可觀，前者年達九十萬元左右，後者約四十萬元；餘若煤油錫箔等項，各僅二三十萬。

關於商業狀況，因休甯全縣重要商店均設於此，同時又爲徽屬中心，故營業數量有爲一級城

市所不及者，全鎮大小商店共約三百餘家，（據二十四年營業稅局統計，僅二百五十七家）。而休甯城區，却僅及其半數。營業總額達三百六七十萬元，城區則僅及其什之一（三十六七萬元）。各業中除茶號外，以南貨廣貨二項占最高額；廣貨業全鎮共計三十餘家，每年營業約四五十萬元；南貨業（糧食油糖等）計二十餘家，營業可達二百餘萬元。茶莊中計分茶號，茶行，茶店數種；茶號以前會達七十餘家，今僅存三十家；茶行六七家，與前無異；茶藥店七八家，亦未有增減。茶市營業額，最盛時可得五六百萬元。惟此項茶市營業額不計入上述商行之中也。

商店中除南貨廣貨二業外，應推布業，共凡九家（三年前達十八家），營業額合計六十萬元，開盛時會達百餘萬元，農村消費力之衰退可以概見。餘如紙烟店，計十二家，土膏店六七家，錢莊二家，典當一家。銀行有中央，中國，中農，安徽地方銀行等，營業情況俱不很好，因自公路開闢後，屯溪已降而為不甚重要的商業區了。

此間客民雜居，土著的休甯人却讓步得很。即就商界而論，婺源夥縣的人約占十分之五以上（其中夥人又占其十之四），青陽約十之一，本地土著因多在滬漢各外埠營商，在此只占十之一耳。

關於小工業的，此間也有幾家製肥皂毛巾牙刷的工廠，只規模很小，全年產量不過二三千元

耳；餘若舊式工業，如榨油燒蜜等廠，則更不足道了。

末了，談到屯溪的風景，却是美麗的。我到此數日間，正是「一二初三四」的上弦月夜，晚上，在這裏的一條清麗如畫的溪水上，臨樓看月，真使人摩慮俱消。因為我住的「黃山飯店」，正傍水而居，所謂「水浸樓台夜月天」，景色實不能再好了。

屯溪的特點，可以說：是一個秀麗的鄉村，而無僻塞陋居之苦；是一個繁昌的市鎮，但有溪谷林樹之勝，而無都市塵濁之感，這樣的村邑，我以為在皖南各地中，是最適宜於久居的。

這裏的一條清溪，古名率口，清澈見底，晶晶如鏡，波色明淨，鱗浪層層。溪上自晨至晚，都有洗衣婦女沿溪羣集，使景色益顯生動。四望則山色如黛，鮮粲妍媚，如倩女之靨面掠髻。兩岸蓬船，約百餘艘，沿溪散泊，亦增美趣。總之，屯溪是一個可戀的有「人情」味的樂土，叫人走後不易忘懷。

六月十日寫于屯溪



## 二十一 戴東原的故鄉

離屯溪約五里地，有一村鎮叫作「隆阜」的，這就是清代樸學大師戴東原的故鄉。有人稱，戴氏那個時代爲我國的「文藝復興」時期，而戴氏就是此中巨擘，此語雖不甚切，但清代像他這樣的學者確實不多。故我抵此後，卽赴其故鄉瞻仰一番，同時尙擬搜尋一些外間不易得到的關於他的材料，更覺有去的必要。

到隆阜去的路上，沒有什麼特別可記的，只山水清麗一如皖南其他鄉村耳。半途過一戴氏宗祠，及一座破亭，便抵隆阜鎮上。這小鎮却有六七百戶人家，以產桃李著名的。市巷頗多，幽靜萬分，真適宜於閒居讀書的好地方。一條清溪，橫過村前，大概與屯溪是同一源流，還使得隆阜增了無限秀妍。鎮上有省立女子中學和附屬小學各一，我因人介紹，就找附小校長請作導遊，他是陶知行的好友，對於當地掌故熟識得狠。最先他帶我到戴氏的故宅去，這地方現已僅留有一圈殘垣，房舍早廢燬了，牆上有「戴東原先生讀書處」刻碑一方，現在這基地也屬諸別姓了。聞戴氏僅產一子，名中立，落拓潦倒，一貧如洗，戴氏遺留的藏書，俱因之散盡，遺著木版亦用以

代飲，最後竟至不留一物，無後而死了，今日此間的戴氏後人都非其嫡裔云。一代大儒身後遭際不免太可憐了。戴氏的先代都是經商，到了他纔棄商一意治學，在隆阜住的時間頗長，縣志說其「性特介，年三十餘，以諸生入都」，大概這時纔初離故鄉。他在入都之前，從未到徽州府城，去應過舉業，故人京時，雖年已三十，還是未補一樣的諸生。這在當時已算是介僻人的了。

從戴氏故園出來，即被導至「戴氏私立東原圖書館」去，這是他的族人捐資所建的，我滿望能見到戴氏的著述遺稿，及其手跡，至少以爲其生前曾經手批的藏書，總可得見一二冊，不料并此而不可得。棚中藏其已刊的著述：如「方言證疏」，「戴東原集」，及他人手鈔的戴氏著作：如「聲韻考」，「聲類表」，（註爲「戴氏遺書」之十四。）及「毛鄭詩改正」等書，都非氏之手跡。此外藏書多爲今日坊間刊行的，未見珍本。棚上懸有氏之遺像，作諸生裝束。（此像已由皖省立圖書館刊印流行），聞氏直至紀昀修「四庫」時，因儒書以外的三教九流雜書，除戴氏外無人能閱，以朝命召之入京時，纔送他一個「欽賜秀才」的功名，後在途中，又逐級進至「欽賜翰林院庶吉士」，因非此不能側身市朝編纂四庫也。縣志稱其於「乾隆二十七年舉鄉試，三十八年詔開「四庫館」，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，總裁薦震充纂修。四十年，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，賜同進士出身」云云，與當地傳聞不同，想當以後說爲然。

在東原圖書館，見到其同時人王昶作的戴氏墓誌銘，說到其遺著之未成書者數種，中有「水地記」七冊，「直隸河渠書」六十四冊，當時均寫藏於家，卽縣志亦未道及，於此可知戴氏晚年興趣，已集中於「輿地」之學。今日顧頡剛輩做的工作，（如「禹貢」雜誌等）亦卽承戴氏之遺緒也。墓誌并記其遺書凡二十種，文集六卷，其中較著者爲「考工圖記」，「尙書義考」，「儀禮考」，「說文方言」，「大戴禮記」，及「大學」「中庸」「孟子」三書的注解和疏證等，而「原善」「原象」二書，力闢老莊釋氏之說，使與六經孔孟不能亂，尤爲他人所不及云。

雖圖書館後，頗思一謁其墓園，據方君謂距此約十五里外，往返頗不便，始作罷。聞以前其墓溷沒無人能知其地，直到年前梁任公胡適之輩爲紀念戴氏誕生二百週年時，使人尋覓其墓，始在亂草中發現云。氏生於雍正元年十二月，卒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，（西歷一七二四年——一七七七年）年五十五。子一，無後。女一，許曲阜孔廣祇，氏之著作多爲其所校抄。戴氏在學術上的大貢獻：一在抨擊儀禮中最不近人情的地方，卽排斥情欲一點，謂其不欲做人，而欲做鬼；一在歷史眼光，考證方法，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學價值，爲我國近世哲學中興的鼻祖；此外對於文字音韻之學，亦爲當時漢學家中之大師，段玉裁輩均出其門下也。

六月十一日寫于屯溪

## 二十一 齊雲白嶽三日記

六月四日，（星期二）晴天朗日。晨起後，即整裝作白嶽齊雲之遊。因離開車時尚早，就在休甯旅邸中稍讀前人關於白嶽的記遊文字。我這次帶的只有「嘉慶一統志」，清趙吉士的一部「寄園寄所寄」，和「霞客遊記」三書，其中各有一小節涉及白嶽，閱後僅知白嶽是與黃山齊名的皖南二大名山，離休城約四十里。兩山屬於同一支脈。——「南嶺」由浙入皖的一脈，其經休甯黟縣交界處東起者為「白嶽山」；由此北行轉東入黟北，經休歙而起者則為「黃山」；再東行就是浙西的天目山了。

我於九時左右到休城北門外的公路車站，搭車抵「岩脚」，此處便是白嶽山麓。前人每以白嶽齊雲並稱或分寫，使人往往疑為二山，其實都在一處，不過將一山截為兩段，錫以異名而已。如「寄園寄所寄」稱：「白嶽山在城西三十里，高三百級，周三十五里，奇峯四起，絕壁斷崖，遊齊雲者必先登焉。」這分明說是兩山了。同時一統誌說：「白嶽山在縣西四十里。齊雲山在白嶽西北，高二百仞，中山峯有峻岩，憑梯而上，三面並絕壁秀峭，明嘉靖十一年，勅以岩為山，

程敏致有遊齊雲岩記」。在這兩段記載中可見其三點：一、白嶽非即齊雲。二、齊雲山前以岩名，三、里數兩書不符。（趙係據縣志錄下者）。第一點已如上述，不過是一個山給它兩個名稱就是；第二點當可無疑；第三點據我親歷後，知以縣誌說的三十里爲是，惟自休城至山頂，則適爲四十，因山路約十里也。

在岩脚午餐後，即準備上山，僱一役肩行囊相隨，兼作嚮導。過一長橋，數折後就是山麓，石級起點處立一大石碑，高約二丈，書「齊雲仙境」四字，從此上山，路陡石滑，頗感費力，久作都會人，大吃虧也。四里至「望仙亭」，雖高度已足與山巔平視，然距「仙境」則尙未及半。此間俗諺謂這一段路爲「九里十三亭」，現亭已只剩六個了。這四里山道左右，風景平俗，俱無勝蹟，再上去一段路纔覺別有天地，若從歧路而入，便爲「洞天福地」（詳後）。我從正路前進，石級又逐漸下降，至此纔見奇岩怪石，蟠擎撐柱，每隔十步，景色立異，愈行愈奇，而人力亦憊矣。略憩再行，過山間一石橋（名桃花橋），始抵一天門。見樓亭倚石壁而築，壁間有石罅洞開，可容三四人並行出入，大概此即所謂「天門」了。闕門下舊有石楠一株，大數十圍，今枯絕矣。從洞門進去，則見峭壁橫絕，聯岩如城，高約四五丈，成一半圓形，使人驚奇不置，同一石壁間，又截分爲四部分：第一曰「彌陀岩」，即密多岩，蓋取梵語「波羅密多」之義。次曰「觀

「普岩」，俗名「圓通岩」，有一鸚鵡石，石色濃綠，昂啄而擗尾，因以爲名。三曰「蓮花洞」，國內供羅漢，故又名羅漢洞，聞洞深達二十餘里，亦傳說之語，我僅進去二三丈即止。四曰「龍王岩」，岩上飛泉如雨，灑落岩下池中，泉名「珍珠簾」，池名「碧蓮」。以上四岩連互一片，其下多有殿宇佛像，明清遊人題碑頗多，明以前者都模糊不可辨了。石壁上有乾隆四十八年黃文輝題的詩，較他作俱勝，僅記其首四句爲「想見齊雲高，飛鳥猶股戰，初臨雙柳橋，再入桃花洞」，餘不復記憶矣。

自此再繞石級上升，見橋樓一座，架兩山間，上書「二天門」三字，更上又有「三天門」，此均後人湊造聊以備數就是，非天然石門也。縣誌亦無此二名，僅云在「桃花澗西近有石隄，方廣若門，曰天門」，即今所謂「一」天門的，餘無足數也。

過三天門再行，遙見寺殿房舍，傍岩石而築，連亘楸比，約達一里，均高聳雲霧中，有如海市蜃樓，使人似置身仙境。沿途至此，始見人烟。即由導者引至山市盡頭的「海谷房」，計自岩脚上山以後，已走十里山路，歷時約九十分鐘。是晚宿海谷寺。

翌日，半晴半陰，清晨，赤足出寺房，沿岩岸東行，山靜人寂，清氣遍佈大空，塵心與雲霧俱消。俯瞰遠近崖巒，如人新沐，精采畢露，時見竄竊朶朶，抹半峯間，令人興不可遏。猛憶今

日爲端陽重午，乃余之生辰，李商隱所謂「誓隨令節，採艾佳辰。」惟山中清苦，不得佳酒美脂，與相知者對酌，不免囊酸耳，吟戴復古詩：「榴花角黍門時新，今日誰家不酒樽，堪笑江湖阻風客，却隨畫艾上朱門。」感慨隨之，若易末二字爲「齊雲」，倒也不錯。是日僅越三天門，至二天門側，一覽「香爐峯」。峯獨立羣山間，巒然拔出蒼莽中，頂置一竹亭，有鐵索可攀援上昇，說者謂可望白嶽四景。

午，道觀中略治果饌，并雄黃酒，以慶佳節，此與幼時在故鄉所食者無異，惟古人端五似僅以菖蒲泛酒，未見有用雄黃者，如劉克莊詞：「泛幾盞菖蒲綠醕，兩兩龍舟爭競渡」；及戴復古詩：「自切菖蒲泛濁醪」是也。想起古人對於此節頗多雅事，而今多廢棄者，如：（一）以朱索五色印，作爲門戶飾物。（二）以雜絲結合歡索，纏手臂間，名之曰「長命縷」，「或五色縷」，王珪詩「臂繞雙條縷」句，卽指此。（三）爲端陽競渡，用以紀念屈原，因「傷其死，故舟楫以拯之」的意思，張說有「畫作飛鳧艇，雙雙競拂流」句。（四）爲吃糉子，故此日又名「解糉節」。（五）爲耍青，「日下舊聞」云：「都人以五月五日出遊爲耍青」，今人則僅知三月踏青也。（六）爲鬥草戲，卽章得象詩「五月看花憐並蒂，今朝鬥草得宜男」所說者。（七）爲採艾，懸之戶上。（八）採五時花，施之帳下。傅墨卿有「五時花向帳前施」詩，卽指此。餘如採糉

藥，取寶玉，剪鸞鵠舌等舉，古人亦多擇於是日去做，均足爲關心我國古代風俗者作一參考，因今日民間已漸失傳，故特記及。

午後至晚間，都在道觀中寫稿，昨日登山，累頓過甚，需將息也，夜仍宿谷中。

第三日晴天烈日。

這一日準備下山，決定盡一日之力，將山中勝蹟遍歷之。晨餐罷，出「海谷」向西南行，沿途市肆及道院鱗比，前者約達三四十家，後者計十一家。聞每年七八九三月香火極盛，遠近朝山者可達二三人，齊雲古諺有「茶銀四萬，錢糧四萬，香客四萬」之語，意謂休城產茶額與田賦額，等於每年香客之數也。我來時正在靜月，故全山遊客僅予一人，現山間商店及道院總計不到四十人，餘俱下山謀利去了。

走靈山市，便抵「眞武觀」，又名「玄天上素宮」，爲此間諸殿中建築最大香火最盛之處。宮祀玄天帝，爲明世宗（嘉靖）所勅建，聞世宗曾至此求子，祈禱有靈，而得崇禎，故建之以酬神。俗傳崇禎卽玄天帝化身，故明末十三年間，至此間朝山求神者都不很靈了。宮俗稱「新殿」，以與舊殿對稱。此外山間尚有宮殿九處，所祀均爲玄帝。據云此神日在齊雲，夜宿武當（在湖北），生於商紂時，到唐朝纔成仙，歷代以來，求者必應，因此白嶽纔成爲海內靈山。



宮後一峯突起，如屏倚天，即所謂「齊雲巖」，上刻「雲岩」二字，爲宋翰林程瑛所書，明世宗改之爲齊雲山。岩左有鼓峯，右有石鐘，正面又對香爐峯，氣象浩大。再前遙望，則一水如帶，迤邐山脚下，卽岩脚鎮也。自此西行，循石級上升，道傍經一道院，入院可觀「捨身岩」，就是普通的岩洞，不過略險些而已。出院再前行，迴旋山道，經「雲屏」而抵「玄殿」，卽俗所謂「舊殿」，創自宋寶慶間，爲齊雲諸殿中歷史最久者。殿凡三幢，倚岩而築，岩上有石刻「忠雨」，「玉壁」，「紫霄岩」等字。大約二三尺；又有「天下奇觀」，「東南名岳」等字，大更倍之。殿額名「玉虛闕」，聞其中佛像爲百鳥銜泥塑成，曾兩經火災，未損毫髮云。殿前有嘉靖丙辰眉山張景賢「登齊雲白岳次徐比部韻」石碑一方，詩雖不見佳，但寫景尙真切，姑錄之於下：「嵯峨白嶽倚長空，勢入層霄鳥道通。路接天門雲宛轉，崖懸晴瀑雨溟溟，香爐縹渺承朝露，金殿參差動曉風。東望太和應咫尺，更從何處問崆峒」。此外石壁刻詩尙多，均明末清初間物，惟字跡大都不易辨認了。

又走了數十步，遙望可見筆架似的山峯，一連五座，故叫作「五老峯」，又名「五鳳樓」，縣志說：「峯上有石人，呼之隱隱若有聲應」，因距離過遠，試之未見回聲。聞其西北尙有「沉香洞」，草木叢茸，蛇虎屈居其中，不能往也。「嘉慶」統志」中談齊雲山景至此卽止，似乎再

上去就沒有奇景了，其實全山最勝處還在後頭呢。

自此上山，愈陡愈險，頗費了點力纔登「獨峰岩」之巔，此處離地已三百仞，周凡十五里，俯視石壁千丈，令人阻戰；四望則方嶺雲回，奇峯霞舉，山下的人家房舍，溪谷田畝，都還看得清楚。俾天晴氣清時，可遙望休甯屯溪城鎮，此時霧重雲濃，不能見也。岩頂即「方臘寨」，宋徽宗時，清溪人方臘據此甚久，故名。宋書和水滸傳都說他後來是給梁山受招安的宋江一夥人打平了的，俗謂「方臘草王四百日」，大概在此只做了一年多的山寇，但其入人腦筋却很深，殆多因「水滸後傳」等書的渲染使然。我仔細考尋了一番，覺得以此作匪巢確是穩固萬分，上山沒有石級，僅鑿岩以通人，現在兩旁已設木欄，長達十丈上下，否則真不敢上去了，從前之險峻當與今無異。此種危岩，一人據守，就可敵千百人，何況前代武器簡單，欲以力勝，殆不可能，大概方臘是敗於糧食封鎖之厄，否則也不至立敗的。現在岩上已不見方臘遺蹟，聞尚有「方臘洞」，未得見也。

山行至此，已達盡境。在岩端農家喝茶稍憩，仍循原路回來，到海谷時日已近午了。飯後，老道送我幾張符籙，上有「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勅印之寶」等字，謂可避凶取吉，回來時可送老年人作爲禮物。午後仍向來時原路下山，過一天門後入一小徑，曲折以抵「洞天福地」，

此處亦爲一統志縣誌所未載者，聞爲山間十一道觀之一，大殿有「飛升古巖」大橫額，似謂真武在此成仙者，他觀亦莫不如此，殆亦「只此一家」之意耳。殿後爲「仙巖雲岩」。岩洞內有遷還仙人的肉身，外封以土，寫「真身內藏」四字，看後使人毛髮悚然，據「洞冥記」說：「張三豐，元朝名進士，氣節高尚，國變後棄官入道，爲呂純陽（洞賓）弟子，後自稱遼遼道人。」這裏却無附會之語，此人也許有的，只後來給人拾到神話中去了。又據王漁洋「書聊齋誌異」武技篇中稱：「拳勇之技，少林爲外家，武當張三豐爲內家。……」云云，則張氏又爲武當派之鼻祖矣。

出洞天福地，重見「望仙亭」，下山仍循來時原路，名爲十里，其實當僅七八里，便抵山脚了。在岩脚小飯莊略進點心，卽上軍回休城。三日山居，驟見城市，頗覺心喜，人間總勝於仙境，亦緣宿根太淺，不足以入道也。

六月十五日寫於黃山

## 二十三 休寧小紀

自屯溪西行三十里，便是休寧縣城，從前坐小蓬船逆流而上，至少需五六小時纔能到，現在公路已通，半小時左右就夠了。

休寧城內景况平常，如同我國其他各省的小縣城，亦有衙巷皇第，莊坊市肆，官民百貨，農工士役，在表面上要找一顯著特點是困難的，就我三日間觀察，只有一點也許是別處所不能及的：我來時係乘小汽車而至，車子從北門進城，一直達到東門的旅邸，途路全是石板大道，別的不說，單只汽車可以在城中橫衝直撞一端，大概是其他小縣城所少有的了。沿街的人家住宅，十九都是朱門大戶，高垣崇第，據說每一住宅中，庭院都曲折幽深，五六十間房子的還算是普通人家，尚有多至一二百間者，這是本地的風氣如此，並非真的需如許闊大第宅也。此外就是一般貧民，亦都住的瓦房木屋，如在北方一帶和京中常見的土牆茅舍，此間却不很有的。（註一）

關於當地風土習俗，我曾以客徵所見全來詢問久居此間的人，知道（一）弓足之風尙未盡絕，這裏三四十歲以上的人，依舊還以小足爲女子美的條件之一。（二）主僕制不但還存在，而且

界限之嚴，一如前代，所謂僕隸之膏，萬不能與貴顯締婚好。（三）婚喪等禮，亦仍沿清制，絲毫未改，這三者都是舊有的。今日社會因交通網伸入的影響，亦起了小小的變動：（一）爲離婚案件的增多，（二）爲農村婦女物質慾的加強，大都鄙棄土貨，喜用舶來品了。此外如風化之浮靡，和賭風之熾盛，亦爲此間社會的不良現象。

談到教育也落後得很，休寧全縣人口共計十八萬四千餘人，但今日在學兒童，還不到一萬人。公私立小學，據說也有一百餘所，其中縣立的佔二十三所，其餘都是私立的。教育經費的來源，除田賦，契稅，牙帖，牲畜，屠宰等附加捐外，尚有茶葉補助費，和書院學田的產租，學款的息金等項，確數不得而知。私立各校經費，則多由地方捐助，無定額。中等學校兩所：一爲省立第二中學，現改爲徽州中學，在萬安鎮上；一爲省立第四女中，現改名初級女中，在隆阜鎮上，這兩處我都去看過，校舍環境都很好，只學生程度聽說還很低。

休寧今日在政治地位上，爲居徽屬五縣（婺源已劃歸江西管轄）中心，省行政督察專員和保安司令，均駐此間，已代歙縣而成爲徽州首府了。休人氣質類多剛善而怯弱，畏官如虎，故司法案件，較他縣爲少，行政上一切進行措施，亦較少阻力。在官方看起來，他們可以說是模範的好百姓。

全縣農田，依舊日的清丈定額，計田地山塘，合折實田爲四千八百餘頃。（田賦現在每畝徵稅二角二分四，共得徵銀應爲十萬七千餘元，實收開僅七萬五千元左右，以上係民廿四年調查）農產品以稻糧爲主，年可產米八十萬石，此外以苞廬爲多，次爲豆麥，花生，芝麻等物，尚有葛精及雕花蘿蔔，產量較少。茶葉亦爲農家副產品之一，尤以北鄉一帶爲多，聞每年茶市，客商如鶩，茶行不下十數家。此間農民亦如別處，有自耕農與佃農之分，佃農又有將田轉租於人者，謂之租田，每畝約可收乾穀六斗，貧農無耕牛者，租牛時每頭年納乾穀二石於租戶，尚須負擔麥糞費。農村工資，不供膳每日五角，供膳半價。農民中以客民佔多數，懷甯人尤多云。此間林產有松杉木，栗樹，柞柳，樺樹，均可用爲造屋及製器具之需，產量尙豐。

工業中，全縣除毛巾，線襪，肥皂，草紙，等小工廠外，無大工業。工人除廠工外，尚有磚，木，石，竹，漆，茶，墨，羅盤，造粉，紡織，成衣等業。工資以磚木石爲最高，成衣業最低。

工藝品中以「墨」與「羅盤」爲最著。墨莊胡開文老店卽設在此間，創於清乾隆五十年，至今約百五十年歷史；休城尙有胡子卿墨莊，有李鴻章題字，與胡開文爲同一本家，出品亦頗著名。「羅盤」產於休甯城東五六里地之萬安鎮，爲全國唯一之羅經出產地，鎮上約有十餘家，店

名非「吳魯衡」(函記)，即「方秀水」，歷史俱在二百年以上。我曾至吳店參觀，據云此物用處約有三種；一作堪輿之用，如羅經方盤，羅經蓋盤等是；一作爲定方向之用，如指南針及上二種均可兼用；一用以定時刻，如用陽晷，牽線晷，日夜晷等是。每種中又分爲大小無數號，製工精妙絕倫，價目三角至二三元不等。其作爲堪輿風水之用的羅盤，又分爲二式：一名碇盆，爲唐楊布衣所創；一名蔣盆，爲明蔣大鴻所創，盆上均寫有十二時，二十四間，及六十甲子，惟紅黑之穿花不同而已。營業情形各店都已遠不如前，今日信堪輿者日少，加以公墓已遍及鄉邑，故銷路大減，極難維持云。此外小工業品：尙有黎陽村之藕粉，萬安之蚊烟香，及密聚，木炭，青螺等物，俱不甚著。

商業，以屯溪鎮爲中心，城中無大商店。在外經商者，向以當業爲多，可執全國該業之牛耳，今日各地當舖所用之「花字」，與切語口音，均仍宗休幫，近日甯波人已漸代休人而霸據當業，但一切習慣仍依休人舊傳也。(註二)

宗教信仰在此間極盛，齊雲山香市，每年朝香者多至三四萬人。城中有天主堂一所，屯溪新舊教堂俱一所，龍灣鎮天主教堂一所。僧道尼院，則隨處都有，大小寺觀計達五百餘所，總算可觀了。

清初的休甯名士趙吉士說：「徽，山有黃海白岳，水有練溪新安江，勳賢有程忠壯汪忠烈，正學有朱子以下，文章節義，自少微以及金正希，代不絕踵，而世矚目之曰徽人，曰朝奉，若而人者，非徽人朝奉耶？」感慨頗深。我作此稿，蓋亦仿趙氏「寄園寄所寄」遺意，使世人知徽州除朝奉外，固大有人在也。此處專論休甯一邑人物：

休甯建縣頗晚，兩漢時尚僅係歙縣之一鎮，至三國孫權始立爲海陽縣，隨改爲休甯，直至於今。論人物當自唐始，第一人爲吳少微，本歙人，後徙居休甯，長安中，與富嘉謨魏谷倚並負文詞，時稱「北京三傑」，當時海內文章，以徐庾爲宗，浮儷不競，獨少微嘉謨力反時尚，時人爭慕之，稱爲「吳富體」，卒有文集五卷。五代時文事武功俱無傑出人物，惟南唐查文徽、以工部尙書致仕，在政治上頗有所建樹。

宋代爲休甯人才最盛時期，尤以理學家爲多。眞宗時有查道，幼以詞名，後選準鹿其才，頗得寵召，與李虛已李行簡並侍講讀，有集二十卷行世。據稗史稱：查曾奉使高麗，在海上見美人魚，望奎拜首感戀而去云。宣和中有查安節（彥享），博洽經史，尤精於「易」。紹興初，任殿中侍御史，當時法令散佚，皆查所修，嘗成後高宗贊美備至，後官至吏部尙書，教文閣學士，卒



有文集三十卷，及「周易辨」。同時者有程大昌（秦之），紹興中進士，積官宣奉大夫，龍圖閣學士，證文簡，著有「禹貢圖論」，「毛詩辯正」，「考古編」，「易老通言」，「演繁露」，「易原」等書行於世，并會繪「山川地理圖」進呈。後人所建之休甯理學「九賢坊」，即以程居首。略後則有若庸（達原），咸淳間進士，傳朱子之學，歷主各書院山長，當時學者稱之爲勿齋先生，或徵菴先生，著有「性理字訓講義」，「太極圖說」，「近思錄註」等書。當時尙有吳儼（益恭），名不見「嘉慶一統志」，查氏爲紹興間進士，當時張雨軒曾以書告朱文公曰：「吳益恭忠義果斷，緩急可仗，未見其匹」，朱因薦之於朝，授廣南西路安撫，著有「竹洲集」三十卷，及「棣華小錄」，「尊己堂記」，朱文公甚稱道之。還有一位詞人程秘，字懷古，有「洛水詞」一卷，見「宋六十名家詞」。

元時有陳櫟（壽翁），發揚朱子學說，著有「四書發明」，「書傳纂修」，「禮記集義」等書。其徒倪士毅（仲宏），著有「四書輯釋」，「歷代帝王傳授圖說」等書，亦有名於時。

明有趙沔（子常），於諸經無不通貫，尤邃於春秋，著有「春秋集傳」十五卷，「左氏補註」十卷。洪武二年，詔修「元史」，書成不願仕，學者稱爲東山先生。同時尙有朱升（允升），太祖兵下徽州時，召預帷幄密議，後屢徵屢辭，大抵處學徵伐之議，多所贊劃，著作有「諸經旁

注」，「辭約義精」等書，以上程、若、吳、陳、倪、趙、朱七人俱爲休甯理學九賢人中物。

同時武功上名人有程國勝（休之），於明建國極有功，太祖兵下徽州時，署爲總管府先鋒，首破苗軍及長槍軍，又敗張士誠兵，所至皆捷。陳友諒入寇時，敵直犯太祖舟，賴國勝力救始出險，因以戰死，可謂明開國元勳。明神宗時有程敏政，爲大理寺卿兵部尙書程保之子，成化初進士，學問岐博，爲一時冠，官至禮部尙書，著有「新安文獻志」，「明文衡」，「宋紀靈終攷」等書，及「篁墩文集」九十餘卷，「列朝詩集」紀其事蹟甚詳。又有程隨，著有「新安學系錄」，不知是否一人。

明末亦得三名入：一程嘉燧（孟陽），精音律，工書畫，而詩尤精，世推爲松圓詩老，趙吉士謂：「孟陽實歙人，與余交最厚，而列朝詩集乃注休人，誤矣。」若然，則應改置於歙縣人物稿中。一爲汪偉（叔度），崇禎初進士，官至九江總督，明亡自經死。一爲金聲（正希），崇禎元年進士，文名振一時。明亡，京師陷，南京又破，聲起兵抗清師，分扼六嶺，各方響應，乃遣使通表唐王，授右都御史，總督諸路軍，乙酉九月被執不屈，死於江南，有文集時藝行世，世稱其文可與歸震川並駕海內，家珍戶誦云。現在徽人尙多有知金正希者。

清代休甯文人輩出，且多反理學健將，一掃腐儒氣習，使人有清新之感。第一人爲政治家吳

正治，順治間進士，官至禮部尙書，武英殿大學士，文名不著。同時有趙吉士（恆夫），順治舉人，官僅至給諫，文才極佳，藏書之富，爲當時京官所豎稱，著有「萬青閣全集」，並編有「寄園寄所寄」十二卷，後者雅俗共賞，至今流傳尙廣。雍正間有汪師者（由敦），以諸生充明史館纂修，後舉甲辰進士，歷官吏兵刑工各部尙書，軍機大臣，兼直南書房，贊奉命更定樂、章、祭器、鹵簿、輿街、朝會等儀制，著有詩文集各五十卷，兼工書法，爲學者楷模，卒諡文端，贈太子太師，入賢良祠。再次有戴震東原，爲休甯歷代以來第一大儒，其「孟子字義疏證」一書，表面談經學，實爲哲學名著，攻擊朱子一派理學，無微不至，詳見第二十一節。同時尙有汪承霈，由教子，以軍功歷官左都御史，兵部尙書，爲清初名醫之一。再遲有趙繼序，著「漢儒傳經記」，事跡不詳。同治間有吳紹正（則之），爲俞曲園弟子，四十八歲成進士，任蘭谿知縣，時俞正由杭赴閩，道經蘭谿，贈以詩云：「廿載論文舊友生，來聽此地好官聲，從知吏治無他術，祇與文竟一樣清。」因曲園以爲觀其文可知其人，前觀吳文，其清如水，故知其必能做好官也。

從前梁高祖贊美徽州景物，謂「新安大好山水」，其實也不過是看上了黃海白嶽而言，所謂「奇靈秀拔，在在而有」，則不免有點誇張。湯臨州詩：「欲議金銀氣，多從黃白遊，一生癡絕

處，無夢到徽州」，則因不能到徽州見見黃山白嶽，而露怨望之氣了。我看新安山水中，可與國內第一等名山水，若泰嶽，峨嵋，雁蕩，天台，及衡華嵩恆四嶽等並秀者，亦惟黃白二山耳，其他俱平平也；若論休甯一地山水，則除齊雲白嶽外，更無足言者。不過山水勝跡，亦半賴前代名人屐履渲染，而增佳趣，若依此而論，休甯尙非絕無足稱者。

關於齊雲白嶽之遊已詳前節，茲先記「古城岩」：岩在休甯縣東七里地之萬安嶺上，爲屯溪進城必經之路，此地舊名萬歲山，宋宣和中改爲萬安，上有宋州治舊基，三國吳時且曾作爲縣治，就是所謂「海陽廢縣」的。岩下石壁高丈餘，有宋朝昌宰鄒補之手書的「磨岩碑」三字。岩左有兩巨石，夾立如門，循門而上，又有兩石如鸞，作兩翼入洞狀，各見其後半體。據縣志稱：「岩巖有城，爲隋末汪華所築。」後人稱之爲「汪王故宮」，汪事蹟已詳徽州名人籍中。清趙吉士云：「昔越國公汪華王九州，起兵於此岩。山之下碧流如帶，余與村人約倡放生池，遊鱗萬計，不避遊人，樂矣哉斯邱乎，前後記見余之萬青閣集。」云云，現距趙作記時已二百餘年，池中遊鱗仍如舊。石壁上有董其昌書「魚樂園」三字，是明時已成魚園矣。池中魚有長至三四尺者，名爲池，其實乃一上通下達之大河，所謂「遊鱗萬計」，確非虛語，惟聞過兩端之長橋，魚即絕跡，頗不可解。相傳明太祖過徽州時，曾駐蹕古城岩，成大業後勅記榜文云：「神共助順。復名萬

歲山。」據邑人傳說，池中魚也是受太祖封過的，故從不肯過橋他徙云。

此間關於太祖的傳說，尙有數端：一、據說太祖過休甯古城岩時，正在大敗之際，當時敵軍追兵已近，太祖急避入岩下一石洞中，等到追兵過洞時，洞口已有層層蛛網結成，若久絕人跡者，因得免於難云。二、岩之南向山上，有古塔一座，太祖曾禱於塔前，祈詢來日建都之地，當時塔即斜向金陵而止，今塔尙在，且略向東北斜也。三、據「休甯舊志」載：「明太祖下徽州，卜兆於古城山汪公廟，獲第一籤，及得天下，命有司於每歲正月十八日致祭，開銷錢糧，至今不絕，現第一籤尙存梁間，以龜奉之」云。四、據趙吉士「寄園寄所寄」稱：「宋時有朝奉郎之官，太祖初定，徵民迎之者，皆自稱曰朝奉，太祖曰：『多勞汝朝奉的。』至今休歙猶沿其稱」云，這一段說到「徽州朝奉」的來歷頗趣。五、據同書稱：「太祖初至徽地，避雨於民屋門首曰：『爾民何不接簷？』民邀命，至今新安屋宇，門皆重簷。」此節有關建築，且近事實，值得一記。六、「湧幢小品」載：「明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，駐驛徽州時，曾御書一劄賜汪同，（文長不錄）末有『勿使我憂，途間親書不備。』等語，語極俚俗。上下款寫『寄書人朱某，樞密院判汪同閣下』。據小品說：『同子孫後實藏于家，程敏政會題一絕云：『午夜虹光燭斗寒，民欄驚得御書看，當時未定君臣禮，想見高皇創業難。』後此劄於成化甲辰燬於火」云。

我們今日到古城岩去，已見不到隋汪華和明太祖的遺跡了，惟亭台花木，像一名園，頗有足觀，這些大都是清中葉以後建造的。我沒有記其樓台名稱，只記得大小當在十餘座左右，其中以半亭爲最著。據縣誌說：「汪王故宮外有禪菴，萬歷間，邑令祝世祿建還古書院，後建中台閣，又東障建文筆峯，西建文昌閣，下有高山橋，依山爲樹，稱名勝焉」云云，現已多半燬塌了。前人詠古城岩的詩詞，頗少佳作，惟趙吉士的「岩山前後晚眺」五古二首尙佳，現存其集中。

休城北門外有松蘿山。在公路車站上可以見其雄姿。山離城十餘里，高一百六十仞，周十五里，以產茶松著名，曹學佺的「名勝志」稱其「山半石壁懸空，松蘿交映，有唐時松蘿菴在焉」。縣志說：「菴創於唐，遷於元，新建有大悲殿，寄蘿菴，並勝概也」。又此山俗呼「金佛山」，其茶產量極少，而擅名海內，就是專爲品味名茶，也應到山巔一行，我未曾去也。尙有「落石台」，在縣西南兩里地，舊名「斷石山」，爲宋呂大防所題，亦爲邑中勝跡。明張汝懋謂：「海陽多佳山水。如落石台更爲奇勝。」明袁中郎詩中有「雙溪分燕尾」句，卽指此處。離台不遠有「鳳凰山」，爲金聲讀書處，唐名人吳少微墓亦在此山上，登山可東望古城岩，南接落石台，西見齊雲，北則黃海天都，千朵芙蓉，灑灑雲表也。

## 晚 南 旅 行 記

休甯城中，絕少勝蹟，惟有一二私家園林，須經熟識者導遊纔能進去，公園聽說尙在計劃中

居民幾不得一遊散之地，較之宣城歙縣各地，不免相形見細了。

六月十六日寫於黃山

註一：自屯溪經隆阜，梅林，至潛埠，達萬安，而入休甯縣城，沿途房屋，都極縱深闊大。據傳明魏闕（忠賢）當國時，此間甲第連雲，嗣於洪楊之役，悉燬於兵火，現在石砌街道及宏敞的屋基，猶可見曩時盛況。

註二：徽州的菜也是聞名全國的，前漏而未記，茲補寫於此。徽幫廚子多係績溪人，最入口的有紅燒青魚尾，（即俗名拂水者），沙鍋，鮫魚湯，燒冬菇等菜。祁門的粉蒸肉和婺源粉蒸雞，亦馳名邇遐。聞徽州一帶溪流過急，產魚甚鮮，故有「魚籠雞鳳」之稱。徽人多嗜食醃汁鱸魚，魚多由沿江一帶運來，醃不過透，臭味甚重，俗稱「臭鮭魚」。另有一種叫作「毛茸腐」的，以茸腐藏置陰暗潮濕處，隔些時候便生白色菌毛，連毛加以油煎或炭灼，雜醬辣拌食之味，甚鮮美。以上二物，為徽人日常佐餐佳品，即饗客時亦上得菜棹也。

## 二十四 祁門雜志

從屯溪到祁門，計程一百四十公里，此間路面極壞，小車子也得走三小時。途間經萬安，休城，岩腳三地，以抵黟縣之魚亭鎮，又前行六十里，纔是祁門縣城，我們進城時已近中午了。

下車後第一件事須先找一宿地，這在此間却大成問題了，此種山鄉小城中是沒有名爲「旅館」這一物的，它們只有飯館，就在飯館中附設幾間房子，作爲來往客商的安頓處而已。我們找到了一個飯館，名爲「祁門第一」的，進去一看，烟霧濛濛，使人非成爲癩魚不可，後來找到一位「徽報」的本地記者，由他帶到一比較可住的新飯館，此事纔算解決了。

午飯後就出去奔走，一直到了晚間，會面的人物計有茶業公會主席，商會會長，縣長，教育科長，盜土商，茶號老板，黨部職員，男女教員，苦力，小商人，和書香世族的後裔；此外又到宋代詩人方秋崖先生（岳）的祠墓舊宅，和會國藩駐祁時的行轅臥室一觀，茲將見聞所得分段記錄之：

祁門爲皖南通江西之孔道，在軍事政治上之重要性，居徽屬各邑之冠。地勢高峻，狹而多山



，所以地學家劃爲閩越山地之一部。城在層峯疊嶂環抱之中，全縣除大洪、大北、小北三水的兩岸之間，有一線平原外，餘皆崇山峻嶺。縣城偏居東北境，溯昌江上流西岸，以前東西北三路交通都極阻塞，非登山越嶺不能行；惟西南路到江西的浮梁景德鎮一線，有水道可通，較爲便捷，現東路公路已成，西路到省城去的汽車道，亦在計劃興築中，遠非昔日可比了。

一個地方多山則人性重原魯樸，同時田利所入必不足以自給，祁門便是如此。據「淳熙新安志」載：「祁門人性椎魯，農十之三，依山而墾，數級不盈一畝，快利剝不得用，入甚薄，歲稔粉蕨葛以佐食，卽豐年穀入不能三之一，大抵庸人，資負戴。」天之虐待他們的總算苛刻了。這種地理上的不平等，古代如此，今日亦自不能有所變易。當時尙不知道利用山地種茶，田利既鮮收入，他們的生活便很艱難。「康熙府志」說：「大抵南人（南鄉）善操舟，北人務山植，西人勤樵採，他則行賈四方，恃子錢爲恆產，或春出冬歸，或數歲一歸，然知淺易，多不能累千萬。」當時祁門一般人民的生活苦况，可見一二，操舟，採樵，山植，和小本經營的人，其物質生活自然談不到舒適，故同書稱：「家居務儉嗇，茹淡操作，日再食或三食，食惟饘粥，客至不爲黍，不畜乘馬，不畜鸞鴛，貧窶數月不見魚肉。」這和今日的情形還是差不多，所不同者，不過吃米飯的人家稍稍增多而已。

至於婦女生活，更有爲我們江浙人所意想不到者：第一、她們能勤勞吃苦，不耐煩居；第二、她們能儉樸，不論平素或作客，很少塗施脂粉，聽說就是普通的肥皂，亦不大有人用，我在途間，亦未見有敷粉者，這是出於意料的事。第三、她們對於節操甚重視，較徽屬之休歙黟縣各地厚重得多，查考府志，所言亦多相類，如「山限壤隔，民不染他俗，女子貞潔不淫佚，雖飢歲不鬻妻子。」及「女人織木棉，同巷相縱橫紡，常及夜分，人謂婦功月得四十五日，勤而能貞。」云云，大概交通阻塞，尙未受外間風氣的薰染。聞今日婦女生活，除助耕種外，城中婦女多織綢縫衣，鄉間則多紡紗織布，幾無一人坐食閒居的。此間俗尙早婚，十四五歲論婚嫁的已算普通，甚有早至十一二齡者，據一女學教員談：其祖母嫁時，尙僅九歲，到十三歲時已生子云，令人咋舌不置。還有一不大合理的事，就是女年恆大於男，據云這樣可便於得子，此間寡婦特別地多，或許這也是一個原因，試想未成年的男孩子受了這樣的摧殘，不短命的纔算是例外呢。奇俗尙不止此，此間還有所謂「帶兒媳」者，以至德（卽秋浦）爲最盛行，而祁休黟縣亦染此風，我們通常儘知有所謂「童養媳」的，卽在兒子未成年前，先將聘定的媳婦迎在家中，以助操作；此則更進一步，在未有兒子以前，就討個媳婦養在家中等候，幸而有了兒子，這女孩子就算是他的了，若始終無子，則這女人亦非守節不成。

祁門人口，據民國二十年的戶口登記，統計全縣為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二人。其中男五萬二千二百〇三人，女四萬五千〇五十九人，惟據當地多數人談話，俱謂今日女多於男，且存以待考。居民中客籍甚多，當地土著僅占十之五六，客籍中尤以贛省的撫饒各屬，及本省安慶一帶為最夥，經商務農的都有，蓋一因距離甚近，再因此間地廣人稀，謀生較易云。

關於祁門人物，我在未到祁門之前，只知道有方岳汪克寬二先生，到了祁門之後，所知者仍不外此二人。考之史書誌籍，在「康熙府志」中有這樣的一段：「祁地山奇而峭，水激而冽，清淪之氣，融溢其中，故唐宋以來，君子好行禮讓，小入自安駢鑿。」這樣的環境，依理當可代產名人了。同書稱：「自唐以前，以武功著，其文不少概見，宋元以來，彬彬為東南鄰魯。」這也許不很確切，因在唐以前，尚無祁門之名，那時僅為黟縣一鎮而已，宋元以來，雖漸已成為彬彬多禮之鄉，但傑出人物終不多見。「淳熙新安志」說：「黃巢亂後，中原衣冠避地於此，俗益季久，宋興名臣輩出。」所謂名臣輩出，查閱縣志，費半日之力，還找不到一二人，不知何所據而言。至文學之士，誌書上說得也頗動聽，府志說：「宋元之時，理學大明，明嘉靖以來，比屋有才秀之士，文藻益盛。」可惜今日這些秀士都隨草木同朽，不得一可傳之人了。

茲先談談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地位の方汪二氏，再將當地人所目爲大人物的附記數人，末及流寓名人，或有遺漏，仍待補正。

祁門歷代最著名的文人應推方岳（巨山），其詩才有人認爲可與李杜並傳。但「生境遇極壞，在功業上無多建樹，縣誌稱其『七歲能詩，除省書左郎官，紹定間，中相試第一，成進士，歷知南康軍袁州各地，以丁大全賈似道諸人之阨，坎坷終身。』後來到了六十四歲時，纔不得意地回到故鄉，在城北的『荷嘉塢』地方著書終其餘年。著作有『秋崖小稿』八十三卷，及『重修南北史』一百七卷，見『安徽通志』，其最好的作品大概就是詩詞，我在『歙縣景物記』中曾錄其一，可觀一斑。『嘉慶一統志』稱其『詩主清新，工於鏤琢』，似非過評，因這樣又近乎詩匠了。『縣志』謂其『詩文四六，不用古律，以意爲之，語或天出。』却能道其長處。又『詞統』亦有一段說到他的：『祁門方秋崖工詞，『生辰值小除』一闕，尤爲洒脫，中有『今朝念九，明朝初一，單欠個秋崖生日；客中情緒，老天知道，這月不消三十』之句。』頗像一首白話詩。

我會到方氏讀書處荷嘉塢一遊，地方很幽靜，風景亦頗秀麗，現其舊宅已毀，惟有數十年前構的樓房三五幢，爲其後嗣住宅。樓前爲一大祠堂，祀氏及其子孫，堂中有明才子文徵明寫的『工部草堂』四字表額，據說方氏曾一度做過工部侍郎的。祠前有荷池一方，我來時正荷葉田田也

。嗣後小山上，卽其墓地，雜草沒人，頗不易上，因祁俗非清明不刈草的。墓碑上刻「宋勅葬吏部侍郎秋崖方公諱岳之墓」等字，爲清乾隆間重置者，此外不見其他遺跡。

元末明初間，有汪克寬（德輔），爲一史學大家。氏幼年時，多讀理學書，元泰定間，因會試見黜，乃棄科舉業，盡力於經學，著有「春秋經傳附錄纂疏」、「程朱傳義音考」，「集傳音義會通」，「禮經補逸」，「凡列考異」諸書，於春秋易詩禮道鑑都有所發明。元亡曾舉家避居深山，至明洪武二年，朝命聘之至京師，與宋濂同修「元史」，書成辭官還鄉，程敏政稱其爲「龍興史局布衣第一人」，趙吉士亦謂「環谷先生（其別號）以凡例考異，羽翼朱子綱目，令讀者豁然心目，洵稱史學功臣。」氏故鄉在南鄉桃墅村，其書房名「思復齋」，因途遠未能去看。

祁門前代政治上人物，唐有吳仁歡，因破賊有功，以當地入爲第一任祁門縣令。宋初有許遜，官至太常丞，及江南待御史，趙普狠器重他。明洪武間有康永韶，官至御史巡按及禮部右侍郎，因諳天文學，故又兼司欽天監。明末還有幾位殉國的忠臣。清代二百多年間，竟不得一可記之人，以至今日。有人因此歸咎於風水，如「懷秋集」稱：「祁門縣治形肖猴，前朝邑令江右人，遣城鎮之，猶聯發二解元，城有山，俗名猴腦，後令又以巨石作八卦形壓之，百餘年來，父老憤其破壞風水，欲易之未果也。」休甯亦有類似的傳說，謂城中之石版大道，卽係當時邑令（外地

人)用以鎮壓該地秀氣者，諒別地或亦多類此的傳說。

異地人物之曾客居祁門者，以岳武穆曾國藩二人爲最著。鄂王係於紹興元年二月間，因取道赴饒州，曾宿於祁門縣西之東松庵上，卽今之千佛庵。據邑老說：他曾在此題一碑記，文爲「自江陰起軍赴饒，與張招討(俊)會合。」末記「紹興改元之仲春」。「宋史」謂當時因李成圍江州，故命張俊討之，而以飛爲副云，大概他住祁門的時間很短。

曾國藩在祁門曾住了九個月，就以此爲與洪楊作戰之全軍大本營，當時形勢很危險，勝負之分尙無把握。邑志稱：「咸豐十年六月，曾國藩統軍駐節祁門。十一年於西門建調一座，北門一座。十一年三月離此赴東流。」以後就移駐安慶了。現其孺像尙存一座，建築之壘固，看起來較今日的還勝一籌。我曾至其當時的大本營敦仁里洪家一觀，屋宇軒敞，洞房深院，在祁門像這樣的好房子是很少的，大廳凡五六所，會爲當日曾氏會議見客審判之用，其臥室則在最深處之一小軒中，室方不及徑丈，木格紙窗，頗存古風，現爲洪家後人所居，現在洪氏尙爲祁邑首富，聞亦得力於曾氏的幫助居多。

關於祁門的山水勝景，因時促多半未遊，本地人所謂八景如下：(一)「雙橋夜月」，橫關江上，其一在新泰三元二門外，其一卽在我的寓處門前。(二)「祁山疊嶂」，在縣城東北。(

三)「桃峯夕照」，在西門外，開夕陽西下時，峯色盡紅。(四)「古塔凌雲」，在魁升閣後山巔上。(五)「閩江麗日」，江環城如帶，寬可十丈。(六)「日暮歸鷹」，在城東陀峯山上。(七)鳳泉清澈，在閩江下數百步，東岸即鳳凰山，山有寺及魁升閣，開乾隆遊此時，曾取泉水而飲。(八)「天開一線」，在城東青蘿寺後，明洪武兵敗時曾避其中云。餘若邑志所稱之「擁青樓」，「中山書堂」(汪克寬讀書處)等，因沒有看到不能詳記了。

祁門在唐以前本名「赤山鎮」，隸屬於黟縣，至唐永泰元年，草賊在此盤據，名之為「閩門縣」，二年賊平，纔改今名，故現在還有人叫它作「祁閩」的。城始建於唐，其基已不可攷，宋城周圍五里，至清曾濬生駐此時，始毀城以利作戰，今微屬六縣中，惟祁門是沒有城牆的。

城中街坊寥落，比較熱鬧的只有三條：名叫東街、十字街、和仁濟街。城內商店約一百二十餘家，若計小坊雜莊在內，亦不到三百家，其在商會會員冊上登記者，則僅八十家，中以布業雜貨居多，全年營業約在二百萬元左右；鄉鎮中以塔坊、澗口、閃裏等地為較繁盛，城鄉合計全年營業尚不足四百萬也。

此間因為產茶名區，故百業的榮枯，和農村經濟的舒困，全視茶市興衰為轉移。近年以來，

祁茶因國外銷路衰疲，加以印度爪哇紅茶的傾銷，茶市已一落千丈，祁縣特茶爲生者，當占十之八九，影響之巨，可想而知。據商家稱：往年紅茶下市，一般茶農多進城購置什物，各商店四五兩個月的營業所入，恆占全年營業總額的五分之三，但近年來茶業衰落，市塵亦呈現蕭條景象。

祁門農利本很貧薄，全縣山田共約二千四百頃，出產以不大值錢的玉蜀黍占其大半，餘爲油菜子，大小麥，及小量的穀米。本縣食米，往年俱由江西鄱陽湖運來，「淳熙新安志」謂：「祁水入鄱，此間以茗漆紙木行江西，仰其米以自給，」自古已然，近因公路可直達蕪湖，洋米進口也居其大半了。

此間特產，足以救濟全縣之貧乏者，惟賴「茶」與「瓷土」，而尤以茶居大宗，其品質之優，向居世界茶市首要地位。瓷土，又名白土，產東鄉石川一帶，爲瓷器上等材料，江西景德鎮鑄窯，大都仰賴於此，聞一切瓷器，若不雜以祁門白土，則質脆易碎，不能用。此物歷史甚早，宋神宗熙「新安誌」中已經提及，據稱「祁門土瘠民貧，所入無幾，多取給於水碓礱土」，蓋彼時尙未產茶也。今日瓷土產量，據瓷土商謂，全年出土計達二十五萬塊，約合一百萬斤，每萬斤成本爲三十餘元，每年售價可得一二萬元。除茶瓷外，其次爲木材、桐油、香蕪、藥材等物，產量



尙夥。

祁人在外經商者，較徽屬他邑爲少，卽出亦不願遠行，故以至江西饒州浮梁一帶者爲多，大抵係作瓷土工及設南貨舖者居多；在南昌者亦有一部分，多開茶葉店，運載行，及南貨舖；此外至上海湖北營報關行及南貨號者，則較上述各地尤少云。

末了尙有數事，足見祁門之僻塞者，城中無電報局，無錢莊與當舖，縣政府籌費全年開僅八千元，全縣公私立小學僅十五所，（均民國廿四年情形）上述幾點，或足爲都會人士增一見聞。

六月十七日寫於黃山

## 二十五 祁門紅茶

吾國茶產以安徽爲中心，其品質之佳，產量之多，名類之繁，都爲他省所不能及；而皖省中，又以祁門、六安爲最著。「六安茶」專銷國內各地，香味俱稱極品，惟製法煩而出品少，僅能供品賞不足以裕國富；「祁門紅茶」則與婺源種茶，同爲行銷海外的名產，今日祁茶之名，已無遠弗屆了。

祁門紅茶的歷史並不很早，查明朝「南京戶部志」國家歲貢「茶」部中，尙無祁門之名，其中關於皖省的僅謂：「六安州上南京禮部芽茶三百斤，廣德七十五斤，朗溪運平茶二十五斤。」又段一說：「成化三年，奏准南京供用庫歲用芽茶，坐派池州府二千斤，徽州府三千斤；葉茶徽州府二千斤，滁州二百斤，廣德三百斤。計天下貢茶共四千零二十二斤，而以建甯茶品爲最上。」（大概係指建德甯州二地），可見當時非但祁茶無名，卽安徽全省的茶產，在國內亦未占重要地位也。據說祁門以前向製青茶，大約始自清同治初年，當時每年產額，僅值十餘萬元；直至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，始有黟縣人來祁，設子莊於隘口，督同茶師製造紅茶，頗費苦心，茶成後

，初運銷漢口一帶，一般洋商都覺其香味較之「甯州紅茶」更勝，因之銷路大暢，以後仿製者日增，到光緒四年，茶號已有七八家，光緒八年間漸增至十餘家，今日則達一百四五十家了。

茶的種植，半賴地利，半屬人事，祁門土壤得天獨厚，依化學分析，多為砂質土壤，富於鐵酸鐵質等養分；加以地多崇山峻嶺，海拔極高，均最宜於種茶。此外如空氣濕潤，雲霧濃厚，使茶樹上部得到充分水分；地多几流，又多雨量，使之適於生長；尤以森林稠密，可以調節寒溫，遮蔽風日，防止天災，凡此種種，都非易得，宜其能馳譽中外也。

論祁茶產額：據前北京農商部第三次調查，總數為三萬八千五百餘担，民國三年祁門茶稅局統計，則為二萬二千四百餘担。民十九安徽建設廳調查，仍為此數。民廿一年皖省茶業改良所調查，計出口總額已減為三萬八千五百箱，每箱五十斤，則僅得一萬九千餘担了。民廿四年產量，亦約略相等。

全縣茶林面積，聞在三萬五千至四萬五千畝之間，以西南鄉為富，最著名的隘口之「雨前」，及閃里之「白毫」，都產西鄉。紅茶以外，尚有少數仿六安茶製法，名為「安茶」的，在兩廣一帶頗負盛名，產於南鄉。東北二鄉尚無貴品也。

關於祁茶的栽培法，亦探得一二：第一步須先「墾荒」，其步驟又分為砍柴，開掘，翻土，

整地四事。次爲「植種」，種子多爲當地茶園所產，於每年舊曆十月間採集後，埋於向陽地窖中，至翌年春季掘起播種。種時掘地成穴，直徑約一尺，每穴自六七顆至十餘顆，上覆以土，厚約三寸距離，行間相隔三四尺，株間二三尺。三爲「耕耘」，年約二次，於舊曆二月間茶將萌芽時，及八九月間結實時行之。四爲「施肥」，肥料多爲草木灰。茶餅及人糞，年施一二次，多在二三月與九十月間。五爲「剪枝」，此法向不大施行，故此間恆有一二十年的茶樹，從未修剪一次者，蓋一因不知其利，次因愛惜過甚使然。六爲「採摘」，新種茶樹，須四年後纔可開採，初採時僅摘春茶一次，留其小枝嫩芽以養樹勢，至第七年後，始成一精幹可用的壯樹了。茶中有「頭茶」「二茶」「三茶」之分，亦採摘先後之不同耳，前者採於清明至立夏前，隔二十天再採者爲二茶，繼採者則爲三茶，品質與價格亦因之大相懸殊。綜計每畝茶園的栽培費，約需三十八元左右。

紅茶製法，與前會記述的徽州綠茶烘青等，各有區別，約略言之。先後計分八項手續：（一）晒青，俟鮮葉在日光下晒成暗綠色，葉邊呈褐色，葉柄柔軟無彈性時爲適度。（二）揉捻，使茶汁外溢，片成爲緊細條葉而止。（三）發酵，將條葉盛木桶中，覆以濕布，再緊壓之，置日光下，使其色澤轉紅，質味加濃。（四）焙焙，普通多在日光下乾曬，約至五六成乾度便出售了。

。以上四項都由園戶去做，所謂「毛茶」是也。茶號購取毛茶後，仍須經過火力烘焙，謂之「打毛火」；至篩分時再烘一次，名爲「打老火」。(五)篩分，於毛茶經過老火後施行，茶篩約分十三四種，篩眼大小各自不同，惟相差甚微耳，如製茶五百箱，便需大小茶篩百餘隻。其步驟計分爲：一，「大茶間」，即篩分毛茶爲淨茶之第一處。二，「下身間」，即將第一處篩過的餘茶成爲淨茶之第二處。三，「昆子間」，即製作篩頭篩底的茶爲淨茶之處。上項茶工，每人每季工資伙食約二十四元，工作時期不到五十日。(六)揀別，純由女工担任，每季工作三星期，每人僅得工資六七元，供給伙食，其揀法與前述之綠茶烘青相同。(七)補火，因恐篩揀時難免有潮氣侵入，故於裝箱前再烘焙一次，使茶呈灰白色爲度。(八)官堆，即將各號篩分過的茶，分堆於官堆場上，以木耙細加翻梳，使之混合，流入軟籬中，再秤其分量，而後裝箱出售，庶各號莊之茶，不致有粗細不勻之弊。以上爲紅茶製造的大概情形，欲求其詳則非一二千字所能盡也。

祁茶裝璜，概用木箱，外糊花紙，紙上加印牌號茶名，箱內襯以鉛皮及毛邊紙，總計裝璜費，每百箱亦需九十餘元。

祁門茶號，近數年來，較前驟增，民十九年全縣僅九十餘家，二十年增至一百十四家，二十一年竟突增達一百八十二家，二十四年又減少至一百四十五家。其所以增減無定者，蓋因此間茶

商資本大半係每年茶市前臨時集股而成，其有固本資金者聞僅二三家耳。據熟識茶情者相告，當地人之設茶號，與別處之拔會近似，如有人能於茶市前，向親友或股實紳商籌集相當資金，即可開設茶號，而自任經理，薪金每季當可得四五百元，對於茶號整個營業的盈虧，類多置之不顧，萬一銷路疲滯，茶價衰跌，則結賬時自有股東負責，與彼無涉，祁門茶業之衰落及茶號之狂增，此亦一因。

關於茶號製茶經費，茲以頭號茶而論：計除茶山運費每箱（約四十五斤）需洋一百十餘元外；尚有本莊開支，子莊開支，房租器具，茶工，裝箱，稅捐，轉運，洋行及茶棧用費，貸金利息，附加捐（如教育，公安，慈善，同鄉會，公會等），以及雜支費各項，每箱共需三十九元上下，故合計每担當需洋百元，此係就製茶五百箱以上而言，若不及此數，則成本更重。

祁茶售價，在民二十一年間，每担曾達三百六十兩，為突破歷年紀錄之最高額；民二十二年已跌至二百二十兩，全縣虧折數約達五十四五萬元；二十三年則僅售二百一二十元。二十四年則僅二百元上下。探其衰落原因，主要者約有四點：一因成本昂貴而售價反低。二因銷路疲退，如英國政府重徵茶進口稅，每磅加徵四辨士，每担估計約合華幣二十五兩，與原有稅率合併，須付稅銀十五兩之鉅，其他各國銷數，亦遠不如前。三因茶號激增，原因已略如前述，園戶中因

此遂以奇貨可居，爭求著價，茶號又因不必自出資本，不惜放盤搶買，終至成本益大，虧折亦愈巨。四因洋商操縱，蓋葉茶貿易，不能直接運銷海外，以至盤價全操諸西人掌握，故號使每年產額全數銷盡，也不得不以土貨率呈於旅華外商，於茶農茶號所獲正復有限。此外茶農本身，只知墨守成法，於栽培製造諸端，從未稍事改良，以致產量與品質，都只有退無進，亦為祁茶失敗之處。今後補救辦法：惟有使栽培科學化，以增加生產；製造機械化，以減輕成本；販賣合作化，以避免商人盤剝，則祁門紅茶的前途尚非絕無希望者，否則難免不如湖、甯、溫各地紅茶之一蹶不振也。

關於紅茶銷路，以前均以漢口為中心地，民九以後，漢地茶市衰落，遂移至上。祁茶運出，係先由昌河經江西景德鎮，以至贛州，再由大輪出鄱陽而達九江，運漢或運滬均由此分道。二十四年公路通車後，已有一部分經屯溪自杭至滬，及自宣城經杭赴滬了。

皖省茶稅，在清時原分皖南皖北兩總局，皖南設在屯溪，祁門則設一分局，民國後各自分立。南茶行銷外省者，每百斤徵稅二元二角五分，本省徵稅二元，洋莊者每百斤徵洋一元一角餘。裁厘後，改設茶類營業稅，茶稅除照千分之五抽稅外，尚有當地之教育、防務、慈善等附加捐，及臨時種種特捐，故茶號負擔亦頗不輕。祁門教育經費，幾全視茶業興衰為轉移，以前每年可收

茶捐九千元，近年來已不到六千元，故各小學多有提前放假以節開支者。

總之祁茶榮萎不但關係全祁人民生活，且影響國家對外貿易，我國的三大輸出品中，絲已日趨沒落，無可轉迴，惟茶尙未至絕境，必須急圖挽救。近有中茶公司成立，對於皖茶的改進和運銷都正在積極努力中，當不失爲衰落中的皖南茶業之一福音。

六月廿二日寄自太平。



## 二十六 祁黟道上

因遊祁門之便，使我有機會能到世外桃源的黟縣去，實爲此行一大快事。從祁門到黟縣，循大路走，計程九十華里，中間必須經過黟縣一個最大的鎮市「漁亭」，汽車到此，須下車改乘轎子，纔能到黟城。漁亭市况頗盛，「寰宇記」說：「每歲江西魚船至祁門縣，捨舟登陸，止於魚亭山東水次，故名。」大概此處之成爲一大市鎮，已非今日始然。

自漁亭到黟城，相距三十華里，這一段路上風景之秀，無可言說，沿途坡嶺起伏，夾岸溪流映帶，傾崖返捍，巨石臨危，轎子頓曲而上，又復奔騰而下，萬千奇景，都在眼前流過，深幸公路未通，否則必不能享此眼福了。有人說：「欲令旅行有味，乘汽車不如馬車，馬車不如騎馬，騎馬又不如徒步，蓋沿途所得與旅行享樂適成反比也」，信然。

途行不到十里，過一嶺名「桃源洞」，古名「小桃源」，又名「誰賞谷」，縣誌稱：「小桃源在黟縣西北，昔有樵者入山，行數里至一穴，豁然洞曠，中有十餘家，云是秦人避理於此」，與陶淵明在「桃花源記」上說的頗相似，是見我國的世外桃源不止一處。「寰宇記」說：「黟縣

北緣嶺行，得醴貴谷，易土入山，至一斜穴，廓然周三十里，云是秦人入此避地，醴一作樵。

李白詩：『黟縣小桃源，烟霞百里間，地多靈草木，人尚古衣冠』，即指此處而言。「方輿勝覽」說：『樵貴谷至今有數十家，同爲一村，或謂之小桃源，』蓋同地而異名耳。我在此找了好久，不得其洞，僅見一庵名『紫竹』，上供神像，殊無意味，想起唐韓冬郎的『欲去』詩：『惆悵桃源路，惟教少寐知』，及曹唐的『小遊仙詩』：『細擊桃花擲流冰，更無言語倚彤雲』句，心中不覺飄飄然。

再前行數里，景物更見峭秀，途過『潯陽台』，一名『釣台』。「方輿勝覽說」：『台在黟縣南十八里，相傳李太白嘗釣於此。』查李白詩中有：『磨礪石嶺墨，潯陽釣赤魚，靄峯尖似筆，堪畫不堪書』一絕，『靄峯』在黟縣甯鄉，縣志說：『靄峯在黟縣南十五里，孤峭如削，明統志謂上有五色雲，望之靄然故名。』則李白之曾遊此地，當無足疑。

自此再行十數里，便見黟縣城牆，近城見二牌坊，其一較尋常所見者闊大四五倍，當係明代物，古時建築之美，殊足使人企慕。進城後，彌目新奇，如重回到十多年前的故鄉，尋事物物，都存古風，沿街所見婦女，絕無短髮旗袍者，次則花綠短衫大紅裙子，髮則髮髻鑽花，或長辮垂肩，脚則短小，耳則翠環，俱與記憶中兒時所見者無異。此行已經之十多城邑中，只此處未通公

路，故想着純粹中國本位的風習文物，亦只有到此種地方纔能見到，今日此間百般禮俗，都仍守清制也。

城市中街備兩三條，我們乘輿而過，途人無不側目，如海京伯馬戲班之到上海，萬人爭看奇獸也。最後到了蔚文小學校，作為寄寓地，因城中尙未有旅舍客寓之類，僅一二小飯館，設幾床板鋪，給輿夫行役憩宿而已。我們在郝門出發時，幸得一教育輔導員同行來影，纔有像樣的房子可住，山鄉僻地，行旅之不便此亦一端。近午出去看看市況，并找一菜館午膳，纔知城中尙無菜館，僅有麵館四五家，據說若預先定菜，當可代備一二味；至人家喜慶宴客，則多係臨時雇廚子到家中做菜，非若外地之由館子包辦的。

此間風土特點頗多，茲先將目擊者記其一端：我在途中見婦人少女，莫不耳穿銀環，細察其環端之長鈞，有向裏向外之別，歸詢諸人，纔知環鈞向外者，即妻明為寡婦，且立誓終身不嫁了；其環鈞向耳後者，通常婦女都如此，若為寡婦，則表明不願獨守空閨，不知他邑有無此風。聞鄆邑妻孀、寡婦願否再嫁，可於其夫亡時束腰之繩帶上辨別之，蓋願嫁者必繫繩線，否則束以麻草，以示區別。

六月廿四日寄自石城

## 二十七 黟城掇瑣

黟縣城市景况和甯國績溪約略相似，所謂繁盛的街坊，只有二段，商店也都是小型的，如屯溪歙縣一帶所見的大洋貨店和綢緞莊，此間是沒有的。居民消費慾很有限，衣著服飾都不趨時，脂粉香水未見流行，純粹還保留中國本位的文物之美，皖南城邑中像這樣天質樸素未沾外俗者，我未之前見也。

全縣居民約僅七萬人，女多於男。閩安徽全省地圖，黟縣介於祁門休甯太平三縣間，簡直小得可憐，大概在皖省中應推為面積最小的縣城了。有人說皖北的五河縣較它還小，大概相差當很有限。此間民情純良和善，頗覺可親，衣食都足自給，可稱皖南僅有的和平安樂之鄉。大抵居民中十之八九，多到各地經商，家中僅剩下女流童孩，她們或僱客民耕種，或親身下田，故普通人家，都兼有農商兩項收入，自少匱乏之憂。

皖南旅行記

因男子多遠出經商，民間住宅中往往毗連數家，不見一少男壯丁，我曾訪問數家，如俞理初氏族人等，都係女流出來應客，使人如入鏡花緣中的某一王國去了。一天，我和一營長閒談，據

說初抵此間時，邑人延之至一大紳第宅中寄居，款接殷勤，如素識的親友，每日自早至晚，其家中女輩時相過往閒談，窮鄉僻邑，風化闢放有如歐美迪都大邑，真爲之驚奇不置云。後與各方人物談及俗尚，僉謂此間確較他處有些不同，若丈夫遠出數載，妻子懷孕得子，一般習慣似可無須隱諱，亦有宴飲慶賀者，卽異日夫婿歸來，仍視同已出者無異云。我以此種風俗爲順應環境計，似亦無可非議，否則這種縣份人口的生產率與死亡率必難均衡。

城中居民約六七千人，客籍寄居者占其三四。縣城倚新安江上游的白鶴水而建，市鎮中除漁亭外，餘俱不上百戶人家，以南鄉的拍溪，和東鄉的西遞爲較繁盛。本縣交通，以前四面都是羊腸鳥道，完全閉守在山嶺深谷之中，歷代無傑出人才，這亦爲主要原因。近來公路已通到漁亭，離縣城僅三十里地，將見此溫璞如玉的一塊乾淨土，不數年必受外來俗尚的浸蝕，而與一般交通便捷的惡俗城市同化了。

黟縣無特出物產，稻糧外，以茶爲大宗，每年輸至屯溪茶市銷售，惟產量甚微，年不滿萬斤，在徽屬各縣中算最寒酸的了。

教育亦不足道，城中有完全小學兩所，據說城鄉小學校共計二十八所，城區占其五，鄉間二十三校中，僅一完全小學，教育經費年約八千餘元，以田畝附加捐居其大半云。

此間山水，在「祁黟道上」一文中，曾記數處，俞理初的「癸巳類稿」中有「黟縣山水記」一篇，俞係本地大著作家，此記關係分日出遊，歸輒書之，非一時所作也，篋中無此書，不能略引一二。據我所知，在縣南十餘里地有「墨嶺」，山出石墨，故縣名「黟」字，從多從黑，即因此。縣西十里有「林隱山」，三國時吳將賀齊會在此破賊。勝蹟則有「廣安寺」，爲梁時所建，初名永樂寺，宋改今名，餘不得而知矣。聞黟縣鄉間，處處都有佳山水，尤以南屏西溪二地爲最秀麗，惜老夫脚力太差耳。

此次頗想搜羅一點俞理初氏的寸緒隻字，因勾留時間太促，終未如願，臨行時只買了三樣黟縣著名的小手藝品：紙傘、綢花、蚊煙香而已。

六月二十五日寫於石埭

黟縣的人口、面積、賦稅三方面，在安徽全省中都比不上別的縣份，加以在政治地位上也不占優勢，故歷來列爲戊等縣，現在縣級改爲甲乙丙三種，黟縣仍爲最起碼的丙等縣之一。但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它既屬我國境內疆域之一地，自不能因其藐小而忽視之，我却正因其爲皖省最小的縣份，反而特別加以注意的。黟縣面積，全縣僅二千零五十方里，僅及皖北的合肥阜陽等縣十分之一上下，縣境東西相距只六十五華里，南北八十五華里，真配不上作一個縣城。論人口，男

女共僅六萬零八百十六人，不及南京市的十五分之一。農田僅十萬零九十七畝，因境內多山，故人口雖不多，而產米尚不足以自給，計農田中，稻田僅有六萬畝，每年約得米六萬担，全縣至少年需米十二萬担，不足之數，多賴鄰縣休甯太平等處供給，以前江西進口米亦可觀。近經匪患，來源已絕矣。除產米外，此間殆無其他重要農產品可述。僅玉米（即玉蜀黍），年可產三萬担，及黃豆六千餘担，此二物都僅作當地居民食用，不能外銷。農家副產品中，尚有菜籽，年產約八千担，亦不足當地之用。茶在此不算特產，品質劣而產量微，每年約產五千担，外銷者不及千担，因本地人嗜茶，喝不來自開水也。

黟縣的特產，據說比較大量的，只有木材一項：一為白杉木，每年約產萬餘噸，多運至杭州一帶銷售；一為松木板，每年約產十萬片，每片重十七斤，亦運杭出賣。此外高粱酒年產約五千担，可輸出半數，表心紙圓萬餘担，向無外銷。惟此間各鄉竹產頗豐，以後交通便捷，製紙業必可發達。土產中尚有香菇，每年可收二百餘担，多運銷滬上。皮油年產約二千塊（每塊重七十五斤），青油一千担，此外都不足記了。

黟縣市鎮只有漁亭一地，其他都只是村寨而已。漁亭因為是祁黟兩縣的關戶，貨物聚散集中之地，故市況還過得去，全鎮大小商店約四五十家，小貨舖二三十家；其中廣貨、布匹、木炭、

米油雜貨，各業都有。輸入品中洋貨與京廣貨進口數，年達二十萬元，由此再運銷祁縣城鄉各地。綢緞布疋統計年約銷百萬元，運銷祁內者占六十萬元，漁亭十五萬元，餘散銷縣各處。洋油輸入年約萬餘箱，祁門銷七千箱。紙燭約二千箱，祁門占其半數。麵粉約二萬包。以上各物多來自滬上，惟綢緞一項來自杭州耳。

上海以外的其他各地出品運至漁亭者：以浙江食鹽為量最鉅，每年約達七千引，每引重三百斤，當在二百萬斤以上。此外糖則來自屯溪，全年進口量約七千包。肥皂、洋燭、洋火各物，均來自杭州，肥皂年達一千五百箱，洋燭約五六百箱，洋火千餘箱，均分銷祁縣三縣，故著詳悉漁亭輸入物品之類別數量，即可明了祁門縣三邑每年的消費情形。

末了還有幾樣小物品，大家不大注意的：一為「錫箔」，來自紹興，年入約三千包，（每包計重六十六斤）。一為「菸葉」，來自江西，每年達一萬五千餘籃（每籃計重七十五斤），不過此物却並非銷售祁縣二縣，係由轎運至祁門，運漁亭而外銷休養各邑也。一為蠶繭，係歙縣名產，每年運至漁亭者達千餘桶，除祁縣二縣外，並由此分銷江西浮梁景德一帶。綜觀漁亭貿易情況，在皖南經濟地位上，實為僅次於屯溪之一重要市鎮，足供注意內地經濟者及實業財政鐵道公路各界人士參考。故不厭瑣瑣記述之。

六月廿九日寄自大通



## 二十八 訪俞理初故居

我這次到黟縣去，最大的目的是想看看俞正燮（理初）先生的故居，和他的藏書手稿；同時並想訪問他的後人，聽點外間不易得到的新資料，故到黟縣的第二日，就找到一位熟人，給帶到縣城東門內俞氏一族聚居的小巷去。

俞氏生於乾隆四十年乙未（一七七五），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（一八四〇），離現在還不到百年，然其遺蹟已多無可追尋，我國歷來社會對於文化遺跡之保存，向來不很鄭重珍視，觀歐美人士對於名人遺物的搜求珍惜不厭其煩，一髮一履視同珠玉的情形，對之殊令人愧斂。

我們先到俞氏一位姪孫的家中，纔知道他的故居早廢毀了，後嗣也已中絕了，遺書流散了，手跡杳然了，僅知其墓在鄉間一都深坑村，還有少數的遺稿在邑人胡敬庵王叔平兩君處，只此而已，聞後真不勝感慨系之。前訪戴東原氏故居，知其血統僅一傳而絕，不料俞氏亦同此命運。據說俞得二子，長卒於道光二十三年，次子亦早夭，俱無嗣，俞生平不蓄姬妾、僅再婚一次耳。井聞氏一生多在貧困中度日，年二十餘即饑驅南北，旅店籌燈，蓬窗安視，船唇馬足，勞苦著述，

以易粟米，故生平著述，除「癸巳類稿」二百四十九篇，「癸巳存稿」五百五十六篇外，其餘著作，全由他人收買或托其代作，頂名出版，世間且不知此種作品亦為俞氏所著述。（詳後）。

年來因梁任公蔡子民諸氏的表揚，俞氏之聲名著述纔漸為國人注目。梁氏在其「清代安徽的學風」一文中說：「清季，皖南學風衰矣，道咸間尙有黟縣俞理初，涇縣包慎伯，兩家學皆雜博，慎伯好談經世之務，理初長於局部考證。」等語，但於其學問思想未多論列。蔡則於氏傾倒備至，在其「理初先生年譜跋中」說：「余自十餘歲時，得讀先生之癸巳類稿及存稿，而深好之，歷五十年而好之如故。」敬仰之深，無以復加。

俞氏學生奉力經史，一以漢儒為宗。其著述的特點約有二點：一為認識入極，如袁國習憤，男子不禁再娶，而寡婦以再醮為恥，以及古來的寢床寢地之詩，從夫從子之禮，種種男女間的不平等，他都不加地加以抨擊。二為認識時代，俞氏認定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見解與推想，故後人認為常識而古人未之見及者，正復不少，決不可因崇拜古人之故，以為古人無所不知，及以新說附會古人之說。此外其治學方法，也是獨創的，據張石州的癸巳存稿序文稱：「理初足跡半天下，得書即讀，讀即有所疏記，每一事為一題，巨冊數十，鱗比行篋中，積歲月證據周編，漸以己事，一文遂立。」這些就是今日流行漸廣的癸巳類稿及存稿的寫稿經過，後人多效其法，故近人稱

之爲百年來考據學上一大宗師。

俞氏自十八歲開始著述後，至死不休，故從來沒有做過一任小官。他的父親以拔貢官句容等縣的教諭終其身，到了俞氏依然在貧窮中掙扎，其詩中有「貧又故鄉違」之句，存稿卷八中有：「正覺日食不給，不能看書」等語，及縣志有：「先生家貧性介，稿紉之入，僅數買書，索債者躡戶外。」之語，讀後都是令人酸鼻。其比較順境的幾年，大概只有林則徐氏聘他纂修『兩湖通志』的時候，和主講江甯惜陰書院的一年，修兩湖志時年已六十三，在江甯時已在垂暮之年，也享不到幾年清福了。除窮困外，有時還碰到些硬釘子，據桐城姚仲實先生說：「氏應禮部試時，總裁爲曹振鏞和阮文達，文達夙慕先生名，必欲取之，及榜發竟不見名。曹徐取一卷示阮曰：此殆君所謂佳士乎？吾生平最惡此瑣瑣者，已擯之矣。」此段足見先生當時的遭際。

其著作除癸巳類稿及癸巳存稿外，比較重要的尚有『五代史記補注』七十四卷，以彭元瑞劉鳳詒二人同撰名義出版。『御纂春秋左傳』，由程恩澤頂名刊行。『續行水金鑑』一百五十六卷，署張井名。這些都是有錢的人請其代作而後收買了去的。此外如『湖北通志』，『大清會典』等書，均爲先生心血結晶，而書成後亦未署名，其詩集『四簞齋詩稿』三卷，則已成佚書矣。未刊手稿尚有『丁百年劄記』一冊，現存當地文人王叔平君處，聞將整理付梓云。

近來皖省幾位耆宿學者，對於俞氏頗知敬重，故氏晚年手訂本的癸巳類稿全書，已由安徽叢書編審會加以影印出版，其遺像亦由省立圖書館製版流傳，年譜則已由同邑的王叔平君編成出版，身後之名尙不甚薄也。

六月二十七日寄自青陽

## 二十九 影縣兩名宿

皖南今日文人名宿，殆寥寥若晨星。即偶得數人，亦多遠離故鄉寄居通都大邑間。故我出發以來，所接者多商賈紳吏，及一般智識份子，終未得一爾雅可談之人也。到屯溪以後，始聞影縣有一位老儒胡敬庵（元吉）先生，爲皖南理學現存的唯一殿軍，安徽人士殆多知其名，聞後欣然。到影縣訪過俞理初先生的族人後，即倩人導至胡氏寓宅，談約兩小時左右，茲略記一二：

胡氏寓居城內香墩舊址，宅在胡家宗祠後進，祠內設一學塾，卽氏授徒之所，學生約四五十人，我造訪時正在午飯時分，氏適退館歸寓，承款接甚殷。氏年約七十許，面貌醇醇學者，魁碩無類，壯健非常。言談間時時拱手作揖，以示謙讓。我最初詢問俞正燮氏的逸聞著作種種，據稱晚生三十年，未得一親理初先生管咳爲憾，現其後嗣已絕。故關於他的遺事所聞甚少，僅知俞氏歿後，櫬書達數萬卷，大平均歸其舅程氏收存，後有程錫書（松韻）著有「敦和堂書目」，其中收錄目書達七萬卷，理初先生藏書居多云。并謂俞氏晚年校刊改正本的癸巳類稿卽由他珍藏，現給叢書編印處借去影印了。他的治學宗派，與俞氏殊途異轍，故不再多詢。

次談及他本人的生平經歷和著述：知在清時爲一老秀才，曾客趙爾巽幕下，在山東做過一任知縣，民初在省城高等師範任教務長，近廿年來都息影家園，專筆著述云。我說想看看他的著作，即在榻中一一檢出，爲數當達五六十冊，約略翻閱一遍，大概只有小半數是可讀的，其中十九俱未刊行。他自己最得意的是「周易程傳箋註」一書，凡二十卷，費時已達二十餘載云。此外如「治荷隨筆」，「家塾訓話」，「清軒語錄」，「陳抑齋語錄」，「于次棠語錄」，「敬敷書院小識」，「杏墩師友記」，「康齋年譜」等書，多闡揚理學前賢著述，在學術上恐無多地位。散文有「杏墩文集初篇」二卷，「杏墩劄記」四卷，後者多談前代文人掌故，及其治學心得。類編得一讀。詩有「萬山烟雨樓詩集」二卷，歸後翻閱，見中多佳作，深爲陶詩精髓，茲錄其「自述」一首以見一斑：

「破帽凋裘散，長吟向晚風，襟經籠袖窄，講學竇蓋翁。鬚映霜華白，額泛酒力紅，太玄方草，莫錯比揚雄。」將其身世懷抱都包在寥寥二詩中寫出了。此外其得意之作，尙有「和陶移居」，「冬日村居書適」，「述懷」等詩，不備錄。

辭胡氏後又至城南草堂訪「俞理初年譜」作者王立中（叔平）氏。王年約四十許，頗健於談，夥縣今日蘊春之兩名士，卽胡王二人也。蔡子民氏在雜書跋文中自謂寫俞理初年譜，經年未能

脫稿，後王君爲之，數月而成，其稿較他的初稿更爲詳贍，因寄程漢生君出版云。除年譜外，王尙作有『城南草堂曝書記』，載學風雜誌，其他雜著均未付梓云。

關於俞理初氏的手稿及藏書，王處頗搜得一二：一爲清道光十七年五月至八月間，俞氏的讀書劄記，據說係於最近在書攤上購來者，其中有墨筆鈎勒者，均已刻入存稿，或四筆齋詩稿中，餘俱未刊云。二爲俞氏校本『尙書集傳』，崇道堂刻。三爲校本六臣注『文選』，係道光七月間，俞氏在通州舟中所注，九月在夏鎮舟中又作『文選自校本跋』，據俞氏存稿中自稱：『舟中讀文選，所記爛然於眉上行間，四十日始畢』，足見頗費心力。四爲校本『禮記集說』，亦崇道堂刻本，對於里丈尺數，校正頗詳。五。俞氏詩稿手跡，有『奉題舅氏小照』五律一首，亦存王處，當時因時間匆遽，且王甚珍祕，故俱未及見。

一。嗣與王問談黟縣過去政治和學術上人物，與晨間在胡敬庵先生處所聞者相同：一，汪南士（文台），與俞同時，著輯書有：『英吉利考略』，『七家後漢書』，及『十三經校勘』等多種。與其同時的張炯（澳門紀略作者），魏源（海國圖志作者）等，同爲當時留心邊務具卓識者。二，湯球（笏卿），曾從俞氏遊，輯有『十六國春秋』及『晉書』等，在史學上頗有地位。三，程式金，亦俞氏門弟子，著有『說文類求』。四，程鴻詔，爲俞之再傳弟子，著有『恆心齋集』，

流傳頗廣，并曾作俞氏行傳甚詳。至於俞氏以前的彰縣名人，各方面都無傑出者。且隨舉數人：  
 宋時有黃葆光，為一外交上人才，曾出使高麗，後試吏部銓第一，欽賜進士，官至監察御史。明  
 時有符榮都，萬歷間進士，為御史，屢劾魏忠賢，及楊漣、左光斗等被殺，他亦飲鳩而死了。清初  
 僅得黃元治一人，為一頗有幹才的好官，歷知雲南各府，民間稱之為青萊太守，挽之不令去職云  
 。彰縣一地樞代人物蓋盡在此二稿中矣。

六月廿九日寫於銅陵大通鎮

無異於九流。其  
 一、  
 二、  
 三、  
 四、  
 五、  
 六、  
 七、  
 八、  
 九、  
 十、  
 十一、  
 十二、  
 十三、  
 十四、  
 十五、  
 十六、  
 十七、  
 十八、  
 十九、  
 二十、

三手 水觀山歌五十二



## 三十 水驛山程五十里

我想在黟縣再住下幾天，來搜羅俞理初先生的遺物，預想或可有一些收穫，可是時間早已確定，途程也不能盡情伸縮，因我不能在「皖南」一小區內逗留三個月以上，像昔人所謂「老盡江湖十載遊」，「斜風細雨不須歸」這種閒情逸暇我又沒有；更不能像徐霞客似的，「以性靈遊，以軀命遊」，或謝靈運似的「杖策逍遙，悠然忘返」了，惟對於黟城，空桑三宿，頗多系念，不能無些須耿耿情耳。

我於六月中旬清晨，冒雨離黟城，輿行坂谷間，三十里而抵漁亭，經過此地，這是第三度了。自此回屯溪，計程九十五華里，平常搭公路汽車，二小時便足，這幾日水流過激，竟將路面沖壞了數段，不能迫車，看情勢似非在漁亭小鎮上幽囚幾天不行了，在小客舍中躊躇二三小時，最後決定僱一小漁舟，先到休甯縣城，再轉車回屯溪。

這種小漁船，可以到江西浮梁，也可以到休甯屯溪，不過我們坐慣輪車的人，耐不住這慢性子耳。據說順水時每小時還可走七八里，逆水而行，則僅及其半，即四五十里路，亦非經十小時

的艙底生活不能達。從漁亭到休甯五十華里，因為正值順流，加以近幾日水勢湍激，尚可增加速率；且河上雨景，必多奇麗，而登程以來，陸行居多，有機會走走水道亦難得事。以此數因，便決定離岸登舟。可惜不是晚間行舟，否則看看沿岸鎮市的夜景，所謂「燭天燈火三更市，掃月旌旗萬里舟」，此實此景，當可成爲倦遊歸來後的絕妙記憶。

正午，漁舟啓行，二人搖竿，一人把舵。水深二三尺或五六尺不等，清澈見底，沙石畢現，蓋名爲河流，實則巨溪也。古人曾有詩詠這條河，稱其「上岸有山皆臨水，下灘無石不橫舟。」確係寫實語。在皖南一帶，我尙未見有如江浙等處似的平靜幽婉的河流，自甯國，績溪，歙縣，屯溪，休甯，黟縣，以達祁門，全是清瑩可愛奔騰千里雄偉驚人的大溪。在我曾經的各縣城中，莫不見有一二座工程浩大的長橋，即鄉鎮中亦時見建築巨固的數十丈大橋，在上述七縣中，所見長橋，當在三十座以上，而以歙縣長五十丈的河西橋爲尤著耳，皖南風景偉麗，這清溪長橋亦一大點綴也。

戴復古的「江村晚眺」詩云：「江頭落日照平沙，潮退漁船開岸斜，白鳥一雙臨水立，見人驚起入蘆花。」殊類此間景色。舟行途中所見景色，多被古人道過，如王虹友的「鄉景」詩：「宿雨河橋橫酒旆，晚烟郵店聚雞聲。」等句，幾二字不能易也。舟中吟味鑿山的：「欲逐風波千

萬里，未知何路到龍津』，和酒飛卿的『何事輕攬向溪客。綠萍方好不歸家。』句，不覺情懷  
翻轉。平時在汽車輪舟中絕少詩的情緒，一到舊式的輿轎或小船上來，纔回復了閑適的低徊情味  
，同時思緒往往瞬息萬變，有時會想到『畫船人似月，細雨密楊花』的情韻，一下子又會想到『  
水遠山長步步愁』的淒涼境味，再過一會又轉活躍而想起『應走石城艇子來，兩漿咿啞過花塢』  
等詩句，和定庵的『望海庭，蘊髮吹香畫船歸的綠夢來了。五十里路間，情緒千千萬萬條，抽不  
盡更記不清也。』

到休甯時纔傍晚，舟行費時六句鐘，亦不覺冗厭，大概久未嘗此種中古情味故。土岸後僱一  
牧童代肩行李，穿田塍間行四五里，始抵休城，宿西街『海陽別墅』。翌晨，至胡開文老墨莊及  
民衆教育館二處一觀，營地重遊，見聞均已詳『休甯小紀』，無新材料也。午後離休甯，乘大號  
摩托卡到屯溪，計自黟縣動身至此，論途程不到百里，却自兜轎，而漁樵，而摩托車，換了三種  
上古中古和現代的交通工具，這種情形亦只在我國纔有，歐陸無此風趣也。

七月二日寫於安慶

此後...



日纔到得山脚，不能不說是幸運。……十里……口，合……入……二  
入湯口是黃山南麓的一個小鎮，爲入山正途，遊山者什九多取此途。俗傳「黃山周圍八百里，  
」故上山的路也就不止這麼一條，不過稱爲大道的却也只有三路：（一）南路：自舊徽州府的歙  
休婺績祁黟六縣（現在婺源已劃入贛境）來的遊客，均由湯口上山去。由京滬沿線各地來者，必  
須先經歙縣，故亦由此途。（二）東路：自舊甯國府屬之宣城，南陵，甯國，涇縣，旌德，太平  
等縣來遊者，多由太平南鄉之苦竹溪上山；惟聞亦有越苦竹溪而至湯口上山者。（三）北路：由  
安慶，大通，青陽，石埭等縣來遊者，則有兩路可走：一由太平之甘棠村，向北直入輔村上山；  
一由太平之集村，繞過山之西面以至山南上去。總之，上黃山的道路，山外雖四方皆通，然山內  
實僅此三徑可走。蓋因南路有紫雲庵及中國旅行社可宿，東路有雲谷寺，北路有松谷庵，若捨此  
三途而循小徑上山，則惟有餐風露宿，與大自然奮鬥耳，想世間當無此種癡漢也。  
到湯口後，即僱肩輿上山，朝山自此始，心中栩栩。行七里便抵「茅蓬」，此爲南路入山之  
第一站，遊客到此，總須停留一日，否則聞名國內的黃山湯池，和二十大瀑布之一的「人字瀑」，  
都無法領略矣。茅蓬有中國旅行社招待所，佈置精潔，便置之都市，亦是一等好歇處，此外尚有  
黃山建設委員會建築的宏麗大樓一所，與舊有的紫雲庵，成爲茅蓬大建築之三鼎足，遊客至此，

即多留數日亦不至乏味，食有中西美餚，住有洋樓雅舍，浴有湯池溫泉，遊有奇山勝水，值使人身心俱得其宜。自此上山，則物質享受又退回舊時代去，住慣都市的人，欲作久居，將處處都感不便了。

茅蓬一住四日，其間大雨三日，有時一人閉臥庵寺高樓上，似隱非隱地過着寂寞的日子，耳中惟聞風聲溪水聲，日夜交鳴，眼前淡山一抹，隱約烟霧林樹間，倒也清閒自在。詠韓致堯：「樓上淡山橫，樓前滿水清，憐山又憐水，兩處總牽情」詩，頗悟出家人的心情意境，入山似出世，其實在塵心未絕的人處之，反較居鬧市入世更深也。

最早描寫黃山的詩始自李白，在他以前，漢魏六朝人士，從未有人提起國內有此奇山水的。本來它的古名爲黟山，直至唐天寶六年，纔勅改今名，所以黃山之名，見諸記載詩篇始自李白，並不足爲奇；獨黟山之名，亦不著於史籍詩篇爲足異耳。據閔嗣麟的「黃山志」說，古史中道及黟山的，只有「周書異記」神仙傳中有一小段，大意是說軒轅黃帝想超溟渤，遊蓬萊，問道於廣成子容成子浮邱公諸人，浮說：「鍊金成丹，必假於山水，山秀水正，則其藥乃靈。唯江南黟山，雲霧碧淡，氣冠羣山，神仙止焉，古木靈藥，三冬不凋，名花異果，四季皆有。」黃帝聽了以

後，遂與容浮同遊此山，得道上昇了。道傳說自頗荒誕，但黟山之名，亦惟始見於此耳。

李白詩說：『黃山四千仞，三十二蓮峯。』據近人說，山高三千七百餘丈，廣袤者七十里，上有三十六大峯，七十二小峯，三十六源，二十四溪，八岩十二洞，真是洋洋大觀。郡國志云：『天目山高一萬八千丈，而低於黃山，因天目地勢傾下故，今宜歎之平地，已與天目天台二山齊，況此山有摩天躡日之高乎。』是足見黃山之得天獨厚，觀宇內衆山直如培塿耳。太白詩中亦有『伊昔升絕頂，俯窺天目松』之句。故古人說：『黃山歸來不看山』，意謂不高興再看其他山水也。前人中足跡最廣的應推明代徐霞客，當他遊罷黃山歸來時語人云：『黃山天下無，我歎觀止矣』，霞客曾歷盡五岳，及其他奇山水，而作此語，可見黃山實在不平常。吳稚暉於去春遊黃山後，曾發表談話，大意說此山在國內直無其匹，歐西也只有瑞士山永差堪與之比擬云，他在山寺中還寫了一個篆書直幅，文爲：『黃山是中國標準的好山』。

要暢遊黃山，最低限度需一星期，多則半月更佳。我以已遊的經驗，來草一簡要行程，或可作未遊者參考，依此遊山，當不致有多大的後悔：（一）凡由滬杭往遊者，可取道杭徽公路以抵湯口。（二）由南京或長江一帶往遊者，可先至蕪湖，取道蕪屯公路轉慶屯路以抵湯口。此二者均取道南潞入山，已如前述。茲分記每日遊程如左：

第一日，自湯口至茅蓬，可住紫雲庵或中國旅行社招待所，前者每日連吃帶住，可資二元，後者分二三元三種房間，食事在外。附近風景勝蹟：有人字瀑布，丹井，湯池，桃花溪，青龍潭，鄭公釣台，及黃山一茅蓬（即紫雲庵）等。

第二日，上山住慈光寺，每日食住亦約二元，沿途及附近風景甚少，惟可遙望破曉紫石一大峯，無人能上也，遊客多直上至半山寺歇宿，如性急者這一處可不必住。

第三日，再上山至半山寺，黃山勝景，過慈光寺後纔見其奇秀，愈上愈妙。此處每日食宿費亦約略如前。附近及沿途風景，在在都是，略舉其名，則有普門塔，千人鍋，硃砂洞，飛來洞，慶生橋等處，其中以飛來洞至慶生橋間山勢最陡，俗名闔王壁，意謂一失足便可見闔王也。

第四日，再上翠文殊院，自紫雲庵至此，山道十八華里，今重加測量，則不到八英里。此處不可不佳，因黃山最著名的雲鋪海，以天未明前在此看得最真，獅子林雖亦可看雲海，然遠不及此。沿途及附近風景，更畫不勝畫，可以說是黃山最精彩的一段，可望羅漢對觀音，五老上天都，觀音岩，姊妹放羊，天門坎等勝，其中除天門坎外，均僅能遙望。過此後，纔真是蓬萊天都，人間仙境，步步都使人捨不得前行，沿途可窺兔兒望月，姜尚釣魚，雲巢洞，觀音石，小心坡，蒲團石，臥龍洞，仙人橋，一線天，羅漢洞，迎客松，（爲上山所見第一株奇松）等奇景，更可



東望天都，西對蓮花二大峯，以抵文殊院。院前有石台，可觀黃山正面全景。

第五日，清早可上天都峯，此爲黃山絕頂，有膽量的人可以一試，如力薄則半途折返亦無礙，若脚力尙健，午後便可直赴獅子林，否則在文殊院再憩一日。自此到獅林，途中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各具一相的古拙奇松。風景則有蓮蕊峯，探蓮船，石筍峯，蓮花溝，大闔王壁，至此可登蓮花峯頂。再前爲百步雲梯，鰲魚洞，煉丹峯，天海，平天缸，石柱峯，前海，後海，西海，光明頂，（此五六處可於抵獅子林後，次日再來細遊。）以達獅林精舍。此間食宿費與文殊院相等，每日須給二元。

第六日，上午可觀清涼頂，在頂上俯望，奇峯怪石，羅列眼前，亦爲黃山最精彩之一段，應注意者爲岩石，附近尙有石筍峯獅子峯諸勝。午後若赴承相源，途過黃山三大名峯之一的始信峯，可攀登其嶺，亦非人間易得之境。途中可望夢筆生花，達摩渡江，仙人對弈，五老盪船諸岩，以抵雲谷寺；若時間所許，則至始信峯後不必前行下山，仍回獅林再住一宿，此一宿本不可省也。

第七日，遊北路以達松谷庵。途中可觀散花塢，美女照鏡，十八羅漢，如意亭，仙人鋪路，寶塔峯，仙人觀榜，觀音打坐諸勝，晚可宿松谷庵。

第八日，上午下山至丞相源，則在雲谷寺午餐，下午可過苦竹溪回湯口。沿途有羅漢峯，眉毛峯，暨田琴台，獅子望球，香爐峯及黃山最著名的九龍潭。若能在雲谷寺停留一日，則更佳矣。

遊山次序大致如上，惟日期可因各人偏好，而任意伸縮，如能作半月暢遊，亦人生奇福也。在茅蓬首尾住了五日，寫稿佔去三日，剩餘的一天多，只在湯池沐浴數次，和在附近躡躑一番而已。這裏是登黃山的第一關口，可記的景物亦得數處：

一、紫雲庵——因在紫雲峯下而得名，此間避暑最宜，因其近湯池，又臨鎮市，沐浴購物都極方便。寺開明窗淨几，名勝羅列，同時氣候適中，若再上至文殊院獅子林，則瓊樓玉宇雖佳，然高處不勝寒矣。庵創建於乾隆甲申。歙人曹文璠力助其成（現中堂尚有曹手書聯對）。咸豐間被燬一部分，同光間歷有添修，今則軒房接蓋，俯臨溪壑，仰對雄峯，（溪峯均以桃花名），翠竹蓮花，清風明月，都在眼前，堪稱勝境了。據清吳廷簡說，庵前木蓮，為希世之寶。

二、湯池——亦在紫雲峯下，距庵僅三五十步，源出硃砂峯，久旱不涸。池長丈許，深闊各約五六尺，下為細石丹砂，泉即自砂中湧出，沸若蟻湯，上有冷泉一縷，從壁洞間下注，以調節

其熱度，聞多夏均在四十八度左右，每日浴者不絕。近又另鑿一池，以作女子浴室，黃山建築會更在池上築一樓房，裝置瓷盆，石潔滑者可浴於此。關於湯池的古人作品，最早的見唐詩人賈島和釋道雲兩人的詩，賈詩中有：「十年走塵土，負我汗漫期，再來池上遊，燭熱三伏時」句，可見他曾在池中沐浴過的。池額有「熱不因人」四字，不知何人所書，到茶室者不可不到此，吾人以爲須在此閉齋心潔已沐浴靈泉後，纔可上朝天都也。

三、丹井——自紫雲庵去僅五六分鐘，臨桃花溪兩岸之流湍湲，井口甚小，作圓形，闊約三尺，明淨可見底，深度至多僅數尺，看起來其實不過一塊巨岩的低洞處而已。相傳黃帝當日卽汲此水煉丹，故名。井之上游爲藥爐鑿鑿，各成小潭，瀆施愚山詩，有一「複磴巖篔簹白日暝，還添藥銚尋丹井」之句，現井上尙有歙人明汪道昆寫的「丹井」二字。

四、人字瀑布與羅漢級——黃山以峯、岩、雲、樹（松）之奇秀靈幻著名，瀑布則無足觀者，其最大的九龍與人字兩瀑，亦甚平常，遊過雁蕩鵝池的人直不要看。人字瀑近紫雲庵，三四分鐘可到，聞古人遊記僅道及九龍瀑，此名殆係後起者。瀑作人字形，分流而下，氣勢都弱，反不如身後的溪水之值得玩味。更上爲羅漢級，在回龍橋東，與桃花峯相對，石壁峭立，高約百餘丈，聞明以前山徑未闢時，遊山者多取道於此，觀霞客遊記可作證明。

五、桃花溪——在紫雲庵前，終日水聲如雷貫耳者，卽此物也。傳昔有桃花千樹，爲黃帝所植，落花時節，片片飄落溪山，如霞光電影，脂粉粉凝，極爲美觀，所謂輕薄桃花逐水流也。施閱章詩：『黃山峯壑几千曲，客遊先就桃源宿，』便指此。

庵之附近尙有鄭公釣台，祥符寺舊址等，都略而未看。總之，「茅蓬」風景很平常，除湯池外，餘均可遊可不遊，有此一地，不足增黃山光采，無之，亦不足爲病。所謂天都仙境，蓋都在離此十里以上，愈高愈奇，愈奇亦愈險，在奇險中始得領略佳境。聞滬上摩登仕女來此，什九僅在湯池一浴而歸，或路上而半途折返，亦謂遊過黃山了，黃山豈肯忍受高跟鞋子蹂躪乎。

黃山多雨，不雨便陰，一年難得幾天晴明天氣，我到山麓滯留四日，竟無一日不雨，使人惟有皺眉耳。古人云：『遊出莫怨雨，遇寺便投宿。』吳稚老云：『黃山晴雨不時，切勿懼雨不前。』俱爲經驗之談。我正厭聽這幾日間的風聲、樹聲、雨聲、濤聲，猶如遠竄邊塞，日聞鼓角悲鳴，使人悵鬱不已，恨不能一脚跟便飛上山巔去，尙何懼之有。故第五日黎明起來，看雲霧還不狠濃厚，決先上山至慈光寺，若不遇雨，午後便好直到黃山最高處的文殊院了。

自茅蓬紫雲庵至慈光寺，（又名硃砂庵）山路不堪，不難攀登，據說是三里，其實好像纔開

跑便到了。這一帶沿途景物，前已記其一二，半途尚有聽濤亭，亦無足觀。慈光寺却有點景緻，寺後正靠三十六峯之一的硃砂峯，因山間富於汞養，呈硃砂色，故峯與寺均以此爲名，此外尚有所謂硃砂洞硃砂岩的。寺前可望紫石，鉢孟，天都等峯，氣象頗爲開敞。寺基地甚廣，惟現存殿台僧舍，却甚寥寥。據老僧說：寺初建於明嘉靖間，僅茅舍一幢，名步雲亭，嗣稍事擴展，更名「法海禪寺」。迨萬曆間，神宗勅建七寶殿台，容僧千餘人，并勅賜藏經，改爲今名。到清咸豐洪楊之亂，盡燬於火云。現觀其遺垣頽圮，及寺左之「千人鍋」等物，俱足想見其當日盛況，蓋與南京之靈谷寺同其命運也。（現寺門表額爲萬曆三十六年所立）慈光寺的建築雖無特殊美點，惟自山下至此，沿途晦黯，純爲茂林修竹掩翳，至此纔豁然開朗，使人有明快之感。

從慈光寺上山，始爲黃山好景的起點，其間尙可分爲數段，每一段似各有一境界，愈上愈佳，終至如入仙境天都也。在我的印象上，到半山寺爲一折，次爲天門坎，過此至文殊院又爲一折，現在分折來寫，較爲醒目。

在慈光寺吃必吃之茶，拍應拍之照後，已到九時過頭了，急忙快步上山，這一段山路在硃砂紫雲兩峯夾峙之間，過磴頭石打鼓洞後，沿岩壁而上，吃力之至，現在險處已置鐵鍊欄干，山道亦經重修，常可無慮，不知昔人如何上得去也。再前便是度生橋，繞老人峯東側以達半山寺，自

慈光寺至此，傳爲七里半，自此至文殊院，亦約略相等，故名「半山」，在此俯讀硃砂案雲諸峯，竟在腳底了。寺爲兩開間的三層樓新屋，建築粗陋，前臨深壑，後接危岩，三面玲瓏，無所憑藉，若巨風起時，恐成風箏也。寺中嗜歛縣一山水畫家，謂因雨困居此間七日矣，今日願望能上山云。正與他談話間，雨就來了，勢如傾瀑，繼續至三小時始漸霽，寺僧已在預備晚餐了，我却決意要上至文殊院過宿，畫家遲疑不敢同行，仍獨自上山，時細雨猶濕人衣頰也。

自此上山，沿途東面可望金雞叫門，西見老人峯，側則有羅漢對觀音，都爲像形的怪石，再上數步，回望金雞石，則已變成人形，俗名「五老上天都」也。再前約兩里路，過龍蟠石，（又名打鼓墩），纔爲黃山仙境的入門處，過此望四山諸峯，已半在眼底，身在雲影烟蘿之中，遠離人間俗境矣。自此上登數百步便抵「天門坎」，是時細雨雖停，然暮靄已退，將近人間上燈時分了，獨行峯雲間，如夢如仙，渾置生死於度外，使人不感寒法，今日回想，反覺心悸。

「天門坎」在兩大石壁夾立之處，人行其間，天風振袂，「飄飄欲仙」一語，却適合此境。昔人遊記中，多謂此間「僅容身過」，其實三四人並行也狼寬。過此則境更奇幻，無峯不秀，無松不奇，入在懸崖絕壁的邊緣上，曲折迴旋，如登三十三天，我謂如上天果有仙境，亦必不過如斯而已耳，後之遊者決不可忽略此一境，我因天已漸黑急欲上山，未能細味，後悔至今。沿路奇

景，有兔兒望月，姜尚釣魚，伍員問卜，雲巢洞，觀音石，別有天，以達小心坡，到此時天色已迷濛了。在坡上小坐，左爲絕湖，右爲峻壁，路僅容足，側身始過，幸有石欄，尚可放胆走去。再上有蒲團石，臥龍洞，巨石劈立，人在夾板中前行，以抵仙人橋。昔人謂黃山至此，已渣滓淘盡，祇存勁骨，如青天削出芙蓉，形容甚肖。越橋後又爲仄徑，兩山界立，石級峻險，俗名一線天。再上升經蓬萊島而入轉身洞，（又名羅漢洞或文殊洞），未轉身前，癡若路絕，途窮緣空梯而上，纔見亮光，出洞後「迎客松」便在眼前了。東顧則黃山絕頂的天都峯，亦近在咫尺，再三十步，而抵夢想已久的文殊院矣。天黑雲濃，遠望莫辨文理，三十六峯雖都在眼前，然惟天都洞門約略可窺耳。夜宿院中。

黃山之美，非筆墨所能宣，亦非畫家攝影師所能點染傳形於萬一。文人如徐霞客，袁中郎，曹霽，畫家如近人張善孖，潘玉良，以至精於攝影的郎靜山諸人，都會遊此間，并以其作品公諸世人，但我遊罷後將此種詩文影畫通覽一過，味同嚼蠟，始知黃山神韻，出於天工，其偉麗奇秀，有非人力所能表達者。個人生平最厭看山，以其滯澀抑鬱，不及海水綠波遠甚，此遊歸來後，始信人間是有仙山，昔人所謂：「觀黃山後，始知半生所見，俱是土堆石塊，一實非矯情語。」

若決欲以文字說明黃山好在何處，則或以八字狀其外形，即「峯秀，雲幻，松奇，石怪」是也。昔人稱黃山每曰「黃海」，蓋其最奇絕者即雲鋪海故，黃山有三海：曰前海，（又名天海），後海，與西海，實即四山環繞之三大深谷耳。此三海中，在黃昏黎明，或晴天夜間，時有白雲瀾漫天際，漸堆漸增，頃刻間浩渺若烟海，諸峯盡沒，僅餘碧海青天，因此明明是山，也稱爲海，明閔嗣麟謂：「黃山雲濤奇幻，異於天下名山者以此。」故遊黃山者第一不可忽略「雲海」。

我到文殊院後，第一日已在暮天，又值雨夜，星月俱滅，毫無所得。次晨四時即起，披棉衣至院右之「立雪台」，時在仲夏，尙感薄寒。台上有石磴石几，登臨遙望，北面可觀後海，玉屏近在眼前，白鶴石筍諸峯羅列天邊，東面正對天都，西倚蓮花，南面萬千峯頭，都在脚下，雲海即在渺茫天際，自南而來，如濃絮又如層濤，自遠而近，頃刻間已瀾漫聯成一片，極目萬里，人在雲端天上矣。這時朝陽已漸自東方山後上升，光芒含斂，逼視亦不覺目眩，惟大如銅盤，使人不信它就是日常見面的日輪。片刻後，雲片逐段飛散，峯翠仍露其面目，造化神奇，惟有合十讚歎。清曹鈞謂：「江南之奇信在黃山，黃山之奇信在諸峯，諸峯之奇信在松石，松石之奇信在壠古，雲霧之奇信在鋪海，惜窮荒絕漠，即生長其側者，亦不克多邀一盼也。」可稱最識黃山之容



貌者。此外明許啓法的「雲海」詩也做得不壞。

觀罷雲海，略進果點，轉至院前文殊台上小坐。台方不過數尺地，僅足容二人並坐，下臨萬丈深谷，使人不敢俯視，聞昔爲文殊修心打坐處，常人決不敢登，今已築有半面石欄，稍有定力者都可上去練練心膽了。文殊院最可愛處，我看應推「立雪台」與「文殊台」二者；餘若獅子象石等，俱僅小擺設耳。寺亦無足觀，外形爲一西式洋房，內供佛像，并備客房十餘間，足容五六十人。昔人寫文殊院的詩頗多，清程守詩：「五更起看峯頭月，只許青松挂一痕，」正是我看雲海時所要說的。王偉詩亦佳。

天都峯爲黃山絕頂，距文殊院僅咫尺地。徐霞客遊記中有「過天都峯」之語，其實他僅在天都脚下過身耳，今人遊記有謂霞客曾登其絕頂者，實不可靠。峯卓立天表，古人謂其呼吸可通帝座，俯視吳越山川，直齊州九點。但昔日無徑可上，且山風飄蕩，卽奮勇自岩石間拋登，亦無法立足；今已由吳稚老募資築成石級，可達峯頂，遊人已可上登天座了。我自文殊院下山，仍經轉身洞，蓬萊島，一線天，小心坡，忽上忽下，以達耕雲天都兩峯脚下。緩步自新徑上升，山勢壁立，目不敢側視，愈上愈險，而風亦益可怖，終至無法再上，深憾捐資築路者，何不添設鐵欄於最險處，使遊人可無千古之恨乎。（聞修路費計五百元，若添捐百元，則功德無量矣。）

循舊徑歸來，仍至文殊台，遙望天都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彌增悵惘，峯頂石室洞門，隱約尙可窺見，傳昔爲羣仙行都，故鐘鼎，屏床，几臼，杵臼等天然石器，至今尙在；并聞上絡千年壽籐，下結五色蒼藤，坐臥其間，如登諸天佛座，俯瞰空中，靈氣排蕩，都成嵐雨，迢迢萬山，盡在烟幕中云。明袁中郎亦曾登文殊院望天都，謂峯具五異點：「亭立天表，奇骨峻嶒，其格異；輕風澹墨，被服烟雲，其色異；玉溫壁潤，可拊可餐，其膚異；咫尺之間，波折萬端，其態異；無爪甲泥而生短松翠羽，其飾異。」或亦天下其他名山所不能具備者。近閱清趙恆夫「寄園寄所寄」，有黃山詩多首，其「文殊院」一律頗佳，因摘附於此：

「曲磴天邊路百回，此身長傍白雲隈，看山有膽雙眸豁，鋪海無聲萬象來，夜放佛光人指月，上昇旭日下鳴雷，文殊座出懸崖頂，跌坐忘年長綠苔。」

黃山風景，以天門坎至文殊院一段爲最奇秀，已屢言之矣。若論其峯巒之偉麗超拔，則推天都蓮花始信三峯，蓋俱非海內所易得見，此種佳境，均只容吾人暫觀，而不能坐臥其間，任情留連，以其無歇脚處故。足補此缺憾者，則有「文殊院」與「獅子林」，前者踞黃山正面之巔，天都蓮花峙立左右，玉屏硃砂擁其前後，秀麗崇巍，世罕其匹，四山雲霧飄渺，靈氣排蕩，俯仰其

間，幾疑此身已經徧去，故可列爲黃山第一仙境；後者爲黃山背面精華集中之點，高度雖遠不及「文殊院」，然其周圍奇岩怪石，巖崎磊落，珍木仙葩，錯落散佈，直使人徒有贊歎，無可言說，是可列爲黃山之第二仙境，故昔人有「不到文殊院，不見黃山面；不到獅子林，不見黃山蹤」之語。

自文殊院到獅子林，山程十五里，上下起伏，如一倔強蛟龍臥伏大地間，人行其上，時覺心跳。我自午前上天都半峯後，本不宜再走遠道，尤其是欣賞奇景，端賴精神興會，沒精打彩，決領略不到好處，但性急人總耐不住，終於又跑了。

古人上蓮花峯，多自文殊院右手的立雪台背後下去，那條路最險，清曹鈞謂其「石磴齒齒，凌面若躡懸梯，身虛其半，筇不克翼者，以布曳之，自立雪抵蓮花臺下，約五百折始得平石。」其艱險可知。今則多走新道，先自院西下石級，約數百步，直至谷底，此處名爲「蓮花溝」。沿途最宜注意的就是各具一相的奇松，其豐姿翠羽，直非文字所能描摹，此點惟有借力於攝影了。（黃山美景，雖才藝絕頂的攝影家，亦無能爲力，惟黃山松却尙可傳形。）

走盡了蓮花溝，又復上升，這石級真陡得可怕，且每級間距離至高，我想女人大概將行不得；名爲「闔王壁」，實在最確當也沒有了。聞從前更險澀百倍，那時是連這可怕的石級也還沒有

的，前人有「觸額齧膝，級不茹趾」之語，真虧他們走得上去，這一下一上，無論怎麼強悍的人，也非將息一番不行。我在閻王壁側大石塊上纔歇了一刻鐘光景，雨又來了，本來自此向右一轉灣，上升便是蓮花峯頂，這機會又在眼前錯過了，晦氣之至。

蓮花峯雖不及天都奇峭，但也够瞧的，明凌炯的詩有：「應知震旦國，只此一蓮峯」句，若不信可再看這一段妙文：「登其巔極目四眺，烟嵐蕩摩，九華天目匡廬微見，白岳鄣邱，咸在足下。惜遇微雲，否則一面千里，金陵報恩浮屠可指云。」我雖未登峯頂，但全峯秀色已飽餐無餘。要觀蓮花美景，以在文殊天都爲最宜，所謂「千葉簇簇如蓮瓣，環峙諸山，皆及肩而止，俯視萬峯，面面皆蓮」者皆寫實也。其側爲「蓮蕊峯」，宛如菡萏含苞未放，奇峭難以攀登。峯巔有石如艇形，俗名採蓮船，又有小石名金雞採玉蓮，都秀麗奇妙；不過這些美景，若換一方向，向西行下蓮花溝，繞過閻王壁，在鰲魚峯上來望蓮花峯，則非但奇秀盡失，且名稱亦不相符了。故同一峯巒，亦須在恰到好處來看，纔能使人拍石叫絕，過前過後，都只成一平凡的石塊耳。

在蓮花峯歇脚不多久，急欲拔步前行，雨偏未止，眼前便是古人認爲黃山最險的「百步雲梯」了。這地方要是沒有密接的石級和環繞的欄杆，真是行不得的。這「雲梯」二字也妙，清曹錕詩：「誰向半天中，齒齒鑿危磴。」最能描出「雲梯」的勝處，到此的人，對此宇宙巧妙的創

作，直是無言可說。梯約二百多級，現在是不必怎麼提心吊膽就可過去了，前人的記載，則說得更奇險，清初漁陽曹賓及文云：『繞（蓮花）峯而西，將二十武，徑忽斷，碑兀遽淵，鑿壁爲磴，衆大懼。余審顧久之，循序傳繩，後之覆及前之肩，磴之受身處不二尺，受足處不一尺，字曰雲梯，信不誣也。』這情形現在雖也差不多，不過多了一道護身欄杆，就保了險了。

下雲梯東行，徑雖曲折如前，可是平易多了。自此抵鰲魚峯，約兩三里路，途中沒有什麼奇景。是時天已發晴，過大士岩，穿鰲魚洞，上至峯巔，俯瞰周圍巒影，似乎都在腳底，所謂曠然一望，目不可繩者也。在此拍了幾張照片，即跑到連接的煉丹台上，去看李老君丹台，台上還有丹灶，丹井之類，只取其像形罷了。自此下望，又是別一境界，天風搖掖，雲霧飄蕩，如臨仙境，使人依依不忍去。

再前行忽見一大平原，爲登山以來所未見，想不到黃山頂上奇峯峭壁間，尙留得下這一大塊草坡。清陳遜詩：『宇宙設大觀，乃在黃山腹。』即指此而言。數日來不能任情地健步飛跑，筋骨俱木，至此纔得如脫兔飛鳥，橫步無阻，誠大快事，此即黃山著名的三海之一「天海」是也。自此下坡，在叢樹密棘中穿行，愈下愈狹，直到光明頂下，纔放光明。頂爲黃山中極，因腹饑未上，因直趨獅子林，到獅子林精舍時，日已過午了。

獅子林附近有三大勝景。卽清涼台，石筍缸，和始信峯，斯三者都堪稱天下第一等奇蹟。現在先從獅子林本身敘起：

林的命名是因其獅子峯下而來，有屋數椽，作爲僧舍，額曰「獅林精舍」，室內毫無足觀。舍前後有些異樹，叫作鳳凰柏，麒麟松，連理松，一品松的，在別的地方尙未見過。從僧寺背後上山到獅子峯頂，約二里多路，登其上則森然列岫，威在眼底，名目不能列舉，如達摩渡江，僧人指路，老僧採藥，八仙過海，倭子獻寶，美女照鏡，等岩石，都很像形。

清涼台亦去獅林極近，清晨觀雲海最佳，形勢頗似京都之燕子磯，不過一臨深谷，一對大江耳。在台端俯瞰，兼有驚怖和豪快二味，蓋周圍腳底都是鬼斧神工的奇峯怪石故：月夜遊此更妙，明人黃習遠有一首夜遊詩，所謂「半夜晦明林月影，剎那變幻海雲容」者，卽寫清涼台也。山誌稱：「法台長八尺，廣半之，台側有松，破石而出，」現在都還在。

石筍缸在清涼台對面之石筍峯北，舊有顯林菴，早已傾毀了。此間最奇的亦是松石，前人謂其「奇松怪石，得未曾有，黃山奇絕，無逾此者。」明黃汝亨謂：「上界西方，應無過此。」清汪曾鵬稱：「石筍缸百萬千矛，森立錯刺，如常由蛇勢，大奇大奇。」汪大海謂：「從始信峯到

石筍砭，峯石之怪，罄天地所有物象靡不畢具，竚望久之，目眩神搖，不信人間有此異境也。『如是我見。此外有名『散花場』者，其實就是在始信峯到石筍砭獅子林間所見的一段風景，意謂其崖石錯落有如散花，可遠望不能身登也。其中名目極多，如夢筆生花，達摩渡江，仙人對弈，五老盪舟等，舉不勝舉。方若繩謂：『不到散花場，不知天下有希石。』吳廷簡謂：『向者一步一叫絕，至此一步十叫絕。』凡到此者，即凡夫俗子，亦將目瞪口呆也。

至於『始信峯』之奇秀，更在黃山諸峯之上，除天都蓮花外，無足與之並肩者。峯在從獅子林到丞相源途中，稍繞一些道兒便到了。途中雜樹叢生，濃陰覆地，似未經人跡者，在岔道中約行一里多路，纔到峯脚。繞山徑而上，則見絕壁危岩，下臨萬丈深谷，對岸一岩，亦如掌劈，有似兩掌相對，卓立天際，兩危岩間則架一石橋，名『虔生橋』，奇險誠歎觀止。明黃汝亨故有『豈有此理，說也不信；真正妙極，到此方知。』之語。度橋登彼岸後，幾乎步步都險，亦步步都足令人讚歎。經石欄而上，即爲『始信人間有此峯』的人間天上境界了，文字至此，已告技窮，惟有打句爛調，所謂『光怪陸離，莫可殫述，』包攬大概了。觀霞客遊記，對於始信峯僅寥寥數筆云：『由接引崖踏雪下，塢半一峯突起，上有一松，裂石而出，巨幹高不及二尺，……所謂擾龍松是也。』如此而已。『始信』二字係明黃習遠所錫，殆與霞客同時或略後者，故霞客亦僅謂

其「一峯突起」，未能舉其名也。

自獅子林下山，有三條正路：一爲經丞相源苦竹溪回抵湯口；一由松谷庵以至輔村；一即經文殊院慈光寺之來時舊路回去。我預備在下山後，再遊太平石埭等縣，宜經輔村爲便，（該村爲太平縣屬，）但丞相源雲谷寺一帶的風景，和黃山最大的瀑布九龍潭又不能不看，只好捨棄北路勝蹟，直自獅子林下山到丞相源去。按理在獅子林至少須住二三日，纔可遍覽平天缸，光明頂，西海，松谷寺諸勝，我因行期迫促，僅留一宿，連清涼台上的雲海都未能美滿地見到，實覺遺憾。

歸途中繞道遊始信峯後，便飛步下山，沿途景色，愈下去愈平淡，不及來時的舊道遠甚，依戀不置，心中不自覺地起了「別矣黃山」的惆悵之感，雖實際上尙未離山也。途中經白鷲嶺，石門峯，招隱亭，白沙嶺等處，一路都在溪澗亂石間渡越而過，以抵丞相源之雲谷寺，所謂除却巫山不是雲，這些景物連看都懶得去看了。自獅子林至此，已行二十華里。

黃山有三十六源二十四溪之名，丞相源亦其中之一。黃山志稱：「源在鉢盂峯下，一名擲鉢源，深三十餘里，相傳爲宋丞相營克裘處。」這人卽指徽人程元鳳，現在已無遺跡可尋，到丞相



源的人都僅到雲谷寺看看四山的景色而已。

雲谷寺建於明萬歷間，今則黃山建委會創建精舍數幢於寺側，堪稱黃山最佳的僧寺宿舍了。

寺對九龍峯，左右有羅漢峰、孟兩峯，後靠白砂缸，境地頗爲瀟灑，宜於靜居。附近有仙燈洞，靈錫泉，和仙人戴傘等怪石，都無足觀。在此憩脚二三小時，午飯後卽下寺直趨九龍大瀑，沿途含道間有釣月台，梅屋讀書處，和清代音樂家江厓田墓。傳江爲乾隆間名士，儀徵人，曾隱居山中鼓琴終老，聞其技已達化境。偶閱民國初年的「民權素」雜誌中，有一篇署名錦江的「黃山遊記」，謂曾親見江氏，頗以爲異，據云：

「釣月台旁有琴台兩座，爲廣陵江厓田所置；其人於黃山養高者二十餘年，善彈琴賦詩，蓋隱者也。現居雲谷別院，可四五里，爰往候焉。嗣爲予彈「滄海龍吟」一曲，激揚慷慨，有遺世獨立之旨，其以黃山爲鐘繹焉，亦固其所。」使人閱後，頗有余生也晚之概。凡遊黃山者，莫不知有厓田生琴台者，但亦莫不以爲事涉渺茫，未足盡信者。今得此文，使往遊者可增興會，殊爲難得。

再前行經步雲亭，關門石，仙人榜等處，途中遇驟雨，愈行愈急，四山風物，都鮮入目，至九龍瀑時，始漸放霽。瀑由山頂沿岩壁層折而下，水經岩石間，沖激而成渦曲，大小凡九疊，如

銀漢接天，富麗無比，雨後相對，更增澎湃飛躍之致，惟較之雁蕩能漱尚遜一籌也。過此以下，已無妙景可言，再三四里許，復抵苦竹溪，七日山居，至今始暖平地，頗有不能描摹之異樣情味。自苦竹至湯口，悉爲坦途，芒鞋竹杖，倦步村烟間，大有丁令威化鶴歸來之感焉。

七月廿二日寫於北平

## 三十二 太平一瞥

當我遊罷黃山，回到歙屬的湯口小鎮。考慮應取道那一條路再繼續前進的時候，正好接到一個消息，說從湯口通歙縣的「湯昱路」，（即殷屯路南段）已給連天驟雨沖壞了。這樣我就不用再費考慮，因為從黃山山麓（湯口）到外面去的路，現在就只有到太平去的一條，即使不想走也非走這條路不可了。其實，就是這唯一的出路，聽說也還有困難：第一，這一段公路本來就未會完工，客車至今還沒有走過。第二，這幾天大雨，使得路面與「湯昱路」亦相差不遠，聽說平日還有些運糧大車在這粗坯的路上勉強行駛，現在也絕跡了。看情形只有坐轎子纔能走得成，我為此事焦慮了兩天，在湯口這末寂寞蕭條的小鎮上。

第三天傍晚，鎮上驀地來了一輛營業小卡車，那車主（也是司機）跑到我寄寓的小客棧裏來打尖，一談始知恰好是從太平來的，據說沿途開山鑿道，勉強打開一條出路，費了八小時纔得到此，若依里程計算，原僅需一個多鐘頭便够了的。我覺得機緣不可失，便央其載我至太平，正好他也是要趕回那邊去的，因說定明早便走。

翌晨，我帶了隨身行篋，車主帶了兩位助手，將途中應用的鐵錘厚木板等物裝上車後就動身了。車是一九〇四年式的，太舊了。我們在動蕩中緩緩前進，沿途崎嶇之處不可勝記，有時車在極狹的岩壁上曲折迴旋，有時則在漫長溪流之上一路登了石塊駛過去，有時必需掘土纔能走，有時却要搭了木板纔走得，幾乎是一里一徘徊。這樣走過了苦竹溪，烏泥關，譚家橋，茶園，黃板，嶺橋等幾個小村集，以抵太平，幾似公路處派來的開道工程車了。

說到太平這縣份，在皖省各縣中真算是僻塞山鄉，山水文物，都遠不及宣城蕪湖歙縣青陽等舟車繁會之地，加以交通阻塞，外地人到此者向來很少，遊客更不會看上這地方來，因此，提起太平，還有人以為是指當塗而言。（當塗舊名太平府）這種僻邑，我能够在艱辛的旅程中居然走到了，不能不認為樂事。

在太平住了兩天，據調查：人口最近統計為七萬四千零一十人，其中男四萬二千五百四十六人，女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四人。行政區分為五個區，二千六百廿五甲。居民多客籍，約占四萬餘人，原因亦緣洪楊兵燹後，人民流離，許多人即以他鄉為故鄉沒有回來。今日的土著，多自江北桐城合肥一帶來的移民，以務農為多。全縣農田計九萬餘畝，田賦釐稅可得三萬二千零九十元，產米額常年可得十四萬担，足堪自給。

太平主要的出產，只有米茶兩項。米無餘糧外銷，惟茶產量尚豐，質地亦頗著名。據老土著稱：在洪楊戰事以前，太平的茶號有四十八家，現在都停業了。茶的產量，在民十六年以前，年可達六十餘萬元。民廿四五年間已減至二十多萬元。原因不外：（一）種植技術上沒有改進，（二）購買力不振，（三）葉茶者因上述原因而改業。茶米以外，竹木年產不過一二萬元，大小麥尚不足自用，惟小工業中的紙傘、製作頭精，稱為金皖之冠，不過產量少。年亦僅萬餘元耳，太平之貧，從此可以概見。

一天，我訪「黃山樓勝閣」的作者陳小峯君，詢以當地民情風土特徵，他答以四語謂：「民氣怯弱，人才菲缺，文化落後，家族風盛。」據說此間人多聚族而居，一村之中大都均為同姓同族者，如兩族同居一村，便說同仇敵，此風不見於徽屬各縣云。

欲寫太平景物，苦無勝跡足記，前人說五平的環境是「山環而風萃，水曲而氣結」，確是如此。出太平東門外，有一條浩浩大江，奔濤怒濤，聲達數里外，若在日暮，獨立江濱，真如讀東坡浪淘沙詞。湖水柔和，江水激越，一如美人，一如英雄，而地方人情氣質，看其臨江或濱湖便顯見不測了。

在江的對岸，有一「衆樂亭」，俗又名「六角亭」，傳建於宋時，誌書則寫作「六勸亭」，大概是後人讀音讀訛了。輿地紀勝稱：「亭在太平縣東南五里，宋治平初，邑令周景賢建，作文勸民，曰行孝悌，務農桑，向儒學，興廉遜，崇信行，近醫藥，」云云。頗可看看當時爲政者的眼光。

太平設縣年代頗晚，元和志稱：「唐天寶四載，析涇縣西南十四鄉，置太平縣。」寰宇記則謂：「天寶十一載，立太平縣。」不知孰是，總之是在天寶年間，故本縣較早的古蹟遺物，多載諸涇縣誌中。（例如唐初之左難當，史稱涇縣人，實則太平人，其墓亦在太平境內。）境內山以黃山爲著，已詳前文。寺有名翠微者，在縣南六十里，爲唐中和二年建立，餘無足記了。新建築則有一駐軍築成的公園，略具規模，花木尙籠蔥可喜，聞有鄉民男婦四五人，因破壞園中花卉岩石，曾被駐軍囚殺，亦內地特種法律也。

太平歷代人物，自有史以來尙無傑出者，地僻才稀，固無足怪，強舉三人：一爲明嘉靖進士崔涯，曾官御史，世宗目爲「真御史」，以鯁直著，當時正直倭寇侵東南，廷臣薦唐順之及涯等可任用，足見其當時聲望之隆。一爲周怡，同爲嘉靖進士，亦當時名御史，大臣多側目，因劾嚴嵩及大學士翟璠，嵩銅之於獄，嗣復官至太常少卿，諡恭節，他同時又爲一著名理學家。一爲高

代外交家崔國因，光緒二十年曾出使法比等國，與其叔崔澄有「叔姪翰林」之譽，黃山之「獅林精舍」，卽氏所資重建者。

太平教育，縣中尙無中等學校，完全和初級小學共二三十所，常年教育經費開共爲一萬五千元。此外沒有什麼可談的了。我和縣長談過一會，據說四鄉邊有些零匪，縣府經費每月爲九百九十餘元。商會主席說：全城商店不過八十餘家，鄉鎮以甘棠，山口，焦村，穰溪河四地爲最繁盛，全年營業，城鄉合計不足四十萬元，城區占其半數以上云。

太平還沒有好旅店和飯館，單純以旅遊爲目的的客地人，在此間也許尙未見過。（黨政軍警各界因公來此者除外）我委屈地留了兩日，看不到什麼，就到石埭去了。

七月廿四日寫於北平

### 三十三 石埭訪古

石埭是我所最傾倒的晚唐詩人杜荀鶴，和晚近佛學巨擘楊仁山先生的故鄉，此行意味深長，固無待言。

六月二十八日飯後，附運米車啓行，經甘棠，芙蓉坑，烏龍潭，浮溪坦，華美弄村，寄梅驛等小鎮，三時許抵穰溪河，爲太平石埭二縣交界地，路斷不能過，步行抵石埭境，仍搭米車進城，夜宿中亞飯店。（非京滬之所謂飯店。）燈下閱邑人陳頤梁君所編「石埭風土志」之未刊稿頗有味。其中記清初石埭的繁華景象，有一段說：

「乾隆間，縣治東爲左市，西爲右市，南爲南市，北爲後市，復有沿溪（邵溪）街，商賈雲集。溪樓多酒肆，午夜燈火與水光相映，絲竹遞起，間有女子奏新聲者，號爲「小秦淮」。太平軍興，人民離散，田廬蕩然。……」云云，想今日當無復當年盛景。詢之店主，果如所料；看不到小秦淮，不免悵悵。

### 晚南旅行記

記俗尚者志中亦談到兩節，頗有趣：「舊志：燈節有闔十八大姓輪放花燈，照天燭地，笙歌



達且，爲魚龍曼衍之戲。」又稱：「每年陰歷八月，迎五猖神，賽會演戲，有上海之習。」從這兩節上，使我們瞭知道石球昔日「年中行事」的景况外，尙可見家族制的牢不可破，和太平盛世時人民安居樂業，歌舞昇平之可羨，此情此景，將來也許就難有重演之一日，亦未可知。

翠巖，出街訪唐杜荀鶴故居。石球城垣甚小，城內僅長街一段，自西門通至東門，「杜家垣」即在東門城牆腳下，屋宇早已蕩然，僅餘廢墟一片，和石照屏一方，（此屏亦係後築，）無限淒涼，然亦頗帶詩意也。據當地人稱：杜原籍爲太平縣杜村，僑寓石球。有人說他就是杜牧之的兒子。石球志稱：「杜牧之守秋浦，姜程氏有孕，妻逐之，適長橋杜筠，而遺腹生荀鶴。」又牧之集中的「示阿宜」一詩云：「一子馭馭跨相門，宜乎聞此若爲人，長林管理閒風月，×有佳兒屬杜筠。」亦說得若有其事。荀鶴字彥之，少年時舉舉不第，至唐景福二年舉進士第二人，官翰林學士，知制誥，天祐初卒。著有「綠窗瑣碎」及「唐風集」二卷。我前在當塗時，曾弔賈島墓，今又得謁杜廬，個人平時頗愛讀此二家詩，冥冥中或有一段隔世之緣也。

此外唐代詩人之曾遊石球者，亦有數人：此間有一「杏花村」，又名「谷村」，在縣城南向十數里地，據稱李白寓球時，曾沽酒賦詩於此。我所聞的「杏花村」頗多：一在南京門西倉頂鳳遊台側，傳此地爲唐代鳳凰台故址，李白「鳳凰台上鳳凰遊」一詩，卽指此處而言。台畔有「杏

花村」，亦卽白詩中「借問酒家」之處云。又山西有一杏林；安徽黟陽亦各有一杏花村，其當地人士亦都說是「牧童遙指」之處也。李白在石埭賦詩之可考者，有「送溫處士」五古一首。此間縣西百六十里之杉山，有「李白書堂」（民國十年曾重建），聞卽其書日儻寓之處云。

李商隱遊石埭時，曾賦「魚龍洞」五古，「碧瀾亭」五律，和「顯濟廟」七律各一首。賈島作有「下涎溪至灑灘」五古一首。許渾有「題仙姑廟」。孟浩然有「訪梅道士山亭」。羅隱有「題陵陽山」各詩，而尤以荀鶴留詩最多，其集中「贈歐陽明府」，「宴黃羽士山房」，「與諸友入山看碑」，「江西歸九華」，「寄長林孟明府」，「九日」，諸詩，均成於石埭也。

關於羅隱和杜荀鶴二人在石埭時，尙有一段可愛的故事。池州府志稱：「回驢嶺，在石埭縣南十里，四山環抱，行於其間，有路轉峯回之妙。相傳羅昭諫（隱），騎驢訪杜彥之（荀鶴），相值於嶺上而返，故名。」世間古蹟之紀念個人者頗多，而記其友誼上交往之迹者較不多，古人對於詩人敬重之情，於此種處可見一二。

近與林損（公鐸）先生談及荀鶴事，據謂王漁洋輯的「五代詩話」中杜荀鶴條，有「千古風流杜牧之；詩才猶及杜鶴兒」之語，故二人血統關係，事或可信云。

在舊安徽的八府五直隸州中，論山川景物，當以皖南之甯國徽州池州三府爲最勝，而三者中，又各有特出之美，非片言所能盡。大概甯國美在林木，徽州奇於山水，池州兼有二者之長，尤以秀麗清幽甲於全皖。

徽甯府屬各地景物，前文已多表過不提。現在單提池州一府六縣中，則貴池青陽石埭三處又遠勝他縣，惜無生花妙筆傳毫於萬一耳。茲先記石埭見聞：

姚子莊《山溪記》稱：「石埭處萬山之中，羣峯羅列，宛若屏障，其民多倚山結廬，聚族而居，各成村落，望之不啻畫中也。」這一段記載，就是一幅絕妙的圖畫。再閱邑志，知唐天寶年間，朝廷曾派人遍訪天下名山輻地，而石埭亦曾列名其內，當時會建有一座仙壇宮，現在已找不到遺蹟了。在近人著的「石埭山川志」中，述其山水特點，有「千岩競秀，萬壑奔流，奇景勝蹟，美不勝收。」的讚語，亦足見其境地確是不凡。不過在交通上，崇山高嶺却多障礙，景愈奇則行路愈不易，加以陸無摩托，水無汽輪，旅遊反成爲苦事。我此次僅到其縣城及近郭四郊，所見景物清幽，已使人有點目眩心醉，因思將來若使會走上隱居之路，則石埭無論如何是堪以入選的。

談到逸隱，石埭亦頗多異人，足使地因人傳。一爲漢時人，名靈子明（伯玉），於元封年間

任陵陽縣令，（卽石埭），據說「終日清談無爲，而縣務自理，後以仙去」。此間城陽山，卽寶煉丹之地。山在城北五里，又稱「天壽山」，故邑人亦因此多壽，專屬無稽。山上有「丹台」，卽因寶煉得名。唐「仙壇宮」遺址亦在此。又有「陵岩泉」，亦名「丹井」，郭璞遊仙詩所謂「陵陽挹丹溜」及「陵陽宜丹砂」者卽此，這數景都是因人而傳的。

葛洪爲婦孺皆知的異人，傳亦曾隱居石埭。在縣西境距梅溪鎮二里地，有一葛仙洞，卽其居處，志稱：「洞口出山腰，俯身以入。凡三進，乳石奇峭」。若自縣城往遊，至少需二日途程。此外尚有「古一山」，爲明儒桂大璣隱居處，「南山」爲宋潘谷居士退隱處，惟因其人才名不甚顯著，不足號召遊客。

除逸隱外，傳說和神話亦足增加地方之美，希臘之可愛，大都因其神話可愛。我國人歷來多目之爲怪誕不經，故可歌可誦的神話極少流傳，實爲文化上一大損失。我此行頗注意於此種材料之收集，前曾寫徽州傳說與神話，茲再收石埭家誦戶曉的一段神話。據說：石埭東境有一條大溪流，經過縣城外以太平的，名叫「舒溪河」，原名旋溪，因下面一段神話故，改爲今名；亦有呼之爲舒姑溪或化鯉溪的。元和志稱：「舒姑溪出蓋山下，昔舒氏文化爲魚於此泉，故名。」詳細的本事可觀陶潛的搜神後記，據稱：「……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，百許步有舒姑泉，俗傳有

舒氏女，與父析薪於此，女坐泉處，忽牽挽不動，父遽告家。及再至，惟見清泉漉漉，其母曰：「吾女好音樂，乃作絃歌，泉涌洄流，有朱鯉一雙。今人作樂嬉戲，泉輒涌出」。這故事曲折太少，感人的力量殊弱。顧野王詩：「豈知壺山水，逐節赴危弦」，即寫此事。

距離縣城最近的遊憩地，應推北門外二里地的「望鶴亭」，係明代建築物。尚有「葛松庵」，是明朝嘉靖進士畢鏘的讀書處，此人後官至北戶部尚書，卒贈太子太保，賜諡恭介，爲石埭歷來權位最隆之一人。著作傳世的有「偃松集」及「綠窗瑣碎」二書，但文名不顯。

據誌書載稱：城中尚有「潔己台」，在縣學泮池前。「雲潭」，在縣西五里。「杏花村」，在縣南十數里地。「崇明寺」，在縣南南安山上。（梁大同年間建立）。「惠照寺」，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地。（唐貞觀中建）。「魚龍洞」，在陵陽山下，俱足登臨觀賞，并記於此，以備遊履采納焉。

七月廿六日寫於北平

曾與田百進清已舉官官了。

百壽書。

### 三十 石埭采風

石埭縣人口約四萬八千餘人。其地屬皖南中區，其地屬皖南中區，其地屬皖南中區。

曾國藩征太平軍，軍行至石埭時，曾留下數語云：「石埭多君子，惟人情渙散不合羣，富保守性」。至今當地人士尙認爲的評，外地人至有稱之爲「石埭國」的，可見其保守性之濃厚，現在也許有點變化了。舊禮教在此間倒似乎並不怎樣根深蒂固，對於性道德觀念，一般情形是頗爲淡薄的。在習俗上，全皖各府屬中，從前好像以徽州六安兩處較爲輕浮；而今日池州府屬中，如青陽石埭等縣，却漸有後來居上之勢了。

大概舊日記載，有的已隨時代之變易而不適合於今日；有的又過涉於空泛。如蘇鶴州的縣誌序說：「石埭域僻民淳，俗簡樸而謹厚，山川固多勝跡，代傳不乏偉人」。這數語頗帶八股氣味，似可適用於全國多數縣份，不僅石埭一隅然也。欲於石埭風物，得一明晰的概念，當以看寫實的記載爲佳。「二統志」記石埭者稱其：「人稠地狹，厥田高高下下，無十畝五畝方畦圓壟，故耕種不足以給，多販糶外境間，鬻茶紙杉漆以爲生。地利之蹇可知。今日全縣田畝，估計約十八萬畝，以前糧食每年尙可輸出十萬元左右，今則尙須輸入十餘萬元才足分配。（田賦總數約二萬餘元）

石埠農民的生活，婦女亦如其各地，「鄉婦喜蓄猪羊雞鴨之屬，勤針織，或操稼穡，猶有儉風。」（見邑誌）。男人呢，因乏稼穡之利，故多以蠶絲爲副業。聞在民國十五六年間，全縣絲繭產額可達七八十萬元，繭的最高價每担值八十餘元；絲價最高時，每百兩值五十餘元。至民國十九年以後，因受世界經濟衰落和日本人造絲傾銷影響，以致絲價跌落，（繭每担二十五元，絲百兩二十元），出品銳減，鄉民多改桑種麻。（麻每担可售二十餘元）故民二十年以後數年間，石埠絲繭出品已減至十四五萬元，近年更微，僅達四五萬元云。據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報告說：我國蠶絲業在過去最盛時期，產額曾達三百六十餘萬担，占國產輸出品之首位，每年由國外收入近二萬萬元，現在一落如斯，確是國民生計上一大問題。

物產方面，向以蜜酒，桐油，紙，蠶米，瓜蒌，杉松爲最著。麻的產額，在洪楊戰事以前，年產可達三十萬元，今日約僅及其半數。茶產在皖省中，並不著名，質量俱無足稱，惟有名「九華茶」的，算是名產。

石埠境域極狹，人口僅四萬八千餘人，也許在皖省中居最低額，方之桐城合肥等縣人口動逾百萬者，相差殊距，不知從前劃界時何以有此軒輊。居民殷富的很少，一般多是中下之家，據說有良田百畝者已堪稱富戶了。

關於商業情況，因為這地方一切都是小規模的，這方面亦不能例外。全縣營業數額，每年僅十餘萬元，城區商店約九十家，鄉鎮中以香口，七都，烏石隴三處為最繁盛，合計商店亦僅百餘家，每年營業不足十萬也。教育經費以前每年七千元，今減為四千。計初中一所，完全小學城鄉各二所，初級小學十餘所，如此而已。

一天午後，我為尋閱邑誌事，特訪石埭名士清季舉人孫登緒君，在座尙有其戚友多人，暢談頗久，聽到的掌故多有足記者。前在「石埭訪古」一稿中，曾將杜荀鶴，李白，李商隱，許渾，羅隱諸人在石埭的流風遺韻約略道及。現在又得些新材料，故附在這裏談談：

舊說部中有所謂「包公案」的，主角包拯為皖之合肥人，已盡人皆知；另有所謂「施公案」和「沈公案」的，據說此施公即宣城的施愚山，而沈即石埭的沈衍慶也。三人籍貫都屬安徽，可謂湊巧。沈曾官江西鄱陽，歷止知府，功名上並不顯赫，但在民間的口碑幾與包公並稱。據說朝廷擢他為知府後，始終未能赴任，因當地紳民硬拖住他不讓走，結果就終老於鄱陽任上了。從前做官以清正為貴，兩袖清風，回鄉時甚有光彩；現在若不能衣錦還鄉，恐難在故鄉立足也。沈清道光時人，著有「槐鄉記」，其平生判牘精粹，悉在此中云。



談到本地人物，他們只說到詩人中有名徐經綸的，光緒年間舉人，著有「鐵華詩草」。尙有一位周穀，字太谷，爲浙江學派主要人物。此外據說尙有汪萬里嚴文明二人，亦以文章著名，但不知其詳。

石塚「代傳不乏偉人」一語，既不可靠，因轉而談及鄰邑，他們先提到桐城的姚懌抱方望溪諸人，後又談到聰明絕世的戴名世（南山），因不屬本文範圍之內，不宜多談，只引他臨刑時的一段掌故來說說：當南山押赴刑場時，他對監斬者說：「我死無怨悔，只生平尙留一恨事耳。」問何事？謂「兒時有人囑對一句子，至今尙未對成，句爲「木匠作枷枷木匠」，現在很想能容我片刻思索，把它對成。」那監斬官同意了。片刻後，他纔歎一口氣說：「有了，就是「翰林監斬斬翰林」罷。」言畢受刑。這消息傳到康熙耳中後，監斬官的某翰林也受到死刑的處分了。因康熙會預語這位翰林，若戴臨刑前稍有悔過的口氣，就可免他的刑，可惜這監斬者太笨了，連這幾句硬漢口中借題表示哀悔的隱語尙不能領悟，誠死不足惜。戴卒時年已六十一，當時因是案被牽連者達三百餘人，實希有之文字大獄也。

那天直談到傍晚時分，大家都無倦意，這種愉快，——在不相識的人中間所得到的濃厚的友情，也只有在旅行中纔能得到。

七月廿六日寫於北平

三十五 青陽漫談

青陽一古剎。秦園長帶其遊園。白鶴半習舞已熟。總官負金燈籠，半半窺園對散賞。  
青陽一古剎。秦園長帶其遊園。白鶴半習舞已熟。總官負金燈籠，半半窺園對散賞。  
青陽一古剎。秦園長帶其遊園。白鶴半習舞已熟。總官負金燈籠，半半窺園對散賞。

自石埭到青陽，計程六十里，公路已成，但未通客車。我在石埭逗留兩日後，覺得已有起程的必要，因與米業公會相商，附搭其運米卡車，以赴青陽。車夫亦浙人，余適坐司機座側，一路迎風閒談，至感快適。抵青後，予以酒資，亦却而不受，并導余至一大旅舍，姑別去，此種懇摯的人情美，亦旅途間之絕大收穫。旅舍傍臨一大湖，樓間靠湖處并置藤榻數長，以便旅客賞覽湖景，境地清幽，頗耐久居。

繡青陽城西南四十五里，有一名山福地，曰九華。山在青陽大道之間，有七十二峯三十六洞之勝，其浮屠且為全皖諸山之冠，稱國內四大佛山之一。唐李白，明王陽明，均曾久居其間，尤以地藏道場為最聞名，故每年舊曆七月杪，香火極盛，蓋佛教菩薩中，最早一人即為地藏。據傳地藏本名為喬覺，新羅王子，唐代至德中來華，遂卓錫九華，涅槃神光，自斯以後，頂禮者千里不絕。余因旅資已罄，未能入山瞻禮，應成憾事。查「九華山志」凡二厚冊。余在旅舍待款無俚，終日翻閱，欲仰不能自己，而咫尺間終未能去，人與名山亦有緣也。

余既不能登山，而四郭附近又無勝跡足遊；只有探風問俗，尚可消此永日。因屢訪當地人士，綜合其所述，以成茲篇：

青陽舊分十鄉，二十六都，現改爲自治區五，鄉一百十七，鎮二十九。全縣人口，據最近調查爲一四〇、六七五人，計每方里平均爲三十六人，每戶平均人數爲四、八人。居民業農者約佔全人口十分之七，工商合計僅佔十分之一強，餘爲漁牧等業。本縣耕地畝數爲一七四、四三六畝，其中熟田占一〇七、八一三畝，荒地占六六、六二三畝，平均每戶得熟田五、九四畝，每人可得一、二畝。農產物除米麥豆棉外，尙有麻，茶，菸，及雜糧。稻米產額年約四十萬石，大麥與小麥，年產約二千餘石。豆類佔地約三千畝，年可產三千石。棉年產計七六五石，餘因產量甚微不具載。惟蠶絲質量，推爲金皖之冠，以前最盛時，（民七至民十五年），絲繭出口曾達六七十萬元，民二十年迄今，已僅三四萬元矣。

工業多係小本經營，無大工廠，手工藝中以九華山之竹篾，漆碗，及兒童玩具爲著，每年輸出約萬餘元，而尤以九華扇爲最出名。扇爲棕骨兩夾，上鐫百壽圖，黑油紙面，以泥金圖九華全景，昔修貢品，以此爲方物，余憶兒時在浙東故鄉，曾見此物，足見其流傳之廣。山門詩曰：……青陽一官恣閒散，索圖先借九華扇，白綾半臂世已無，縣官貢扇金襴糊，年年遠向杭州買，

金陵畫工價更倍。」足見一扇之成，亦非易事。

青陽人物，據縣志稱其：「擅風騷於供奉（李白），倡宗旨於姚江（王陽明），鄉稱君子，既以砥礪爲先；邑多秀良，亦且風華相尙，蓋雖無顯赫可稱，要多篤行文學之士。」已明說其沒有特出的人物了。查遍邑誌，並大文家亦不得一人，惟官場中倒有一位吳囊。吳爲邑諸生，康熙南巡時，召試入高等，纂修「歷代詩餘」。癸巳成進士，歷官禮部尙書，典奉內庭。工詩文。卒謚文簡。爲青陽唯一的權貴人物。

在青陽二日，待款未至，覺殊守非計，因將貴池之行作罷，改上小舟至大通，轉赴安慶。舟可容十餘人，有如浙江一帶的烏篷，惟灘流殊險惡，不能容與中流，賞覽景色也。舟中人俱係本地或鄰縣之紳商或農民，僅余一人爲生客，遂成衆目之的，故途中談資，每視余一人爲轉移，因得乘機探訪俗尙異聞。客中多青陽人，喜以婦女爲談資，謂上次某師註軍石埭，邑中婦女羣以結識軍官爲榮，以致該師開拔時，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多數婦女均願隨軍啓行，嗣卒爲軍令所限，啼怨而別；甚有有帶至半途，終不能免於離散者，因此痛詆石埭婦女之浮蕩無恥。座中石埭人亦氣憤填胸，謂青陽亦無多好女子，城中人家，上自縉紳，下至庶隸，均結識一二異性云，

雙方互攻，幾致打翻浮舟，亦旅途趣事。

爭辯平息後，余乃將其談錄轉入一般習尚及生活狀況。據稱青陽一帶年來荒歉殊甚，除咸豐元年及同治三三年間兩次荒災後，應推此次為最烈，惟俗諺有「荒鄉不荒鎮，莊稼不好當年窮」之語，故苦的仍是農民云。彼等談話中多喜引用諺語，所謂「浪子朝朝醉，農夫日日忙」，以及「耕牛無宿草，倉鼠有餘糧者」，「二語，亦與上一諺同義，「耕牛」指農民，「倉鼠」蓋指地主有產者。又「五月南風發大水，六月南風井亦乾」者，形容當地氣候之惡劣也，餘不能一一記憶。據稱青陽多山，山性使人蔽，故迷信守舊之風，迄今未改。俗習儉樸，生活程度甚低。常年米價，每担僅值五六元云。觀余此次僅攜國幣二元，能在青陽二日。居頭等大旅館，安抵大通後，尙餘銀洋數分，其一般的生活程度從此可知而知。

余抵大通，得京中匯款後，即轉赴安慶。兩個月皖南之行，至此告一段落，此後將隨腳跡移筆於皖北，再座讀者青眼也。

七月廿七日寫於北平

青陽人曰：「青陽漫談」一書，其內容甚詳，且其筆調，亦且風流儒雅，蓋非尋常雜記可比。其書中，多有青陽之風土人情，及青陽之歷史，其書之出版，實為青陽之幸也。其書之出版，實為青陽之幸也。其書之出版，實為青陽之幸也。

開事業，立憲政，全國一統小儀，未幾合世而歸。有文書，一官一民，皆其遺蹟。而本亦不盛。

## 後記

古風，固非其本，其遺蹟，皆其遺蹟也。

皖南是江南豐饒的一個區域，包括蕪湖、當塗、宣城、廣德、郎溪、甯國、旌德、績溪、歙縣、休甯、黟縣、祁門、繁昌、南陵、涇縣、太平、貴池、銅陵、石埭、東流、至德、青陽等二十二縣，以浩瀚壯闊的長江，和皖北三十九縣隔離為兩個風尚習俗絕不相同的地域。皖南的文化，渾厚燦爛，會在中國文化史上獨放異彩。概括言之：皖南這廣袤十萬五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山有黃山白嶽，水有新安青弋，物有宣紙徽墨和斐聲中外的祁紅屯綠，人有戴東原、俞理初，以及新文學開山祖的胡適之；他如休歙的經學，宣城的曆算，也都在學術史上有過不朽的功績。至於一般的風俗，則『迷信神權，富於保守，對於宗族觀念尤半不可破，所請千年之塚，不動一抔；千丁之家，未嘗散居；千載之宗譜，絲毫不紊。』（見中國地理新誌一二一頁。中華版）是其顯著的特質。可是以這樣一個文物並茂，而值得我們研究的地方，戰前戰後似都不會引起我國學術界熱烈地調查考察，而輿報雜誌上亦甚少有完整的報道介紹于國人之前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。

記得「中國文化之研究」的作者藤朝太郎在自序中說過：「要理解真中國，須先明白中國的特色……中國文化，其現象之廣泛，有根底的複雜而無限量，其社會生活，或其社會心理的真相，殊不容易觸着，……」這段話足使我人深省警惕。今日，我們若要全盤理解自己的國家，期望從舊有文化的廢墟上，建設起嶄新的文化，那末我們就應該各就本位深入各階層社會，接觸社會複雜廣泛的現象，接觸社會各種的生活，接觸社會心理的真相，以探索中國的「特色」，還我中國一個真面目。不然的話，不要說外人仍不我知，就是自己也還認不清自己，更遑論從重重的束縛中求取真正的解放了！

去年六月，中國旅行社創刊『旅行便覽』半月刊，我一再向素野兄苛徵文稿，承出示『皖南通訊稿』一帙，取歸靜讀，深感所述皖南山水風物，躍然紙上，為之神往；而其文墨之雋永鍊達，還在其次。不半載，『旅覽』不幸停刊，該文因備得選登兩篇。後覺得此項通訊為國內介紹皖南第一部有系統的著作，且為理解皖南這一角社會的真實紀錄，似不應任其湮沒不彰，乃商得社方同意，印行單行本，收為旅行雜誌叢書之二。

作者素抱『行萬里路，讀萬卷書』的壯志，故自歐陸學成歸國，不辭長途跋涉之苦，獻身新聞事業，立志走遍全國大城小鎮，考察各地的社會文化，作一有系統之報道與研究，而本書不過

是其全國旅行通訊的第一部作品。無奈院南的旅行甫畢，「七七」全面抗戰的號角震驚了世界，于是他不得不暫時把原有的計劃擱置下來。

全書寫于民國二十四年間，內容雖未遍及院南各縣，但足跡所至，已及什九，所缺亦甚微。其中除最後黃山歸來，及太平青陽石埭等地遊記，曾刊載「交通雜誌」外，餘均發表于南京中國日報。付印前，我因受作者之囑咐，會化了幾個夜晚，細心加以校訂，計存三十五篇；並與作者商酌改定書名為「院南旅行記」，于是乃得完成此書。

勝利在望，院南半壁失地光復已不在遠；然今展讀是卷，瞻念淪陷區同胞的痛苦，不禁想起了陸放翁的一首詩，特錄之篇末，作為本文的結束，詩曰：

三萬里河東入海，八千仞嶽上摩天；

遺民淚盡胡塵裏，南望王師又一年。

兆鉞記於桂林·一九四四年元旦試筆。